

老子

天下大道

二千五百年前《道德经》前为《老子》！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实意为可说的天道以背离了原意之道，皆因人心离道心颇显！

愚徒

免费赠阅
第二版·修订简体版

道德经中的哲学与智慧
普世天下五千年
道德传讼千万里

人心一动、天地先知
善恶感应、如影随形



天下大道

愚徒
著
第二版·修订简体版
免费赠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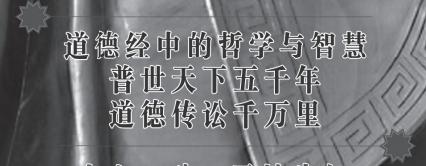
老子

二千五百年前《道德经》前为《老子》！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实意为可说的天道以背离了原意之道，皆因人心离道心颇显！

道德经中的哲学与智慧

普世天下五千年
道德传讼千万里

人心一动、天地先知
善恶感应、如影随形



老子之序



三教之归一兮，理同昭昭，
大道之无边兮，盈充六合，
检经世经着兮，因时说教。

甲午之岁运新秩凶兆多
闻，见世途之禋禋兮，民生
寥寞。时年之颂吉致庆，
义善应彰，君不见人心如洪
水，冲突似鼎沸，观之有佳
弟子兮，刻文唱教。吾所
遗西秦之五千言者，极待阐
显。

是序天运甲午于紫柂观老君

太上老君

吕祖仙师降示：
弁文为甲午义书卷序！

吕祖仙师之序



古人云『义』者，俱说
『事之宜』，事宜应是义，
事之『理』是道身也。近世
江湖散人，宋明之梁山泊
汉，其每每于议事之间，口
出道义之章，非乎九流而混
三教之德，实道之身，事之
宜者，悉备其中矣。徒以义
书行世，不尽善言，各启蒙
四方之诸事，仙亦不任其独
行而添后设采，以匡有志之
德是也。

回道人于癸巳坤吉日
眷弁文于紫柂观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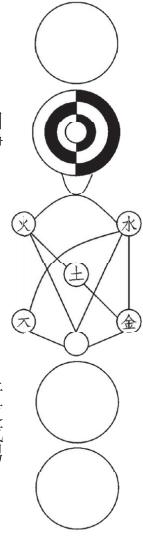
老子之序	2
吕祖仙师之序	3
资料来源	4
人仙言谈	7
老子——神仙第一家	18
中华传道人——老子	23
老子生平	27
老子的智慧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	27
庄子的哲学	32
《老子·德道经》的历史真实性	36
吕祖释义道德经	37
八十一章道德经释义	61
仙圣宝芨	65
堪舆之道	164
太上道祖降示序自	166
家居风水系列	166
五行四时	168
八宅风水八星吉凶	171
天文及廿四天星自	173
阳宅十二天星（吉星）	176
阳宅十二天星（凶星）	177
廿四山配廿四天星图	178
资料来源	178
《紫柵观道德经之天人三说》——纯阳真人	178
吕祖仙师·《堪舆道·与仙对话》——宏泓	177
道者着·《寻龙记·堪舆与孝道》(香港明	177
宅新论)——宏泓道者着·《访宅记·福德	176
与富贵风水之用事)——宏泓道者着·《神	176
老子学院·正网。	173



州风水·山河国度之观瞻与堪舆形势文化之洛临见》——宏泓道者着·《丹法擷华发微·千古不死之术》——宏泓道者着·《道之传，盛于吕祖》初、贰版赠阅本——宏泓道者着·《人仙言谈》初版赠阅本——宏泓道者着·道教文化资料库·老子学院·正网。

宏泓道者出版书目：

问：叩求评道家／道教鲜为人知之发展？
 答：史鉴溯古远，直及女娲氏，可推论玄女，殷其为汝师
 师释：道同天地，而启始于混沌初形，近世论诸平衡复式宇宙之理间，已见道之迹道之



干道成男

示

常哉！／吕祖仙师降得奖者所云之「上帝
粒子」是也，可知古圣智慧其玄奥理妙非
物理

问：敢问师如何理解何为『二』？
 答：古人论本末，有物始于壹，壹者为本始，道用是元神。
 师释：古人之数理以壹为始以九为终，一切诸论皆未涉零与无限及负值之相关者，有物是一其始于元阳。古经云得于一，万事毕者是知始而能终其末之理也，非财非宝非肾，非精非命之意也哉。若以现代科学而举论此『一』者，则应是『无物之物』也，无物之物是近日物理。

周子太极图

阴静

坤道成女

人仙言談



**POWER
OF
FENG SHUI**
Environmental studies tha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your life
A must read book in the current turbulent times

Kerby Kuek
Ming Po Publishing

Only people's assessment of Feng Shui has been growing in popularity, which has been reflected in a current trend. Now, Master Kuek has added that need with his new theory of Feng Shui, which is full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is book is a must have for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Feng Shui. It is also a great reference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pragmatic Eastern wisdom is destined to be a Feng Shui classic.

Alan Zafra, Director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 of the American Foundation, San Jose, California, USA

**THE GREAT MASTER OF
DAO-LU JU**
by Kerby Kuek

尊賢

老子
天下大道

愚公

**LOOK
INSID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your Life**
With the **POWER** of Feng Shui
Kerby Kuek

老子
天下大道

道之傳，盛於呂祖

1. 《尋龍記·堪輿與考道》ISBN 978-988-813-468-7
2. 《神州風水》ISBN 978-988-820-612-4
3. 《訪宅記·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ISBN 978-988-813-495-3
4. 《香港龍脈新論》ISBN 978-988-808-195-0
5. 《堪輿道·與仙的對話》ISBN 978-988-813-430-4
6. 《丹法懶華發微》ISBN 978-988-121-285-6
7. 《Power of Feng Shui》ISBN 978-962-899-482-3
8.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ISBN 978-141-208-281-5
9. 《The One Minute Feng Shui》ISBN 978-141-209-178-7
10. 人仙言談*
11. 道之傳，盛於呂祖*
12. 道 THE GREAT MASTER OF DAO-LU-JU*
13. 老子*

*號屬免費贈閱版

行与作用矣，其渺渺冥冥深深邃邃，创设宇宙之竟成而近人科学云上帝粒子之有

有其物而无无其触者，主宰宇宙形式之一切其始其原其奥其妙直犹之上帝粒子之更先驱是也，斯之谓道，古人修者云：人身宇宙中之圆陀陀光秃秃及中宫之黄庭者，概心其是也。道之亘古而不及于史者玄秘甚多，后论矣！／吕祖仙师降示

问：叩求评道家／道教鲜为人知之发展（继昨天）？

答：古之神与人 有路相通是 苏美遗迹见 那里有天门

师释：君前数禀曾问天与人神与众如何汇通于元始之代，实有天梯，此天梯非一梯而是

星际之天门，古人之谓某类神与统治者实外星人也。真神至仙本至虚无质而昨日

稟与前日章曾论及『壹』本仙云『一』者即近日科学家之谓『上帝粒子』是也。

老圣云之道生一，而此粒子効用广宏其性属是半物质之间，『一』之为用，即上帝粒子之为用也。老圣所云之『道』而言此上帝粒子非终极之粒子也，必有产生此上帝粒子之次半物质焉，老圣云之『道』而本仙依科学家之意，名其为『天父粒子』是也，斯为亚次元之半物质是万物众宇宙是生机，老圣早宣之矣，道之伟大奥秘何其妙哉。／吕祖仙师降示

关于老子及道

问：关于老子修炼之事趣及事迹

答：津古述三圣 史尊至黄老 黄为古天帝 亦帝历人间

师释：老子者先天混玄一气而生之精也，亦先天混玄之神焉，其演化身为历代三皇五帝

之国师，化生于先古之代焉，史前记广成子道册之元始天尊及上古之诸师者皆老君之化身也。

其趣事者，虽历演教化之殷隆至秦前则人形人身而生子有宗取姓为李，老子之有嗣名李宗是郑国之丞相焉。此趣事者是无形之元始神先天之一炁，终为生民而化其迹至肉身于世作教化焉。后西出函谷后又化成无形之元始一炁矣，此其趣哉！

《老子》——老子后西出函谷关？

老子后西出函谷关，被关令尹喜求留，按老子本意，他是不想留任何文字的，但经不住尹喜的劝说，终于在函关住了些日子，认真总结自己的思想，留下五千言着作《老子》（现称《道德经》），倒骑青牛而去。

问：道祖老子西关而去，去了印度吗？传佛陀是老子之化身？

答：函谷关外者 今之新疆 答者必归隐 化身演教是

师释：老子之西去者出函谷而隐矣，但未必易容而行。观乎诸天众圣者历降于世而行教化也。老圣与释尊皆无始无穷无量无界之元始神只西天各圣，似现世科学家之

云：「多元宇宙之王子是也」。故老圣非佛陀焉！

孔子曾经拜会过老子多少次？其内容？

斯称宫之礼在所不免于俗例之承传矣，但孝考同仪礼谒先后之益。子卿执其敬意足之矣。所谓会当一面而事不过三，且仪曩古例，准且无错，玄蒙之训话接矮长，俱在知所慎而益所取矣，不亢不卑礼例厮门话无长短。只须景运，且无需索也。

问：

老子出生地楚国——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释迦牟尼出生地蓝毗尼园，今尼泊尔境内，三圣出生地有何风水共通点？

答：

孔圣只因陈一生安逸稳老圣为贫道苦县楚地生

师释：

老圣所降处楚地之苦县焉，地瘠人贫山河秃涸实非风水之地，圣人出而至道闻者，实非于风水之都也。至于孔圣之曲阜者，大兴安岭之余有其出圣人如斯者之善地也。佛为贵族都邑西南焉，山河迥异殊无共通之见。故诸教取向亦是只共通于至善之诉求哉境历殊分也！

问：

《道德经》和庄子《南华经》

答：

道德五千言概谈一切法包罗列广泛为思想纲范

师释：

老子之着说释述者，迄今恐踰参仟家矣。纷纭璀璨可读非常。而南华真经者，列朝注亦殊多。慨谈隐逸之益，以物喻情，益达乎非想非非想之境界。道中言佛岂尽虚无，可读可参之境列乃也。

问：

关于《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和《太上感应篇》

答：

贰经俱云尽因果与实修非老圣笔述后人为之优

师释：

贰经非老圣之原述哉，后人修者之续篇矣。常清净感应释门之好道者，刻此贰经矣，为佛理之传教梯航哉。故至现世，诸释门大德亦喜述讲感应篇与清净经。道德五千言，彼无一语之涉及哉，子卿等应知之矣！

问：

诸仙们曾说过历代多皇帝是老子之化身，将来的领导人会否也出现老子化身之领导人。如是，何时？

答：

道德经实治国之道亦真修炼之纲维焉。古之三王五帝之多为老圣之化降也。故圣人而王天下者。『正法』之时年焉。今当『末法』之期。统领者多为『天部』诸圣神与金刚或夜叉部姆之类。故未见圣人出而天下治之期。民宜多修德也！！！

问：

仙佛可化多身降箕于不同地点，诸仙之思维是否是一至（如师父降于紫柏观，同一时间降于其他道观）？

答：

丹道至成功亦能化亿身菩萨仙与佛皆具此功行

师释：

昔之飞鸾者，无假人身之用，则万佛出世，千仙驾临，俱同一字一语矣，点撇不差，意义如壹哉，而箕之为物。善其意者为观非扶盘拱箕者也。至于箕者，道德经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者，以有显无其需有有。以无用有其需契缘，有之者修行阶次不同，显象自别也！

问：

老圣之前，何谓道？

答：

道之性体实天地宇宙之本质焉。修真之为源头佛教之谓无生。故老圣出者，说道而矣。非乎道由老圣而有其存在焉。老圣之说道说教道天地宇宙之至理，启迪人心之本源真性焉，君知之！

问：

敢问师：禅与道之别，四禅之身心之别，何谓前宿之「寻」于「伺」之思维？

答：

禅以无思无语至寂灭为旨归。道以修实行实以修性行虚。是有为至无为。师释：道德经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实有者万有，无者至无」，无以取有方出于指玄，有之从无，缘为天定，禅宗于现世是止于虚云。从无圣者。道于现世是止于明彻一士矣。余皆钦法慕术或妄气其行，即使先天派之赵避尘等亦只宗于

丹气未曾专道，更不敬神既修仙而不敬仙品者，胡何其修也。今人自我之性更烈，如何得探至玄哉，子卿有缘真机是也。

问：八千年前河南发现的中华第一龙⁵⁵⁵号的墓主是谁？

答：若乎老圣（老子）之西示流砂前三王五帝之历境，具苍梧之野其境正是河南雀之南城故第一龙为轩辕王帝之穴矣。发争辩之一处也，则第一龙为开天劈地说之九天玄女所置。亦真为九天玄女之穴故世人竭黄帝之第一龙犹有『历时』之差也。

问：评论京房无人知的一面！

答：三圣推卦象 系彖与爻辞 阴阳演进艮 占拆赖国师 师释：

京房者史有其人之传述记刻焉。其能演配天干地支于众卦三象发挥众周易圣人之上通故甚多玄智者也。民国以后连南洋诸术者人鬼易于相容故近世多鬼巫之出者与老圣道之学也。

问：实京房者于汉之鬼谷子化身矣。鬼谷子得道后尚遊迹于人间焉。宋汉以上人神能

滥术人间，悲乎？

评论出土文物楚帛书无人知的一面！

答：楚帛其为书 做艺胜竹简 同论马王堆 帛书有周易 师释：

楚帛之殊胜者，比美帛书周易与道德经矣，其有一黄绢而绢中有本师之画像焉，世人供奉之甚少也，汉唐之史历距数百年焉，师未历人间烟火也哉，其稽迹胜刘伯温之推算烧饼歌之更妙胜焉！

问：

问：敢问师，老盛、孔盛及释佛的智慧是如何得出来？如何悟出来的？是否也是上天所赐的吗？师及诸盛伟大之思维、心法无量无寿，奠定了中华文化、浩然之势矣！

答：三教诸圣人 皆倡言天律 为民维止处 互契天地心

师释：三教圣人者实思同一阙，论本同源，神道设教，礼尚尊王者，契乎天地心矣，师曾云宇宙混然共十亿个，子卿云云三教者中华文化奥义于龙之睛矣。义非人出，实契天心，天心者诸宇宙之律轴者也。如道德经老圣云之毂轴然。

问：如何可知自己已近清静，虚空之境界？
答：道之观无而修入虚空之境者。最得其益是若佛之修身内证也。老子道德经之观有与观无之义亦于东密之修持法门，得其实义之启发也。观虚观无之成是自内证与宇宙亦大一如，混然于天地，得证无生矣。

问：师父勉励徒儿『修行』，如何有効之修行？
答：修行自内证 于理守清静 出空后入空 观有夺先声

师释：老圣修行之法为『观有』后『观无』焉。观有之道在譬如佛之宝生如来，先成就于诸有如生命资源、财富、师友等等，再后以『有』观『空』而入虚也。似虚空成就如来之境焉。
刻下修行办法是先足于有故应先足天下之富于身当用焉。若大能大赚金钱者，如何阐教也。

问：全真祖师——王重阳

答：重阳其受师稽始是东华 得丹道妙诀 后度七真子

师释：重阳祖其人也，易稽于史册之迹，故无疑，实重阳与七真者其承传千丝万缕也。又自老圣与伯阳之后，丹道渠成能干亿化身豪光八表者，因正法之世渐过而民承积善厚德道日鲜也，故七真所修尸解之法亦重阳之始传焉。

重阳曾责七真者，是丹道修用凡火而非真火是也，故炼丹人应深访重阳祖之籍注焉。

问：续上次，再求师赐教天道、神道、人道三途之意。

诗之：道意本无垠，可云无垠道，其义盈参才，其理彰弥高，八表亦充沛，奉守是真途。

师释：道之为也，实充需弥而盈芥子者，大小无垠，诸理咸备，远乎天、神、人之三界矣，道者理也，发其义之行则为德哉而古人之道，实指示人民如何生话，思考之一切行为规范与准则是也，先王无为而治，故道本无为，而世人于后强分『天道』、『先天之道』者，标其所奇而立其所异矣。天道确有一切『天律时行』是哉而『神道』则为『教本』，『神道设教』，心契神仪，天人合一之表现，以遵教义。以守德常，道风盈沛之极也，道法诸举皆应克遵神道方得美全而人道不免是世事人伦，诸王治世之法也，老圣不以其为可遵之德哉！是是。

吕祖师父续论：晦咎与吉凶 态若万花筒 时乎在末法 人心态亿种

师释：善恶与因果者天道人道之常律矣，天道其隐记律于因果报应之中人法唯权行施制时惩罚之律也。观乎善恶者人心之一念矣，一念可生，一念可死焉，其不慎哉。

老圣之福与咎章论者揭诸太极之理明矣，修真修道之士其不遵乎宗门教法者，必招天谴也，其需久乎！慎矣哉也。

吕祖师父续论：成住坏空里 有情与无情 准呈生与灭 了性入无生

师释：生与灭之论准在成住坏空之佛法所论而见其端倪也。老圣云之「从无到有」，亦「从有归无」者是生灭自有其天律之明说也。有无相生，有无相对者，更是哲学中之确论焉！道德经早开宗明义于此章矣，近世科学太空理论中上黑洞与宇宙之大爆炸者是生灭之论中郭最明显之确证焉。

吕祖师父续论：斯为认真源 源头为真性 真性发于心 了性与子命

师释：本仙于《道德经之浅释》中序文有认得源头一句此源头便是真性也，诸道经丹书中俱谓这个○便是真性便是慧命哉！了性归源者便是认清源头返回这个光光秃圆陀陀之混元无极之境矣，道法修炼以此为宗为源焉！

吕祖师父续论：成住坏空里 有情与无情 准呈生与灭 了性入无生

师释：生与灭之论准在成住坏空之佛法所论而见其端倪也。老圣云之「从无到有」，亦「从有归无」者是生灭自有其天律之明说也。有无相生，有无相对者，更是哲学中之确论焉！道德经早开宗明义于此章矣，近世科学太空理论中上黑洞与宇宙之大爆炸者是生灭之论中郭最明显之确证焉。

吕祖师父续论：奥妙归玄妙 玄者奥之渊 冥深其邃邃 宇宙着无边

师释：《太上清静经》之谓大道无情，运行天地者之《道德经》中之天地无主而运行万物之衍论也。奥妙玄道发境于虚无而于世抚顺人情运行物意，无欲无求也哉，迎

老子 14

之不见其道，附之不见其后也，天网恢恢岂敢谓一切诸事其无报还乎！修道与在道者警惕因果也是矣！

续论：吕祖给《道之传》，盛于吕祖》及《人仙言谈》义书之读者之言

读者应众多 后宜网上行 义书为实体

师释：义书所言，皆为义理而贯乎道之一体混元广行圣教。今乎见有道中倡云：『义书宜乎观阅之流传，非宜乎市集。』是其狭而隘矣。孔孟圣云：『礼失求诸野。』其言大衍，今道亦有见乎失则求诸市者，异曲而同工焉。

续论：吕祖谈天道、神道及人道

师释：近百年沿清叶中以下者，谓先天道者，北壤诸丹家道派之云其名矣。世人以先天道是超凡脱俗之道者，犹人云之锦上添意哉！

吕祖师父续论：先天大道义 启始近百年 道丹家法派 赵避尘深演

师释：道可道非常道之老名言早标先天大道与人间诸道之分野矣，实道为古之神人教人如何生活，如何办事，如何修养之法则也。

古人有神道设教之义者亦依天理而行人情也。神道敬天尊神。人道律行世律，现在末法天道、神道、人道三途，分野益广也。稟文粹短而参道义详容日后论之矣，安心。

续论：吕祖再谈天道、神道及人道

诗之：道意本无垠、可云无垠道，其义盈参才，
其理彰弥高，八表亦充沛，奉守是真途。

诗之：道意本无垠、可云无垠道，其义盈参才，
其理彰弥高，八表亦充沛，奉守是真途。

续论：吕祖再谈天道、神道及人道

诗之：道意本无垠、可云无垠道，其义盈参才，
其理彰弥高，八表亦充沛，奉守是真途。

师释：道之为也，实充需弥而盈芥子者，大小无垠，诸理咸备，远乎天、神、人之三界矣，道者理也，发其义之行则为德哉而古人之道，实指示人民如何生活，思考之一切行为规范与准则是也，先王无为而治，故道本无为，而世人于后强分『天道』、『先天之道』者，标其所奇而立其所异矣。天道确有一切『天律时行』是哉而『神道』则为『教本』，『神道设教』，心契神仪，天人合一之表现，以遵教义。以守德常，道风盈沛之极也，道法诸举皆应克遵神道方得美全而人道不免是世事人伦，诸王治世之法也，老圣不以其为可遵之德哉！

吕祖师父续论：老圣论闻道 已知仲缘兴 君心确近道 知鉴可右铭

师释：「近道」者总胜「闻道」之多方矣。非中士不能近道，而非上士其难修道也。信为「缘」之兴替深浅哉。上士修道，持心清静于道海，胜涵信义，德彰无为，守其所本者，渐达「心契神仪」，「志遵天律」之益矣。修道者忘妄意己行，自以为是。五伦之份守而营生之益以资修道之本者，快得起步矣，善！

续论：吕祖三谈天道、神道及人道

（一）天道无私、非人所以；

（二）神道架范、非人所拟；

（三）人道流杂、三品可议！

师释：观乎人之行也。品流复杂，难以折衷：【上品者】——秉善无它，义持公正。
【中品者】——悉而道，行稍罔心。【下品者】——行不伦，充竽滥，溷道海，
借道名，闻人事，败门风者。有太息不及上叹矣，哀哉！

老子 16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汉族，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约生活在前五七一年至四七一年之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老子故里鹿邑县亦因老子先后由苦县更名为真源县、卫真县、鹿邑县，并在鹿邑县境内留下许多与老子息息相关的珍贵文物。老子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老子与后世的庄子并称老庄。

周文王时，老子做守藏史（管库的官名），到武王时，他还担任柱下史（相当秦汉的御史），人们看他如此长寿，就称他为『老子』。凡是受命于天的人，必然是通神而有远见的人，他的禀赋气质也与众不同，这样的人理所当然是道家的首领，众神仙之皈依，并得之于天的助佑。

老子济助世人的法术有九种丹八种石，有金酒、金液等仙药；此外，以『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修身养性，消灾辟邪，超脱变化之法术等。老子为人清心寡欲，所以他在周朝虽然时间很久，但在官位上没有什么升迁，他始终于世无争。修炼成功后就仙化而去，进入天界成了仙人。

孔子曾经去向老子请教《礼》方面的学问，先派了他的学生子贡去拜见。子贡见到老子后，老子对子贡说：『你的老师叫孔丘，他如果跟随我三年，然后我才能教他。』孔子见了老子，老子对孔子说：『善于经商的人虽然富有但却像什么也不拥有，德高的君子往往像个愚笨的人一样毫不外露。你应该尽快去掉你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老子问孔子读什么书，孔子说在读《周易》，并说圣人都读这本书。老子说：『圣人读它可以，你为什么要读它呢？这本书的精髓是什么？』孔子说：『精髓是宣扬仁义的。』老子说：『所谓仁义，是一种白白惑乱人心的东西，就像夜里咬得人不能睡觉的蚊虫一样，只能给人们增加混乱和烦恼罢了。』

你看，那鸿鹄不用每天洗浴羽毛就自然雪白，乌鸦也不用每天染墨而自然漆黑。天自从来高，地自来厚，日月自来就放射光芒，星辰自来就是排到有序，草木生来就有区别。你如果修道，就顺从自然存在的规律，自然就能够得道。宣扬那些仁义之类的有什么用呢，那不和敲着鼓去寻找丢失的羊一样可笑吗？你是在破坏自然规律，败坏人的天性啊！』

老子又问孔子，『你已经得道了吧？』孔子说：『我求了二十七年，仍然没有得到啊。』老子说：『如果道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可以拿来献人，那人们会争着拿它献给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们就会拿它送给亲人。如果道可以说得清楚，人们都会把它告诉自己的兄弟。如果道可以传给别人，那人们都会争着传给自己的子女了。』

然而上面说的那些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心里没有正确的对道的认识，那道就绝不会来到他心中的。』

孔子说，《我研究《诗经》、《书经》、《周礼》、《周乐》、《易经》、《春秋》》，

讲说先王治国之道，深明周公、召公成功之路，我以此谒见了七十多个国君，但都不采用我的主张。看来人们是太难说服了！」老子说：「你那《六艺》全都是先王时代的陈旧历史，你说哪些又有什么用呢？你现在所修的，也都是些陈旧的东西。就像是人的鞋子留下的印海，脚印和脚印，还能有什么不同吗？」孔子从老子那儿回来，三天没有说话。

子贡很奇怪地问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我如果遇见有人的思路像飞鸟一样放达时，我可以用地似弓箭般准确锐利的论点射住他制服他。如果对方的思想似麋鹿一样奔驰无羁，我可以用猎犬来追逐它，一定能使他被我的论点所制服。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龙一样，乘云驾雾，遨游于太虚幻境，无影无形捉摸不定，我就没法追逐和捕捉他了。我见到老子，觉得他的思想境界就像遨游在太虚中的龙，使我干张嘴说不出话，舌头伸出来也缩不回去，我心神不定，已找不着自己了。」

这便是度人的觉者和人世中的思想家的根本区别啊！

阳子见到老子，老子对他说，『虎豹由于身上有花纹，猿猴因为过分敏捷，所以才招人射杀。』阳子问老子，君王很英明的统治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老子说：『一位真正英明的君王，应该是他虽有盖世的功劳但老百姓却不知道。他使万物都井井有条，而老百姓认为本来就应该那样。他德行很高但老百姓却并不歌颂他的名字。他在位或不在位都于天下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老子将要出关西去，打算升登昆仑山了。守关的令尹喜通过占卜预知会有神人从这里经

过，就命人清扫了四十里道路迎接，果然是老子来了。老子出行以来，在中原一带都没有传授过什么，他知道令尹喜命中注定该得道，就在那里停下来。

有一个叫徐甲的人，从少年时受雇于老子作仆人，老子每天大约应付给他一百钱，一共欠了他七百二十万钱的工钱。徐甲见老子出关远行，想尽快讨回自己的工钱又怕不可能，就求人写了状纸告到令尹喜那里。替徐甲写状纸的人并不知道徐甲已跟随老子二百年了，只知道他如果索回老子所欠的工钱就会成为富翁，就答应把女儿嫁给徐甲。徐甲见那女子很美，更加高兴，就把告老子的状纸递交给令尹喜。

令尹喜看了状纸大吃一惊，就去告诉了老子。老子对徐甲说：『你早就该死了。我当初因为官小阁穷，连个替我打杂的人都没有，就雇了你，同时也就把《太玄清生符》给了你，所以你才能一直活到今天。你为什么要告我呢？我当初曾答应你，如果你将来进入了《安息国》，那时我会用黄金计算你的工钱全数还给你。你怎么竟这样急得等不了呢？』说罢就让徐甲面向地下张开嘴，只见那《太玄真符》立刻被吐了出来，符上的朱砂字迹还像刚写时一样，而徐甲则顿时变成了一具枯骨了。

令尹喜知道老子是神人，就跪下磕头为徐甲求情，并自愿替老子还欠债。老子就把那太玄真符又扔给徐甲，徐甲立刻复活了。令尹喜就给了徐甲二百万钱打发他去了。令尹喜向老子恭敬地执弟子之礼，老子就把长生之道的秘密方授给了令尹喜。令尹喜又向老子请求更进一步的教导训诫，老子就口述了五千字，令尹喜回去后记了下来，这就是老子著名的经典《道德经》。令尹喜按照老子的教导去修行，果然成了仙。

汉代的窦太后崇尚老子的著作，孝文帝及窦氏家族人人都必须读老子的书，读后都获益

匪浅。所以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天下太平国运兴盛，而窦氏三代也保住了他们的富贵和皇帝的恩宠。太子的老师疏广父子也深深理解老子的道义，知道功成身退的道理，父子二人同一天辞官回家，把他们的财富散给了穷人，以保持高贵的节操。

后来的那些隐士们，凡是遵从老子的道的，都是抛弃了世俗的荣华富贵，着力于修身修性，而没有在险恶的乱世遭到颠沛坎坷。老子的学道渊博深邃，源远流长，这是干坤所定，为万世师表，所以后来修道的，也都把老子奉为他们的宗师了。



夫千古宗师，
永人无量，
只是教人明心见性，
磨洗玄珠，
灵光透发，
他自能生出妙悟。

中华传道人——老子

《文·百志》

他就这么走了！骑着青牛，踏出阳关，莫知所终。是人世太险恶了吧，有几个人能知道老子呢？只怕只有真正的修道人吧。他才能得见老子顶上的紫气祥云，知道老子是传道的大觉者，千载难逢。

他怕人们不认得他，所以一生出来，就指着一颗李树说：「此吾姓也」。他在人间的姓是——李。

孔子问礼不问道

史记上记载，孔子到周，问礼于老子。礼不过是人的道理而已，怎么和天上的道理比呢？老子是传道的，而道是不能轻传的。孔子见老子，问礼不问道，真是可惜哪。

所以，老子告诉孔子：孔子在乎的那些人，都已经朽坏了，而礼安在？真正的道，是永恒光耀的。可惜，孔子还是不懂。于是，老子要孔子多去执着：「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所以，老子还是没有把道传给孔子。

孔子虽然与道无缘，毕竟还是能够体会道之玄奥。他离开之后，告诉弟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

史记记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无名。居周久之，周之衰，乃遂去。」老子在社会中和光同尘，修炼道德，这样的学问真是超常的了，人哪里会知道呢？他修道日久，能知天命，见周之衰落，他毫无不舍地离去。有一说是他游历西方，到过西极，罗马帝国等地；也有人说他到了印度，成了教主。这样众说纷纭，其实都是人的思维在揣度觉者的境界。

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明了自己的道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就能得的。他讲的是修炼的道理，人们只觉其玄奥精妙，却不能真正知其内涵。

我想，他若是像耶稣那样，博爱救度，搞不好也会被不理解的人钉到十字架。历史上，人们往往不能认识真理，不能摆正自己和宇宙的关系，不能谦卑地对待大觉者。真理传出去，总是有人干出迫害正法之事，老子难道会不知道吗？

老子选择了离开，也许正是看透了吧。走前，关令尹喜，知道他要隐了，便要他为自己写一本书，于是这本珍贵的经书《道德经》就留下来。人们知道了修道的重要，因为那是生命的真实意义。

道之继承者

道本来是清修，不像孔子有三千门徒、耶稣有十二门徒，连释迦牟尼佛也有众多弟子。史书上，记载老子只收关令尹喜一人当徒弟，带着他出关去了。

不过，后人往往把庄子也归为道家。

其实，庄子乃是托言于道，侈言逍遥养生之理，绝非老子传道之真义。老子道德经，通篇阐述德之重要，而庄生少言道德，多谈逍遥、清静，岂是道耶？如按照我的看法，庄生非真道、孟子非真儒，徒有外形而已。他们属于纵横家一流的人物，以上等的口才文笔，驰骋于当时。

后来，道教兴起了，他们尊老子为太上老君。除老子之外，道教还供奉原始天尊等等其他的神。可见，道的世界也是十分广阔的，我猜想，老子只是道家中，前来到人间传道的吧。

有人说，老子出关后到了西方？听起来有点像传奇小说。不过，达摩东来、玄奘取经、十字军东征，乃至天主教传教，都变成了一种『文化交流』。随着时代的演变，人的悟性越来越差。道在红尘中，人也不能真正知其真意，体其玄奥了。

道之流传

根据《太上老君传》，老子累世化身，和人们结着修道的缘分。三皇时，化身为万法天师；中三皇时，为盘古先生；伏羲时，为郁华子；女娲氏时，为郁密子；神农时，为太成子；轩辕时，为广成子……唐朝十分崇尚道教。高祖为老君立庙，高宗追尊玄元皇帝，明皇为注道德真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京师号玄元宫，诸州号紫极宫。

小说家写《西游记》、《封神演义》总是把老子请出来，他的形象更因而常驻所有华人的心中。

老子一直存在着，绝不是像人的生命短暂虚无，他是光焰无际的觉者。他曾提醒人们：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道』指出了道之珍贵。他深植于您心中的修道种子，此刻是不是应该发芽了？

荣华富贵转眼空

返本归真是大道
当道再降临您身边时，您可别错过了。

吕祖仙师曰：
一道之具，
存乎心性，
身心一体，
志行合一，
始可为有。



老子生平

《资料来自道教文化资料库》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着书。』于是老子乃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其后，庄子作《南华经》，以阐述道德之义，其对道家之重要，如孟子之对于孔子。与庄子并世先后，发扬老子之学者为列子、惠施、慎到、田骈及宋钘等，使老子之学成为道家之祖。

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尧让位于舜），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去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班固以儒家观点总括道家而不加以主观的批评，这是史学者的态度，亦是很中肯的报导。而《艺文志》所载当时前后道家学者所着书垂数十种，足见道家学说已盛于秦汉之间。

汉初，文景之世，窦太后好黄老之学与相国萧何实行以黄老之术（黄帝老子的学说）治国，省刑薄敛，与民休息，民皆便之，国以大治，老子学说于汉初见其大效，足见其非徒托空言之流。

《后汉书》载：「楚王刘英（光武帝之子）通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将老子等同于道，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为先天地的神灵。东汉中期，祖天师张道陵在蜀（四川）中创立正一道（又称天师道），着《老子想尔注》，谓「道散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被正一道尊为太上老君。

汉桓帝时，边韶撰《老子铭》，称「老子道成仙化，蝉蜕度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此后，道教将老子之道，作为其最高信仰，将老子尊为「道德天尊」，列为三清尊神之一（尚有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唐高宗时，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老子思想

老子所着《道德经》五千言中，内容可分个人修身方法，政治主张，哲学主张——道的

解释。（请参阅【紫柟观】出版的【道德经之天人三说】）

老子对道的解释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千五百多年前，全人类只有老子一个人想象出，最初的地球混元一气，天地不分，独立在空中，依一定的轨道，圆形运行，无声无息，（没有生物）永无休止。这个想法，与以后科学家所观察地球初成的现象，完全吻合，我们不能不说老子是圣人，是超人。

老子把他所想出来，地球最初的现象称为「大道」，大曰逝，逝是无穷尽的脑部运动，大曰远（想无限远的大自然），直至想到真理——道；得道之后便可以归真返朴——反（返）。

所以说，道是无限大的，而天、地、人也是无限大的，这种无限大的现象，就是自然。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而道是依照自然的法则而存在的。我们从自然去学习道，而自然是无限大的，没有人为思想或行为存在其间的，把损害身心的坏思想或行为去掉，那就是「无为」，能够无为，心与自然是万能的，无所不为的，那就是无不为，也就是自然所表现的道。

老子教人如何修身学道

《老子》第三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名无欲，使夫智者所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为）。」这是老子所主张民众教育的原则。

1 虚其心——所以受道（客观研究自然）

2 实其腹——所以为我（充实所要学的事物）

3 弱其志——所以从理而无所撄（不受无理事物影响）

4 强其骨——所以自立而干事（身体强健可以任事）

以上四个解释是近人严复先生扼要地对老子原文的解释：常无不正的念头，最聪明的人也不敢卖弄小聪明，若能不作坏事，天下无有不治的。

《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弃彼取此。」

2 1 由青、黄、赤、白、黑所绘制的物质多看了，会令人眼花，不懂得分辨好丑。

由宫、商、角、征、羽五音组成的音乐，多听了会令人听觉麻木。由酸、甜、苦、

辣、甘五味制成的食物，多吃了会令人味觉麻木。

3 跑马、打猎的事做了，会使人发狂。

4 很贵重难得的东西，会使人整天担心被盗而整天不安。

所以说圣人（得道之人）只为他的腹中修养而生活，不为耳目的享受而生活，是以舍弃彼而取此。

《老子篇》廿八章：「……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

朴……

老子这一章的意思是世人皆喜欢光荣，炫耀自己，以求富贵，我独安于贫贱和人们以为耻辱的环境，我宁愿守在谷底，让别人站在峰巅，谷底的位置无可再低，而高峰却慢慢会塌下来，填满谷底，那时我会越站越高，而一向站在高峰的人就会跌下。

这是老子以退为进的思想，也是做人要遵守的道理。

老子的政治思想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谓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此与儒家言上古之治，民生活安乐，同一境界。故有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犯重罪者判死刑，但人民不怕，依然很多人冒死去犯法取利，严刑峻法，失其效用。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者多，是以饥（捱饿）」目前很多地方还是如此。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上述是老子的理想国，和儒家的尧舜禅让差不多。第廿五章说：「大曰逝，逝曰远，远若反」老子经过无限的观察行动（逝），把思想放到无限远大的地方（远），最后，归真反（返）朴到上述的理想国去（反）达到无为的境界，而多个理想国的人民，都明白大道。

此外，我们可从老子著作中看出他厌恶战争的思想。

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人民反抗压迫，还复自由），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详之器，（一件好兵器是不祥之物）……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与孙子兵法所言同），恬淡为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上述表示老子对战争的厌恶，与墨子学说相同，从字里行间，知老子也是个知兵者，不知兵不知兵之害，圣人无所不能，宜乎孔子对老子乃有犹龙之叹。

老子的智慧 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

老子『道论』的中心思想是：『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他说，『道』是万物之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这就是说，作为宇宙的本源就是道，它是永远存在的。道的运行是自由的、必然的，即按其自身的规律而运行。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它是宇宙的母体。老子认为，道产生

了天地，德是道的性能，天地生养着万物，万物各成其形，各备其用。所以万物没有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的尊崇，德的贵重，不是有谁给它爵位，而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道产生天地，德畜养万物，长育万物，成熟万物，复盖万物。

他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盖之复之。』（《第五十一章》）这样，老子遂把自然创造的根源归于自然本身，从而摧毁了一切超自然的主宰，一切宗教和唯心论的基础。因此，老子的天道自然观，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打倒了宗教的天帝，否认了鬼神的威灵。当然，老子的『道论』刚从传统的宗教解放出来，还未能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他的自然决定论，使人完全听命于自然，轻视了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后来有的哲学家把它发展为定命论。

老子的『道论』，基本上可概括为『天道自然观』。所以老子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基本上是人当法道，顺其自然。至于如何治理国家呢？他认为最好是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让人民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用无所作为听其自然发展的办法，来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在老子看来，无为正是有所作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这个意思。老子反对用刑、礼、智这些来治理国家，他反对加重人民税收，反对拥有强大的兵力，他说过：『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第三十一章》）他同时也反对工商业，反对知识和文化。他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第十九章》）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不要『圣智』、『仁义』、『巧利』，国家就

大治了。这三种东西不足以治国，最好的办法是，使人们着意于『朴素』，少有『私欲』，不求知识，就可以没有忧患了。老子的社会历史观是不现实的，他为了反对当时的剥削制度，从而反对一切社会制度。为了反对剥削阶级的文化，从而反对一切文化。为了反对欺诈，从而反对一切知识。这是他消极的一面。他以为只有抛弃了智慧，人民才有百倍的利益，只有抛弃了文化学问，才能免于忧虑，这种思想，也被后世的统治阶级所利用成愚民政策。那么，老子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是什么呢？是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他说：『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第八十章》)老子这一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减轻剥削的愿望。老子说过，人民为什么过着饥寒的生活呢？是因为他们的君主取赋税多的缘故。『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第七十五章》)。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七十四章》)这反映了老子政治思想中的进步因素。但是，小国寡民的理想，却是幻想，它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我们应当看到，老子的这一举动是抨击奴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它对后世的进步思想家、空想的社会改革家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老子学说的精髓，是他光辉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观察了自然界的变迁，生与死、新与旧的相互关系，观察了社会历史与政治的成与败、福与祸等对立的双方的相互关系，发现了事物内部所具有的一些辩证规律。《老子》一书中，还深刻地论证了相反相成和物极必反的道理。老子说过，有和无是彼此相生的，难和易是彼此相成的，长和短只有彼此比较才能显现

出来，不同的声音产生谐和，前后互相对立而有了顺序。总之，老子承认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物极必反，是说事物在变化中向它相反的方面过渡，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完全成为相反的东西。因此，老子一再告诫统治者，必须去掉那些极端的、过分的措施，否则，就会使事物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就会丧失天下。

他认为，高明的统治者必须懂得以柔弱胜刚的道理。为了证明以弱胜强，以柔胜刚的道理，他举了许多的例子。他经常用水来比喻自然力量的伟大，比喻人类高尚的品质。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意思是说，天下万物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而攻击坚强的力量没有能胜过水的，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柔的战胜刚的，弱的战胜强的，天下没有人不懂的，可是没有人能做到。老子又举军队强大了就会破灭，树木强大就会摧折的例子。但他把弱能胜强，柔能胜刚，当作绝对的规律，没能认识到这种互相转化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尽管如此，老子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柔弱的是不可战胜的，这对于促使人们认识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道理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老子所处的时代，是动荡不安、战争频繁的春秋末期，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他提出这一观点，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老子还初步意识到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他说过，大树是由细小的萌芽产生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堆泥土筑起的；千里的远行，必须从脚下的第一步开始。(见《第六十四章》)当然，老子的自然辩证观是直观的、原始的、朴素的。因此《老子》一书中上述的这些光辉的思想火花，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

庄子，又名庄周，生于两千三百多年前，他是中国道家之中仅次于老子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基本上延续老子的主张，但也有了些和老子不同的看法，而他的语言似乎比老子更丰富更生动也更吸引人，因为他很喜欢说故事，因此给了中国人不少着名而十分流行的寓言与神话。

基本上，庄子和老子一样，认为创造宇宙的本体就是「道」，道是「不是东西的东西」，它是在还没有任何东西产生之前的境界，而作为产生万物的根源，这和「上帝」的存在似乎有所不同。

而庄子比老子更重视「道」在我们人生之人所产生的作用或效力，一个得道或有道的人，他的人生是充满真实的趣味的，而且他能独立、自主，并享有高度的自由。庄子说有一只很大很大的鸟，名叫鹏，它的背部就有几千里宽，飞到天上就像一片大块的云，而且可以从北海一直飞到海。这样想像出来东西其实并不存在，但却充分显示生命的伟大和离奇，庄子似乎希望人们不要被眼前有形且有限的事物所局限，而且能不断发挥自己独立自主的力量，不去依赖任何外在（身外）的事物，因此，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人格可以遨游于无穷的宇宙之中，而忘掉自己，并且不去追求功和名。

《老子·德道经》

《来源：老子学院》



老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的思想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留给后世的只有五千言，这就是被誉为『万经之王』的《老子·德道经》（通行本名《道德经》）。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文物帛书《老子》，与通行本《道德经》的书名及其篇序均有不同。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古墓的史料帛简和历史流传的文本《老子》，对《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篇序的真实性，老子《德道经》的真意及其科学性、实践性，进行鉴别探讨；对通行本《道德经》篇序颠倒的误区进行分析；通过鉴伪识真，为《老子》正名，以与诸位有识之士共同交流。

《老子·德道经》德前道后，历史真实

在当前全球兴起的复兴中华道德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老子』研究热潮中，探索老子的真正内涵和深刻意境，是社会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老子》一书在当前存在着两种版本系统，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道德经》系统，即唐宋以来流传下来的通行本；另一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德道经》系统，即以出土文物为依据的帛简本。两种版本的作者都是老子，但在篇序上却截然不同，经文中也有许多异同之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这些差异对理解老子思想原生态有无影响？下文试就这一论题，探讨《老子·德道经》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内在本义，以还老子《德道经》的原貌，并为澄清民族文化源流、重建当代人文精神、及老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做一个根本的依据。

一、西汉古墓帛书《老子》真本原貌的再现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西汉古墓先后被挖掘。据考证，墓主埋葬于西元前二世纪，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仓的夫人，名叫辛追。『千年不腐女尸』的发现，轰动了世界。辛追墓发掘后的两年间，在其附近又发掘了两个大型汉墓，一个墓主就是辛追的丈夫——长沙国丞相利仓，另一个墓主则可能是他们的儿子。这三个墓葬被统称为『长沙马王堆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震惊了中国乃至全世界。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大批品种繁多、保存完整、价值极为珍贵的文物，堪称中华文明古国的瑰宝。三座汉墓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包括衣物、食品、药材、漆器、木俑、乐器、陶

器以及大量的帛书、帛画和竹木简，共出土三千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中国考古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专家认为，该墓最有价值的是完好无损的古尸、成组成套的物品、内容珍秘的帛书、竹木简。这三者能有其一，已是考古的重要发现，如今三者兼有，在中国考古史上可说是独一无二。因此，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被世人誉为『廿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号墓出土的十多万字的大批帛书，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资料。墓中出土的帛书和竹简，不仅有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还有今所见到最古老的帛书《老子》、《黄帝四经》、医药专著等共有廿八种，十二万多字。从这些西元前下一六〇年前陪葬的文物、古经典及其它陪葬物品的精尖水准来看，其中一些文物的精美和高科技含量，连西方国家的专家们也为之惊叹不已，对我国古代祖先的聪明智慧赞不绝口。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数量庞大、内容极为宝贵。有些是历史上早已佚失、至今社会上从未见到过的珍品，例如黄帝亲撰的道德治世弘文《黄帝四经》等经典，尤以帛书《老子》甲乙本的再现，澄清了历史上对《老子》一书长期争论不休的真伪质疑。

从陪葬本身来说，丧葬是人类生活的一项重要习俗，丧葬礼仪是古代的五礼之一。古人的心地很淳朴，西汉时代，去古未远，人们尊天敬祖的思想还很浓厚，对祖宗的孝敬心也是很真诚的，所以人们总会选择世间最宝贵的东西作陪葬品，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和精神寄托，希望他们不仅在阴间生活得好，而且还能够庇佑活着的人事事如意，这已成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之一。翻开《后汉书·礼仪志》，可以发现，古代非常重视陪葬品。在

汉代，当时陪葬用的都是最高档的物品，是人间最稀有、最尊贵的，既显示墓中主人公的身份，也是活着的人财富地位的一种象征。因此墓中主人公地位不同，陪葬物品的品质、数量也有差异。而马王堆古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夫人，社会地位在贵族豪族之列，根据人们共通的丧葬心理及当时的陪葬惯例，其墓中的陪葬品必定是不凡之物，这一点从帛书《老子》的字迹清晰、书写工整、线条流畅、笔法神韵等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验证。所以墓中保存基本完好的帛书《老子》，不仅不是『伪造』，而且是无可争辩的实证。

西汉时，造纸业还没有产生，帛是当时最高档的一种编织物，只有富貴人家才会有。能将《老子》一书写在最高档的帛织品上，在当时是一件极为庄严神圣的事情，所选的经文版本必定是当时最真实、最可靠、最有权威的，书写者也必然是当时有造诣的书家名流，绝不会是低水准抄写者的随心所欲之作。同时，中国的文化典籍，历经秦、项二火，汉建国时已所剩不多，而古墓主人是西汉初人，死于汉文帝二年，因而古墓中陪葬的帛书《老子》理当是最珍贵的古真本无疑。

由上可知，帛书《老子》甲乙本在地宫沉睡了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再现于世，看似偶然，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大道运行的必然；不仅是古道循环的朗明回归，而且也为今人揭开《老子》真伪本的历史疑团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根据，因而是件值得天地共庆的大喜事！

二、从古墓帛简看流传文本《老子》的历史真实性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在地宫沈睡了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再现于世，看似偶然，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大道运行的必然；不仅是古道循环的朗明回归，而且也为今人揭开《老子》真伪本的历史疑团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根据，因而是件值得天地共庆的大喜事！

『道』二字，明确分出篇名。

从历史流传的《老子》来看，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老子《德道经》写本，是以《德经》为上卷，《道经》为下卷，不分章。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与七十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为汉文帝十二年（西元前一六八年）以前的手写本，比敦煌本早八九百年，也是《德经》为上、《道经》为下。这些古版本都与当今社会流传的通行本《道德经》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八十一章的次序不同。

就两地古墓考古发现的《老子》一书实物入土时间来看，郭店竹简本成书于战国中期偏晚，马王堆帛书甲乙两本分别写于秦汉之际，敦煌写本《想尔注》则写于六朝，并且保存了汉末时期的面貌，这些版本多被唐代碑刻、抄写本保存流传至今。可见老子《德道经》以《德》前《道》后的篇序是战国以来的真传，敦煌写本、郭店楚墓竹简和马王堆帛书都保持了这个真面貌，因而是研究老子的可靠史料。

不仅如此，先秦韩非子《解老》、《喻老》亦言《德》在前。汉代张道陵《老子想尔注》保留虽不完整，但从中亦可以看出其《道经》为后。因此，魏晋以前的《老子》实为《老子·德道经》。

老子《德道经》《德》、《道》二字的顺序排列，除了有道德本身的内涵之外，而且喻意着明德归道、以德养道的深刻意境，故恢复以《老子·德道经》命名才符合老子淳德归道、全德复道的创作本意。至于宋代以来的《老子》刻本，则大概是沿袭王弼注本而改名为《道德经》，并在篇序、经文句字上多处篡改，注释者更是五花八门，汗牛充栋。

中华传统典籍虽然浩如烟海，但像马王堆帛书《老子》这样古代留存下来的完整实物依

据，实乃罕见，能成唯一较为完整的古代典籍底本的，恐怕也仅有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郭店竹简《老子》一书了。因为万经之王的老子《德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根正才能干直枝壮，才能带动整个中华民族道德根文化大系统的正本清源，从而复兴我们民族的道德文明。

从以上西汉时期马王堆古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事实，雄辩地验证了帛书本《老子·德道经》中《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历史原貌。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了《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通行本《道德经》是被后人校改了的伪本，而不是真本、原本。至此，自魏晋以来被流传了千年的《道德经》的误名真相大白。

三、《老子》以德进道的实践性

老子是位大智慧者，他洞晓宇宙真理，居于《○》，用于一，推于二，演于三，在他的五千言中，揭示了宇宙的基本结构模式和基本运行规律。他根据大道的顺生与逆返两大基本法则，（即顺生规律，由道《○》演化为德一、由德一演化为阴阳二、由阴阳二再演化到三生万物；逆返规律，由万返五，由五返四，由四返三，由三生返归阴阳二，由阴阳二返归德一，由德一返归道《○》，终而返本归根），根据春秋时期大道已去、社会离道失德的现实，纵观了时空场顺逆变化的双重规律，指出人类社会只有『修之身，其德乃真』，才能回归自然大道的光明之路。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生德一之母，是天地人万物之父。道无形无象，无声无色，混沌沌，却是天地人万物的生源与归宿。道是靠德主宰、运化、养育、和谐天地人万物的，混

因而德是天地人万物之母。人们要回归大道，首先要回归到母腹之中，回到母亲『德一』的怀抱里，得到母乳德能的滋养与灌注，要靠德的积累达到丰厚淳朴的程度，达到全德的状态，也就是达到德一的品格与能量圆满无缺、光透身内外、与道合一之时，才能登上道的大雅之堂。由仁义礼智信五德的不足，逆返到五德俱足，就达到了淳德归道的状态。要经过攒簇五行，和合四象，不断返修的过程，然后才能进入《○》态，与道合真。

从人体生命科学分析，人体是个半阴半阳的太极图模式，人有性与命、显与隐、黑与白、精神与物质两大系统，要将这个阴阳合一之体修证成纯阳之躯，再造就成一个合于大道的道器，须有一个不断由阴返阳的往返再造过程。正如《老子·德道经》第七十二章《恒德》所言：『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婴儿』。就是说在修证中，要知其强而甘守其柔弱之位，如水之柔弱处下，如同利益天下之溪流，总是利于万物而德不离身；以德治心身，其身心才能回归到婴儿的先天柔弱与无私状态。这是回复到先天的第一阶段，即贤人修阶段。

知雄守雌，是修持初级阶段中的修心炼己、清心寡欲的上乘方法。完成初修之后，继而要达到『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浴；为天下浴，恒德乃足；德乃足，复归于朴』。这是说，修者要知其尊荣而甘守屈辱之位，默默奉献而不为人知。如同天下之浴神，滋养万物的圣人那种无私忘我之境。这是由德足状态所达到的第二阶段，即圣人阶段。

在此基础上，再达到『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贰；德不贰，复归于无极』。这是达到德『一』上德境界以后，继而才能归于无极的真人状态，完成与道合真法自然的阶段。

由以上可知，老子的五千言中，都是以德为中心而展开论事、论物、论修真，字字句句都不离德意，都是在反复用德『二』这条主线，引导人们认识大道的顺生逆返之理，指导修者由五德返德一、归道『〇』的理论与方法。而绝不是越过德这个『二』就能直接到达道『〇』的状态。通行本《道德经》篇序的颠倒，在客观上无疑是误导人们先道后德，不去艰苦地修德而进道。这只会起到让人们坐而论道，搞嘴皮子道，永难进真道。

道是『〇』，无相无物，是一种混沌状态，只有通过德来生万物，德养才能呈显万象。德是一，是一种光气物质，同时又是道的精神品格的体现。用一棵参天大树作比喻，道就是根，德就是干，枝叶就是它的子系统。纵观世间万物，大至日月星海，小至昆虫蝼蚁，无一不是道生德养，因而道为天地人万物之父，德为天地人万物之母。

《老子·德道经》全书阐释的关键点、核心点就是『德』。『德』不仅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而且是进道的阶梯；『道』是人类最终必然的归宿。这一根本原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也不会改变。整个人类在德化回归全道之前的过程中，人生命运的升降浮沈，都因各人的阴我私心与德性之间的相互争战、而表现出纷繁复杂的人生万象。这种个体的矛盾对立统一，又互生互变的组合，就会演绎出一个非常繁复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也导致了人一生运势的不同境遇，决定着人体生命的福禄寿夭，其中的源始因素就在于人们对『德』的态度。人类的凶祸灾难，都源于失德离道缺德状态，其变化的契机在于人类自身的道德取向。『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老子·德道经》第六十八章《同道》）道，始终运用『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的自然状态，调控着人类的前行，这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

由以上可知，老子五千文将《德经》置前、《道经》置后的科学道理，反映了天道的自然规律，正像日月东出西落的法则一样，不是人为可以任意颠倒的。通行本《道德经》对德与道篇第次序的倒置，明显地违背了这一规律。

四、《老子》德篇在前道篇在后的科学性

《老子·德道经》被尊为万经之王，是百科全书，天地万物之理无所不包。但总体讲的是道的顺生与逆返两大规律，是可道与非恒道、可名与非恒名的大系统论。所言的大道顺生规律，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老子·德道经》第五章《中和》）所讲的逆返之道，即：『反也者，道之动也。』（《老子·德道经》第四章《反复》）『万物旁作，吾以观其复也。万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名也。』（《老子·德道经》第六十章《归根》）道的顺生与逆返，是她运行的必然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识所主宰。人们只能遵行这种规律，显隐同观，顺逆并用，才能正确地立人处世，逆修归真，两者缺一不可。

通行本《道德经》对篇序的篡改，完全违背了老子的本意。其结果必然会误导人们只论道，不修德；只讲顺生，不讲逆返；只讲显，不讲隐；只讲空洞的理论，而不能导向人们真实地实践由德识道、进道、修道。这好比引导人们站在山下远望山巅白云，欣赏山峰美景，而不是指引人们去沿着山路攀登，不入实境，只能使人好看而不可及，不能亲临其境，切身体悟大自然的真谛，从根本上阉割了老子『修之身，其德乃真』这个最根本的灵魂。把一部本是指导人们以心身去修德，在实践中体悟、实证德道，逐步完成以德合道的实践过程本末

倒置，实际上等于——弃了由德入道这个『修之身』的金钥匙，而把它变成了一种花瓶摆设。

《老子·德道经》所阐述的大道是宇宙大科学，既有大系统理论，也有科学实证方法，是理论与实践方法的统一。要达到大道佳境，德就是进道之阶，成道之舟，合道之梯。由德进道是一门实践科学，是『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实证科学，德的品格能量层级每提升一步，都有严格的标准，容不得半点虚假，更不是由人妄评乱说。一个人道德能量聚积的厚薄，道光德能的由弱至强，都是每个实践者勤修苦炼、日积月累，积沙成塔的结果，其身心德道能量所释放的范围，都因人而异，深浅厚薄，远近强弱，各各不同。正如《老子·德道经》第十七章《善观》所云：『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老子所说的，就是一个道德实践者德能的强弱，是依次由身至家、由家至乡、由乡至邦、由邦至天下逐步聚积递增的过程，是道德修炼者自身道光德能辐射的范围大小，以自身的德能为那个区域的众生万物服务，福被家国乃至天下；这是根据贤人、圣人、至人、真人的不同层次德能的德化、教化所起到的作用力，其能量的量级品位，决定着德能释放频率的高低、距离的远近，是一个有德之人无私奉献的自然流露。

天地人万物的化育变迁，都由『德一』所主宰；万物万象变化之理，都以『德一』来呈象显示；修德进道的科学方法论，都由『德一』来调控。所以离开『德一』这个实体论道，离开『德一』能量物质的支撑，道之理难明，道之境难进入，得道、成道、了道也就是空言虚有。由此可知，通行本《道德经》将老子五千言的修德为本置于次位，排序第二，将严密的系统科学理论单一化，将德道的实践之路掐断了，让人们只知常道的顺生，而不知非常道的恶果，造成了使人们永难由德明道、识道、入党、成道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两千年来中华大地上很少出现圣人、至人、真人的根本所在。有『神州』之称的中华大地，却中断了培育圣人的精神食粮，才使中华昔日的道德文明之光变得黯淡，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缺憾！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缺憾！！

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人类在失去道德以后的这个波浪颠簸的变化之中，凡符合德性的、有利于众生利益的，就允许他存在和往前发展；凡不符合德性的、将众生逼向绝路的，就必须在毁灭他们自己！所以说，大道默运，无言胜有言，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调控着整个生态的平衡。

五、从历史兴衰演变看《老子》德道能量性的巨大作用力

《老子》着于二千五百多年以前，产生于没有任何宗教的历史时期，因而她是超越一切宗教，阐释自然大道的伟大学说，是人类传统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她在我国文明史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力。

我们的先祖中有不少是大德大慧者，能够纵观阴阳，玄览隐显，跨越太极弦线的障碍去认识自然、掌握自然、顺应自然，是能够洞晓天地万物真谛的天人合一者，他们对宇宙真理的认识之所以比现代人深刻得多，因为他们的认识都来自于『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实证，

都符合大道自然的本质。老子就是其中之一，他亲身实践德道，性命圆成，回归自然，站在自然的高度为后世留下了《老子》一书。这部圣典瑰集了伏羲老祖、黄帝等先祖们的道德文化精髓，阐释对自然大道的本质规律，因此也自然成为人类道德根文化的经典著作。

《老子》历来为重德的明君和辅臣所重视，在中国历史上有四位皇帝为《老子》作过注释。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开国时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汉朝开国时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唐代的魏征，明代的刘伯温等等，都是重德修德者，正因为明德持身，使他们成为帝王的道德良师或辅弼名臣，辅佐帝王以德治世，以德化人，德扬于世。《汉书·艺文志》评价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汉《文景之治》时代，文帝、景帝都以黄老的道德思想治国教民，《老子》这部经典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一、受人们尊敬的典籍之一，人们都把道德当作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实践，才造就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心灵淳朴，社会精神风貌高尚，出现了社会安宁，国泰民安，民族兴旺的鼎盛景象，书写了我国历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从这个史实也可以看出，道德的力量巨大无比，她不仅是社会精神文明的源泉，也是物质财富丰厚的动力。汉《文景之治》时期的兴盛，是社会普遍尊道贵德的必然产物，也是《老子》这部宝典在历史长河中闪光的一瞥。

《老子》也造就了大唐盛世。唐朝的执政者就是采用老子以德治世的思想，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文明之最。虽然他们是在运用宗教与道德的同时重视《老子》，但主要还是运用国家的管理权力，通过行政推行全民德化教育，运用诵读《老子》作为治国方略，使道德成为人的管理权力，通过行政推行全民德化教育，运用诵读《老子》作为治国方略，使道德成为人

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道光德能滋养人们的心身，使社会处在一片祥和、安宁、兴旺的道德内外环境中。唐朝执政者李世民崇敬老子，自称为老子的后裔，唐玄宗亲自为《老子》作注，制令士庶均须家藏一本。开元二十九年，制订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成立玄学院，招收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道学经典，每年定期考试，培养了一大批道德骨干。可见唐朝也是极为重视道德教育，奉行崇尚道德、以德治国的政策。这些治国措施，使老子《德道经》家喻户晓，老吟幼颂，士庶皆尊，从而奠定了坚实的民族精神文明基础，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百业兴旺发达，诞生了百世流芳的《贞观之治》，曾经一度出现“监狱成空，吏同虚设”的奇迹，唐玄宗时又形成了《开元盛世》，谱写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道德华章。

唐朝以后，历朝的统治者，对道德学问也有顶礼膜拜者，但已经有所变化，即“内用老子，外示儒术”，他们把老庄思想当成驾驭臣民之术。五代后唐时的进士陈抟，自称扶摇子，也是老庄道家学派人物，是宋代象数之学的开山鼻祖，宋太宗给他赐号“希夷先生”，可见统治者对道家学说治世之用的渴求。宋代前期的统治者也有尊道的，宋太祖赵匡胤提倡《以治国》，所以宋代就出现了道教化人物周敦颐、邵雍，被奉为《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皇图经世》，都是效法于老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深受道家的好处。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道家人士除刘伯温外，还有江西建昌的周颠，是一位道家神仙类人物，朱元璋每遇困难都要请教他，可惜朱元璋后来把道家学说的治世之用都忘了。

从汉《文景之治》到唐《贞观之治》，这两个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都是道德光

辉照耀的必然结果，可见《老子》中蕴含着无比强大的道德精神力量，她足以兴国家、旺民族，是给社会造福的根本源泉。

但是当宋代理学兴起主宰全民意识形态领域之后，僵化了人们的道德精神，仅仅将道德作为空洞理论，道德的真谛只被少数亲身实践者所掌握，不能正确引导整个社会实践德道，以道光德能滋养人们的心身；也就难以显现道德治世的无穷力量，难以透发德道经《老子》的光芒。

《老子》作用在历史上的兴衰变化，虽然已成为过去，却可以为当今人类提供治国治家的宝贵理论与经验依据，她是人类社会的巨大精神财富，虽然时代不同，但依然闪耀着无量的光辉！中国领导人都极其重视民族根文化。胡锦涛主席二〇〇三年访法期间，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中曾提道：「五百年前，法国文学巨匠拉伯雷在其传世之作《巨人传》中就曾喻示：『智慧的神瓶在中国。』」这个『智慧的神瓶』指的就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引述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表达中国秉承道德文明、为世界和谐作贡献的决心。

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从上古时代的人文始祖，一直到宋代，可以说是一个以道德为主导精神主理东方社会、道德精神明显作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时期，老子《德道经》中所蕴含和延续的道德文化乳汁长期滋养着中华民族。这种特性表现，是没有任何组织形式规范的人文文化，道德之风自然吹拂在社会，吹拂在人们心中，渗透在几千年来社会发展的文化大系统之中，潜移默化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镶嵌在一代代炎黄子孙的心身之中。在明君治世

世时，推行德治，进行传统道德文化的宣传教育，运用方法、礼仪、教义、文字、语言等形式，对全民直接进行德道教化。

自从外族入侵统治中原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的理学之风，将道德精神虚化，将儒家学说的孔孟思想教条化，道德就逐步进入了匮乏的历史时期。从金国入侵到蒙古人建立元朝开始，社会的道德精神日渐式微，人们的道德观念更加淡漠。

然而道是永恒不变的，社会的兴衰是鉴别道德治世的晴雨表。社会的变迁形式都在随着道德的变化而改变。『有之以为利』始终以『无之以为用』为统帅，离开德道，社会的整体状态，随时随地而变得不安宁并走向衰败。

中华的历史就是一部道德文化史，历史的经验反复验证了，有道德则民族昌盛，离道德则社会动乱。中华上下数千年，用道德精神剖析历史的变迁，充分验证了这个真理。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及其群体，都逃脱不了『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的法则，这是一条不可超越的自然规律，人力难为。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以道德精神的兴衰作用于社会发展走势的必然，人类只有在《老子》的指引下，认识以德进道，人人走『修之身』的光明之路，才是社会兴旺稳定的源动力，从而在必然之中顺应道德的自然变化，立于不败之地。

六、对通行本《道德经》篇序颠倒误区的分析

通行本《道德经》历经二千余年，特别自唐宋以后，经过历代的流传、整理与诠释，各种版本辗转传抄，彼此承讹袭谬，误导社会颇深。

《道经》在前的通行本《道德经》与《德经》在前的《老子·德道经》，这两种版本不仅是前后次序的错位问题，似乎只是道前德后与德前道后的差异，其中被倒置了的由德进道的次序，却是一个翻天复地的变化，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老子所处的时代是道德急速滑坡，社会陷入急剧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他老人家以圣人的大慧识洞察自然，站在道〇的高度，以深邃的慧光展望天下，不仅看到当时社会人们离道失德的严重现象，为此而痛心；同时也预见到社会道德下滑后，未来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精神衰败的趋势，包括近代人类道德已经跌入到谷底的愚智时期，都在他玄观后的预见之中，历历在目，殷殷悲戚。他在《德道经》第一章《论德》中指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纵观历史进程，看看人类社会当前的道德现状，礼德沦丧，信德淡泊，社会的道德层级已经滑到了危险边缘，人们的精神营养已经到了极度饥渴的状态，这不正验证了老子所论的真实不虚吗？

二千五百年前的老子，正是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在他西行离去之际，应函谷关守吏尹喜之求，撰写了五千文，其本意在于教导后人要认识德道的重要性，已经离道失德的人类要复归到道境，返本归根，就要贵德、重德、进德、守德、持德、行德，最紧要的是从修德开始，以德滋养心身，修心修德，由德进道，修德合道，通过修心、修德、修性、修命，逐步修补性命中已经缺失的道光德能，使之充盈饱满，光透心身内外，由一个凡躯俗心，修证到圣人、至人、真人之境，才能真正实现天人合一，达到返朴归真。这是老子为后世指出的一条光明幸福之路，虽然是一条逆修之路，却是一条唯一正确的必经之路。

有人可能认为名为《道德经》是正确的，似乎将道篇置于第一位才是重道、近道、亲道，人们就容易修道、成道、了道。也可能认为西汉以前流行的德篇在前、道篇在后的《老子》一书，可能是传抄者弄错了，于是乎大笔一挥，便将她的篇序反过来，并取名曰《道德经》，当年的篡改者可能以为这是做了一件大善事，是为《老子》一书『正名』。这只能是一种主观上想当然的臆断，而决不是老子五千言的本意，而且是与老子的本意恰恰相反。老子是位通天晓地的大智慧者，他老人家总不会把篇序的次第放错位吧？再说从春秋到西汉的数百年间，那时的传抄者应当都是向道之人，对这么重要的经典都是敬若神明，抄经时都要焚香沐浴，静心净身，庄重肃穆，以极其恭敬之心，一笔一画地认真抄录，怎么可能把篇序搞错，更不敢随意篡改。

那么究竟何时何人将德篇在前、道篇在后的《老子》（即《德道经》）的篇序颠倒后篡改为《道德经》呢？目前尚无历史资料可考证，暂时只能成为一个历史悬案。

通行本《道德经》颠倒了《老子》的篇序，这一颠倒就是两千年，误导了一代又一代人。也导致了历代学者不明老子本意，在传抄、注释中以讹传讹，所注也必然是经文内容皆同流，区别仅限于衍文说句或遣词用字的些微异同。

空净师有句名言：『未修身前莫解经。』此乃真实不虚的至理名言。这是因为未经修身之人，对甚么是道？甚么是德？德与道是何关系？如何实证道德？都处在一种茫然无明的状态；慧性未开，用一双俗眼对天地人万物的观察和认知，都只能用后天眼耳鼻舌身意得来的主观心识去判断，而对太极黑另一侧世界的事物和状态一无所知，两眼一抹黑。所以对经典的解读只能运用后天的思维系统去认知，去解析，只能就文解意，所解也只是后天主观意识

的文字堆砌，而对经文中的道义德境，必然蒙蒙懵懵，以偏概全，把树木当森林。这种只用太极白显态世界的眼见之物、之事、之理，根本不可能窥见太极黑境中另一个世界的自然规律，因而其注解就成了一条腿走路，不可能统揽阴阳两界，洞晓事物的全貌，也难明经文中所涵盖的自然大道全息性真理，难以明白经文中所承载着的自然大道的大系统论、大唯物论以及圣人之治的科学方法论。

圣人所撰写的古经典文字，都携带有极强的宇宙全息资讯，含有通达大道自然、天地人万物的道德资讯，反映着太极黑白两境乃至高维间的全息规律。解经者不经过修身，不能穿越太极弦线而明知阴阳，就不可能总揽经典中暗含的全息律。由于未修身者是一个凡躯俗心、内无道光德能的承载体，也难接通与自然沟通的渠道，故而所解所论者，也就只能是只知其所以，难知其所以然；更难知经文中饱含的大道实境，其解不是南辕北辙，就是隔靴搔痒。以人心猜度圣心，以后天去理解先天，等同戴上有色眼镜在圣经中寻光彩，永远都是相隔万里，风马牛互不相干。不修身强解经，这恐怕也是将《老子·德道经》改名为《道德经》，并颠倒篇序的主要原因吧！

道是永恒的。道是○，是一种肉眼不可见的光性物质，她无形无象，隐而不显。道本身不能生万物，而是通过德这个载道之体，展现道的自然本质特性，从而生天生地生万物。德是一，是能量性的气性物质，道通过德的这种物质性，生化万物，长养万物。因而德是天地人万物之母，万物中都携带着德『一』所遗传的资讯，都有与德母亲近的因素，《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这是大道赐予万物的自然本性，人也不例外。

一部《老子·德道经》，以『德』字贯穿始终，既言明『德』字的精神品格内涵，也闻

发了『德』一的物质特性，同时揭示了做人的道理，阐明了修真的科学方法论；既讲由道顺生德一、阴阳二、万物三的顺变规律，也讲了由顺转逆，由三返二，由二返一，由一归○的逆返归道规律。其中的秘要，都在这个『德』字中，都是用『德』一展现的，并延伸到万事万物，千比万喻，都是要人们认识『德』一的重要性。

『德』是道的延伸，对道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道的精神与物质，都是通过德来体现的。道深含在天地人万物的实体里，表像在万物万事的运动变化中，道是天下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却都由德来呈现。日月星辰的运转，春夏秋冬的更替，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等自然现象的变化，无不是在『德』一的主宰与调控下进行的。

道通过德显也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的道德文明与失德颓废，风调雨顺与自然灾害，民族的兴旺与衰落，都是社会整体的德性反映，随着道德厚薄深浅的变化而变化。德者自德，失者自失。一个社会如此，一个团体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

人身是个小天地，是宇宙的缩影，与天地万物息息相通。人一生运势的旺衰，人的生命运势曲线的升降沉浮，事业的成败，家庭的美满幸福，都是由各人德性的含量而决定。

『德』就是一，就是中，就是心。天地万物皆有心，天有天心，地有地心，物有物心，这个心就是德，就是天道。一个『德』字可以连通天地人万物，她可以决定人类社会的一切，也可以决定万物个体生命的一切。道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反映在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中，人要亲近道，体悟道，得道成道了道，惟有靠修德累德，在德字上狠下功夫，才能得『德』到『道』，别无它途。德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地反映在人们的心灵里，表现在一言一行中。因而，离开德字去言道，其理难明；离开修德去求道，犹如空中建

楼阁，终归幻梦一场。这便是老子将德篇置前、道篇置后，让人们以修德而进道，全德而成道的慈悲用心。

先德后道，德道互体。在《老子·德道经》中，凡言道总不离德，以德喻道，以事喻德，德道紧相连。五千言中，仅就这个『德』字就出现过四十五次。由此可见，老子是教导人们不要忘记这个『德』字，要把德放在首位，作为做人之本，立命之根；当作修道的第一要务，成道的敲门砖，完成天人合一的金钥匙。

要修德进道，首先要识德、知德、明德、贵德、守德、行德、累德，当德修到品格升华、五德能量俱足之时，便是德性圆明之日；德性圆成之日，也就是合道、了道之时，这是由德『一』返本于道『〇』的自然而然，也是老子五千言中反复论德的本旨所在。

老子是位洞晓天地人万物的大圣人，不可以用一颗凡识所学到的一点书本文墨知识，就去强猜圣人所讲的宇宙大真理，那无疑是『蚂蚁言大象』、『井蛙坐论天』般的可叹了！通行本《道德经》将《道经》置前、《德经》置后的重大篡改，是社会离道失德后的历史变异性产物，是不识真道者的盲为，是对老子由德进道本意的无知，从而违背了大道逆反的规律。这不仅害了自己的心德，更重要的是误导了社会两千年，贻害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子孙，使他们以错解错，误解老子思想，蔽障了后世『修德明道』的坦途，将人们引导到狭窄的曲径小道，停留在空论大道，不能以德入道、淳德归道。这给我们民族所造成的精神损失是不言而喻的，天地万物皆会为之痛惜！

七、鉴伪识真，为《老子》正名

马王堆帛书与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其意义不单在于提供了现在可知《老子》的最早文本，更在于它为解决聚讼纷纭的老子其人时代，《老子》成书年代，以及先秦思想源流的演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这一切，都必须植根于对《老子》文本真义的理解。因此，严谨对待《老子》，这是我们为道德文化正本清源的重大历史责任。

毫无疑问，马王堆汉墓帛书与郭店竹简《老子》都是古代典籍，是距今最早、最可信的真本，也是鉴别流传于世的通行本《道德经》、为《老子·德道经》证伪的最可靠依据。李零先生谈到这种意义时，曾有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如果我们把原本古经典比作一条藏在云端的龙，宋元以来传承的古书是它的尾巴，敦煌的发现是它的身子，那么，现在西汉两个古墓帛书、竹简《老子》一书的发现就是它的脖子，我们离看到龙头的日子已不太远了。』（李零《重见七十子》）

竹简帛书《老子》重现于世，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国学专家、教授的极大关注，都在倾心研究，整理校勘；同时也引起了许多质疑与思考，其中最大的疑团就是汉墓出土的帛书、楚墓出土的竹简，为什么与现通行本《道德经》有很多异同处？究竟怎样正确地为《老子》正名，恢复她的昔日容貌，让她早日重新走向千家万户，为复兴中华道德文明而再现辉煌？心身投入勘校注释。他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为蓝本，以帛书乙本和郭店楚墓

出土的竹简本为参照，广泛考证石刻本、河上公本、龙兴碑本、敦煌写本等的优劣。在考证过程中，以《甲骨文》、《说文解字》中的象形文字解义，追溯名源，解词释义；广泛搜集各种古经典，参考《黄帝四经》、《尚书》、《史记》等八十多种文献典籍，通览汉唐时期的各种版本，总体把握，逐章、逐句、逐字进行深入细微的研究，察源究貌，澄清流弊。既纠正通行本《道德经》道前德后的错误，对个别混淆了的章序进行调整；又参照各类版本，对帛书、竹简本经文，进行了认真仔细的鉴别与勘校。对经中许多古字、难字、修真专用异体字，分辨其中的通假并注音，对常意与修意、句义与段义等，均作了较为详尽的注释。

二〇〇六年十月，被埋在地宫两千多年的帛简本《老子》，被命名为《老子·德道经》，由中央编译局正式出版，公开向全国发行。《老子·德道经》的出版发行，不仅使隐藏在地下两千年的珍宝，重新走向社会，走进百姓家；而且廓清了两千年来被误传为《道德经》的历史，纠正了被篡改的篇序、章节错误，揭示了老子『以德进道，由德入道，修德证道，淳德归道』圣人之治方法论的科学性，匡正偏失，还《老子·德道经》本来面目，使道德的光芒重新撒向神州大地。这不仅是历史的重大事件，而且是老学研究的一件大事，对后世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开辟了一条由德入道的正确航向。对复兴道德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利在当代，功垂千秋！

八、《老子·德道经》勘校版面世后的效应力

《老子·德道经》于二〇〇六年十月由中央编译局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又相继推出了拼音普及诵读版、口袋本等多种版本，并配制了诵读录音光碟，受到广大道德实践者和老学爱好者

的普遍欢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一部经典版本的真伪，都要经过广大实践者的躬身践行，经过『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实证，才能真正检验出其是否符合道德的自然真理。

《老子·德道经》已经走向中华大地，走向社会，走进校园，走进科研院所，走进城市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人们的心灵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其影响之深远，为国外外所少见。仅注释者二〇〇六年一次在甘肃张掖、陇西地区几次露天演讲《老子·德道经》理念时，听众都在五、六千人以上，场面之壮观，引人入胜之深、对听者心灵的震撼力之大，可以说前所未有。

《老子·德道经》的弘扬传播，不仅在理论方面学习、领受者人数日益增多，而且经中圣人之治科学方法论的实践也普遍为人们所重视。为了对这部圣典的『德真道』、『德慧智』两大系统进行系统的教学与实践，《老子学院》已经分级开设了系列课程进行教学。

同时，其中的德慧智教育理念一一诵读经典的教学实验已经拓展到全国，乃至欧洲、东南亚各国。国内各地许多中小学、幼稚园都建立了『德慧智』教学实验点，进行以诵读《老子·德道经》为主的实践，包括胎教、幼教方面的实验，都取得了显着的增智开慧、强身健体等诸多效应，在升华人体性与命两大系统的素质，净化人的灵魂，增强健康水准，甚至医治疑难杂病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效验例证。通过国内外各类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者的广泛实践所取得的大量活生生的经验和成果，充分验证了《老子·德道经》的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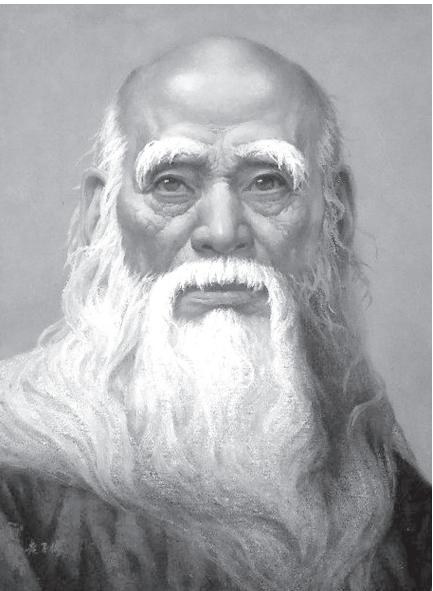
量性、科学性、真实性、前瞻性。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显示了《老子·德道经》的强大生命力！

愿《老子·德道经》的无量光明照亮神州大地，照亮整个地球村，照亮每个人的心灵，

造福天下，德泽众生！

《老子》：“道自在天帝之前”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太上教人修道祇
是修身，身外无
道，孝弟忠信便
是道也。

吕祖释义道德经

着《老子》又称《道德经》。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被道教作为重要经典收入道藏。共八十一章，分上、下篇。现在通行本上篇言道，下篇言德。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上篇为《德篇》，下篇为《道篇》。《老子》成书于战国前期，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学术界争论较大。韩非认为是老聃，司马迁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后来很少有人从后说。学术界一般认为老子就是老聃。现存《老子》的版本，以帛书甲、乙本为最早。此外，还有许多版本流传。据统计，石刻十四种，以唐太宗时虞世南校写的石刻《老子》为最古，唐中宗景龙二年（七〇八）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次之。唐写本《老子》残卷，散见于各地保存的敦煌经卷中，为数颇多。木刻以宋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为早，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有影印本。明《正统道藏》搜集《道德经》本文及汉、魏、唐、宋、金、元、明注本，总计有四十一种之多。历代解老、释老子不下千百家，其中最著名的有：战国末的韩非《解老》、《喻老》；汉代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魏晋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何晏《老子道德论》；唐代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宋代道士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王安石《老子注》（已佚）；明代焦竑《老子翼》；清代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近现代有朱谦之《老子校释》、高亨《老子正诂》、任继愈《老子今译》等。《老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以它为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和

儒家对立的道家学派。在国际上被译成多种文字。

基本观点

道家哲学首先摆脱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基本上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

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解放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前者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后者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道教标榜老子与《道德经》，乃出于道教本身和三教对抗形势的需要。因为道教的思想理论渊源『杂而多端』，需要象《道德经》中那样的『道』来加以概括。而老子善摄生者无死地的长生思想以及传说中老子的高寿（『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与道教修道成仙之旨又相吻合。加以秦汉以后，老子被尊为圣哲，受人尊敬，汉初又与黄帝并列，合称『黄老』，地位极高。复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位在孔子之上；『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似犹佛教之始祖。在三教对抗中，崇拜老子，有

助于道教同佛、儒相抗衡。历代帝王对神化的老子，或立庙祀奉，或加尊号册封，其中尤以唐代为甚。唐太宗诏称『朕之本系出于柱史』，唐玄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其后一再加封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宋真宗继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老子的生平和思想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也就是说，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老子说的这句名言，是很很有道理的。

老子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之一。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历来有争论。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给他写的一个简单的传记来看，他是春秋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是人们对他的称呼，『老』是年高德重的意思，『子』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他的生卒年月不详。

老子做过周朝的『守藏室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或历史博物馆馆长），所以他谙于掌故，熟于礼制，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有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西元前五二〇年，周王室发生争夺王位的内战，这年四月，周景王卒，大夫刘耿立王子猛为悼王。王子朝杀悼王自立。晋人攻王子朝，立王子匄为敬王。这次内战达五年之久，西元前五一六年，王子朝失败，席卷周室典籍，逃奔楚国；老子所掌握的图书亦被带走。于是，老子遂被罢免

而归居。形势的变化，使老子的地位发生变化，使他的思想起了大转变，由守礼转向反礼。老子由于身受奴隶主贵族当权者的迫害，为了避免祸害，不得不『自隐无名』，流落四方，后来，他西行去秦国。经过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时，关令尹喜知道老子将远走隐去，便请老子留言。于是老子写下了五千字的《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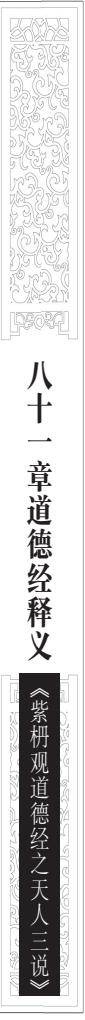
相传老子出关时，骑着青牛飘然而去。老子的思想主张，大都保存在《老子》一书中。《老子》共八十一章，分上下两篇，共五千多字。因为它所讲的是道与德的问题，后来人们又称它为《老子·道德经》。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老子》一书，并不是老子的原着，因有战国时人增益的文字，但其中的主要思想却是属于老子的。《老子》一书，文词简短，艰深难懂，因此后人作了许多注解。最通行的有西汉时道学家河上公（姓名不详）注，三国时魏国哲学家王弼注，还有清朝时魏源的《老子本义》，等等。

下面我们就通过《老子·道德经》，来了解老子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是我国第一个力图从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而不求助于超自然的主宰——天帝的意志的哲学家。在老子之前，人们以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有神在统治着，最高的神就是天，又称天帝。这种观念，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才开始了变化。老子就是较早的从哲学方面有意识地、明确地否认天帝的思想家。他在《周易》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道论》的中心思想是：『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他说：『道是万物之母』。

《卷之上纯阳真人（吕祖）释义》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乃混元未剖之际，阴阳未分之时，无天地以合象，无日月以合明，无阴阳以合气，无造化以合其道，者是个道字。**可道**：心可道其妙，而口难道其微，谓之可道。道不可须臾离，而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者是可道底。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如此之玄，非空于玄，而实有玄之之妙，如此光景，岂是口可道，只可心领会，而心可道。**非常道**：是心可道之道，非寻常日用五伦之道，非治国安之道，非天地化生之道，非阴阳顺逆之道，者个道，岂是有作有为寻常之道，故曰非常道。**名**：何谓是名？无动无形，无机无化，无极无虚，无空无相，者就是名。名不知其为名，故名也。**可名**：是心名其名，难谓口可名其名。心领神会，可名其名，谓之可名。非常名：是心之名，非有形有相之名。虚中虚，空中空，虚中有实，空中有相，只可意取，不可声名；非口名其名，非一切有影有响之常名也。连有影有响，算不得此名，而况有实具者乎。只在先天中求先天，者就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了。连先天中

之先天，还算不得道名二字，就是强为道为名，只是不开口，者就是道之可道，名之可名。此二句，方是《道德经》老子之意，方说得其奥旨，者才是非常道，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天地之始，是混元纯一不杂，一团低性中之性，为之始。连天地也在后生，连阴阳也在后剖，那时节，才是无为之始，天地二字都合不上，者是太上恐后人不知所以然，强安天地二字在此句之中。既无名之始，何尝有天地之形；既有天地，又何为无名之始。此天地二字，要另看。那时节，有天地之性存于中，而无天无地之形，者就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者个万物，在外讲，就是天地化生之道，夫妻，父子，君臣，朋友，化育之理，在内讲，体道乃得此中之根本，现如意之光，珊瑚，玛瑙，珍珠，宝石之相，要在一母字上求，方有万物，者是个性中有为万物之母，者是个实中求虚而虚中返实底景象，也说不出有为万物之母妙处。要体此道，体此名，方知母之奥妙，此正是有为万物之母了，俱是个虚灵中景象，是个有名底万物，从混元之母而生，故曰**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因有母而化生出万物，才道一个故字，因故，而实中逸生出一个虚无底境界，故吾常无欲以观其妙。不从万物中来，安得从万物中而观妙，者就是虑而后能得。那个莫显乎微，又得那个莫见乎隐，者才是个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到此率性底地步，吾故能常常无欲以观吾道之妙，故曰**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微非耳目口鼻之微，乃生死存亡出入必游之微，所关甚重，所系非轻。此其微也，吾若有欲，而身不得道之妙，从世欲中出入，此亦微之门也。吾若无欲，而心领神会，得道之妙，皆从此道之妙，而求其道妙之微，任其出入关闭，皆由于我，而不由于微之督令，自专之楷柄，者就是在明明德，而止于至善之道，吾方能常常去有欲之心，以观吾道之微。此微字从母字中来，上妙字从始字中出，总是元始之其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生，而无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善：是善能达道者，方能知善；那不达道者，安得能知善。既不知善，那**不善**从此斯生已。美善是知其微，美之为美，善之为善，是到了知微底虚静处，再加潜修，恶与不善，俱化于为美，为善，就知极美之妙，极善之妙，美不知斯恶，善亦不知斯不善，到了美而知其极美，到了善而知其极善，如此抱道，故知其**有无相生**，是阴阳反复之理，一定而不可移。人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生，而无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天下皆知：是抱道之人皆知，非寻常人皆知，要体认此理。**美**：是到了美处。**为美**：是到了极美处。到尽头田地，若知静而知美，不知静而不知美，既不知静，而安得知美，既不知美，而恶从此斯生已。**善之为善**：是善能达道者，方能知善；那不达道者，安得能知善。既不知善，那**不善**从此斯生已。

稟无中生有而来，亦此抱道。有中而反无，方知尽善尽美。美善不知，是有无相克；尽其善，尽其美，故有无相生。吁嗟乎！大道之难，钢坚石固，成之亦易，**难**也得到，**易**也得到，同到彼岸，岂不**相成**。大道无一，岂不**相形**，有何**长短**。正人行邪，邪亦入正；邪人行正，正亦入邪。何患长短傍正底路。**高下相倾**：是水往下，高也到此，下也到此，没有有二底法门。**音声相和**：是抱道者，彼唱此和，此唱彼和，言其意相和，同怀至道，**前后相随而不离**也。如此怀道底**圣人**，方以**无为**而处事，心领神会，而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离**我规矩之中，万物生于无为，又何尝有中生万物。春到，动植自生，不假作为，就如人到静，种子自现，又尝有作为。自生而不知其生，故**生而不有**。此有名无质之秘物，方能自知其美而争美，自知其善而争善。若为方知其有美有善，既性中**为**到有万物时，**而不可恃**其有；有了方得，得后**功才成**。成其一，而**无所以居**之，是混其体，而无其质，既无其质，就无所以可居；既无可居，**夫惟弗居**，一得永得，是以**不去**。此养自己元神，而居无为之境，生于不有之时，方能知其尽美尽善，故有无相生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相成，相形，相倾，相和，相随之景象。是以圣人方能处无为事，行不言之教。如此无为不言，万物方能现象，不离混之中。故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此弗居，是以才养得吾身而弗去，使天下养身者，不得外于此。

不尚贤章第三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

无不治。

此章安炉立鼎底说话。**不尚贤**，不礼有德之士，此是外说。内说，不亲于外，而惟知有内。外若尚贤，而民就有争竞之端；内若尚贤，而心就生人我之念。内外不尚贤，**民争就息**。我若不生，者争心无河可法，惟不尚治之，**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难得之货，是稀奇之物，人见即生贪心，岂不怀盜心，此外讲也。内讲是目内观，无着于物，我之贪心从何染物，故不为外欲，盜念就无因物而生。世之财物，人人爱底，一见即欲；**不见可欲**，人之心就不**乱**了。我无见，我就无欲，使我内顾之心，无驰于外，守惟精惟一，只知有道，而不知有欲。如此，**是以圣人之治**，苟能不争不为盜，方能降伏其心，使猿马不外驰，不生欲；若是，才得**虚其心**，能虚心，只知饱食暖衣，除此之外，不生一点杂念，**实我之腹，弱我争盜之志，强我体而守我鼎**，养后天之药，以补我先天之灵，**常常使我无知无欲**，存一念于静中，故**不敢为争为盜**，以乱我之心，以作无之道。若有为，民就有争，有盜，有乱之心，从此而生。若以法度治他，在治之时，其争盜之心不敢起，过治之时，依旧复萌。惟**为无为**，不但争盜乱之心起，而且不萌。若如是，不但民可治，而大道亦可以成矣。惟无为，则**无不治**。痛也夫，养心之要，煌煌于章句之中，胡不勉勉而参考，外治民而内立鼎，以生坚固之心，遇火不避，遇水不回，立焚立溺，就死而不生退心。如此，方能造道，不辜负吾辈讲五千言之秘要。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

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此乃见道之实。知其味，得其理，充塞乎天地，饱昧乎己身，故冲满于体，而用之穷。已知有道，而不可满，一满，而其得妙有，几不能已精而益求其精，已妙而益求其妙。守道不盈，则知渊源之妙，方明道之宗旨，而知万物之本源，此大圣人方能稍有盈则溢，或者有坚其志，不至于盈，而方能造到大圣人。知宗，知万物者也，岂不渊乎。到此一步，不可效子路之勇进，得勇而退心易生，勇进则用于心，使心劳而退念出。效颜子之默，不用于心而用于神，故锐锋而自挫，不知有锐，亦不知挫锐之心，其外之纷不能入，外纷不入，不待解而纷自无。不外于默，一默，诸纷不能乱我之神，扰我之神，分我之心，散我之气，耗我之精，不乱不扰，不分不散不耗，如此性光方现。使我静内生光，才能知其妙，明其理，方得深入其奥，冲而用之，到冲底地步，才叫作和；人炼形如地静寂不动，才叫作同其尘。尘，土也。地属坤，乃炼坤之质，从阴中求出阳明之象，现而为光，光生则坤静，坤静则湛兮而成道，道非无无而若存焉。婴儿一现，我不知是谁之子，在杳冥之中，我不知有我，而安知辨别其子。帝，我也。要返于一来之际，而复我本来面目，归于无始之先，合道以为我，合我以为道，才叫作道冲而用之。嘻嗟夫！子等学道者，要饱昧乎身心，养浩然之气，而充塞乎天地，不盈乎志，不挫其锐，不解其纷，无锋不挫，无纷可解，到其同尘之寂静，而知性光之冲和，道不知为道，子不知为子，那时节，子不欲会吾，吾欲会子耳。同其声，同其应，子是吾耶？吾是子耶？总不道冲而用之。吾与子也，者景象，知道之妙，明道之理，深入于道之奥，不但吾与子，而充塞乎天地之外者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此章是用默以归于不言，而心神领会其至道之妙。用意如茧，止存其性而不知其身。天地乃至高至厚，居无德之体，恩泽布于万物；而无施仁之心。不仁：是天地无容心，以仁施化育之德，不有形迹，是上德不德，上仁不仁。不仁处，正是为至仁也。天地以不仁长存，修身之圣人，效天地之不仁，运化育于一身，百姓指一身而言之，非他，是我之意也。身为国，心为君，意为民。心以无为化身，意以无为守法，如此是仁也。冥冥之中，不见施仁，是圣人效天地上仁不仁处而修己，故乃以百姓为天地之刍狗。天地不仁，无声无臭，高也明也，博也厚也，此天地之仁也，而万物感之，不见其仁，此所以不仁处，而仁大矣；此所以不见仁，而仁宏矣。此是天地之修，亦是天之橐钥。为天地尚以无为橐钥，为人修身，可不效天地以无而为橐钥？天地之间，无何以修省，其犹橐钥，而以无为为之乎。是以修身，用虚而不屈，强为之名，用虚以修省，领虚之美，得虚之妙，无处强名，无处强道，虚之极而动方生，一动愈出，美而愈知其妙，到此难言矣。多言而无可言，故数穷，不如知我之美，会我之妙，抱我至中至道，而守我冥忘之理，常存真一之气，以乐天真，岂不谓圣人修身，效天地不仁也哉！虚之理妙矣，天地之不仁，仁矣，玄玄乎至大至刚也。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此章是体道之实，知道之微，用道之妙。登道之岸，从虚而入，根上章而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者是谷神之源。譬如山，四面皆是耸岭，中是深谷，落叶闻声。人身上下皆实，惟中常虚，将谷譬言之，山谷闻声，乃山之虚神耳。山有虚神，故千万年无更变之端；百骸，皆是无用。若有嗜欲，虚灵就被他埋没，终日用心，劳碌于外，神从耳目口鼻舌身意散尽，安得不死。若求不死，须问灵神。灵神所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在虚灵不昧，一点真性之中。近学者不知说出多少落地，上降下升，用性光会合，黄姬牵引，为坎离交参，一点金液，发于玄牝。玄牝生芽，方得性命归宗，乐于冥忘之间，从吾性中见出，是不昧之性，非气质之性。要点下落，须遇高人，高人指点，如梦初觉，如醉方醒，得来不费半之钱。若求库藏无处觅，非他言难易相生。不可求轻得，玄牝之门，在空谷之中，视之不见，胆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无声无臭之间，铅汞合一，方知下着。此理深渊，似日月运行，东出沧海，西没穷谷，昼夜反复，无息而住。此理即是身中下落，水中取金，火中采木，金木相并，譬如月感日精而光生，日返月华而晦出，俱是造化之气所感，身中岂无真一之气而生。上不上，下不下，中不中，在杳冥之中，而生真一之气，引上接下而归黄庭。此庭之名，亦是多了，才叫作天地之根，要随甲子周流，去而复返，返而复去；身中要金木升降，离而合，合而离。离合之妙，在于真一之中。真一之源，在于一点性光之内。性光之居，在于虚灵之中。虚灵之神，在于空谷之间。空谷之处，在于幻身之中。幻身常无，神乃不坏，此所以天长地久。圣人合天地而长存，只是无私心于物，存无声无臭于身其真乃成。

得一。神一，而性命方来朝宗。性命合，而魂魄潜迹，收来入神，方能雪光。雪光一出，便是慧照。慧照无间，才是绵绵若存，使之不穷，用之不竭，才如山谷常静而存神，是谓绵绵。若用心存，就不是了，要似若闻耳。勤字莫作勤苦上看，此勤是绵绵不绝之意。用之不勤，是无穷无尽之妙，而无刻暇，是体我之道，乐我之妙，岂不绵绵而用之无穷。人生在天地间，返天地之化工而成真，抱真以合天地，人之玄牝，是天地之根，天地之根，亦是人之玄牝，总不过要人明天地之理以修道，返道以合天地，方是谷神不死章之旨。

天长地久章第七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章因秉公而无私存，听其物之消长，随其生也，杀也，无容心于物，以静治之。天之职盖，地之载，以无声而生，故能长且久，在于不自生。是以圣人体天地而修吾身，生以静御气，后以精养身；无身不成道，有身不归真。先以静而抱真，后以后天而养身，才是后其身而身外之身方得。先外我之假身，而存我之真形，无他，乃一静而存，无私于物耶。天地以无私而开，人以无私而合。天地无容心以感万物，圣人效天地亦无容心，而抱全真。总不过要人合天地，天地以清虚之气而转周，圣人以清虚之气而运动，天地能长久，圣人法天地，不能长存，无是理也。故能成我无私之私，以静而守我真形，待天地反复之时，而我之真形无坏，此所以天长地久。圣人合天地而长存，只是无私心于物，存无声无臭于身其真乃成。

上善曰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机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惟不争，故无尤。

此章要人修道若水。水乃无心之物。善字，百福之根。**上善**底，无事不无规矩，诸事无外感应。水滋物，无容心，**人所恶**底污秽之地，而水不争。内功用水而**若水**，如是故**不争**，

者等人，可**几近于至道**也。下七句有两说：外说，人能持善，不择善地，而地善也。人善地善，岂身不安乎。内说，心存善而心公，一公，心渊于海，而无物不容。心善，方能人善地善。七句中在心字。与善仁，他本改作此人字看，吾不然。与：普也。心存善，为政必化而治矣，百姓无不瞻仰；心存善，作事无不中节；心存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动无不合时。如此，夫惟若水之不争，故无尤。**居善地**，则心安。**心善渊**，则神定；**与善仁**，则义存；**言善信**，则志立；**政善治**，则化普；**事善能**，则无惑；**动善时**，则天命知，若是可近于道矣，此外说也。内说，心正意诚，即是善字总领，水是圆通底，修道如水之圆通，正诚圆通，无道不成。水乃养命之源，水升火降，聚则结为金液，散则无处不周，如滋养万物一般，虽污秽之所，无不沾之地，乃绛宅。一善则身外之身，处而安之。存正诚，则心渊而冥之；存正诚，则意中意，周流用之而不穷；存正诚，我之魂魄，无不为我之治，合之而成真种子。一有性中景象，乃吾之事也，惟我能知，他人安能。存正诚，入于冥忘，性发而后行动，方知命归根。此其时也，要圆通若水，可动则动，可静则静，善能正诚圆通，动静方得随时，无人无我，安得有争。夫惟不争，几成于道，故无尤。无尤若水，方能上善，方得如

此，通道之不浮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贻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修身之要，要人有道而不自满，持真而无骄心。入性之后，任其自然，在冥忘中，不知其有，如是乃得道之士。初入道门，有此数病：**持**：是有了，勇猛向前，不知进退，故至于盈。**一盈**，不知其住火，而使其盈，**不如不修**。此句上合其天，而同天之虚无，体无始之真，只是中和以修之，方成久持之功，而无漏泄。**锐**，乃趋进之心，及不可持，其心**揣**之而无保，因锐也。**富贵**，乃涵养之功，用之无穷，取之不竭；若**骄**之，前若水之功，岂不自养，而安能成无极之道，合我本来面目，故使我常常绵悟。而丹之液，**金**也，**玉**也，久在虚气之中，故守之，得其常存，少有骄心，则不能**守**，而泄元一炁，世辞之矣。要久守，除非不盈，能保能守，不致于漏其真，泄其元，一混合其天，不外中和之旨。

载营魄章第十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专气致柔，能婴儿。涤除玄览，能无疵。爱民治国，能无为。天门开阖，能为雌。明白四达，能无知。生之，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此章体道之实。周徧内外，使魄成真，一团性光内照，无中寻有，以乐天真，抱真一
道，而永住黄房。如婴儿，无知无识田地，返其太无之始，以涤除障魔，保我无极大道，
以合天地，方得爱我真一之元，治复我身心，并一切凡想，无放于外，才能开其天门，闭其
地户，以养我一团太和之气，上合天之清浮，下合地之重浊，中澄我之身心。不空我本来面
目，方得自明其明，自复其复，一点阳神，周徧六合，通天达地，无所不照，无处不普，才
为真人。于是生之气，蓄之神，生气于无为之中，冥冥忘忘，为之而不恃，其可道之道，可
名之名，故长生，而天地神明，所以玄之又玄，无处主宰于我，是谓玄德。不由天，不由
命，而由我一点道心。谁能似此全德，全玄，而不改初心，岂非神也，岂非神也，仙也。

三十辐章第十一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
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此章要人外静而内动者也。车乃载重，腹内轮转之物。从举步至千万里，其形稳若泰山
而无可撼，听其腹之转动，若周天移星换宿，周而复始。此阴阳变化之枢机，而车不知己之
动，随轮之转也。埏埴，乃土之平，而无造作之功，听其自然，随人之造作以为器，借水火
以成形。室乃人之居，若不闻牖，其室不明。三者，车不知为车，听其辐也；埏埴不知其
为埏埴，听其器也；室不知为室，听真牖也。辐乃车之黄庭，器乃埏埴之黄庭，牖乃室之
黄庭。车无辐不行，埏埴无器不用，室无牖不明，人无中宫不生。辐坏车敝，器坏埏埴亡，
牖坏室崩，中宫坏气断。车修辐，埏埴修其器，室修其牖，人修其中宫。此四者，当无以为
过要人留气而心者也。

车，为器，为室，为人。既无为，将何修之。故有之以为利，有利必死。无之以为用，无用
必生。此乃修身之譬，修真之要端也。隨气之生，无隨心之死也。益身仙心旺躯死，总不
过要人留气而心者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
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此章教人触物不着，一心内守，一心内听，收神，收身，收心，收意。五色：是内五
脏。五音：是内五行中药物。驰骋田猎：是内五朝元。难得之货：是内
一点灵明。圣人为腹不为目：是内观外不着。五色虽言外，而其意在内。凡人順行，外着五
色，天目闭而凡目开，岂不盲乎。内和五脏，使真一柔顺，不染邪气，而如天中五岳，立极
阴阳，亿万年不朽。五岳之气，和而上升，与太和交合，故不販常存。土中生水而滋養，流
通万国，此要緊之脉。如人五脏，不使其枯，常潤其中，脉絡周流偏身，脉清則氣和，氣和
則道立，道立則基地固，基地固則外色彩。一彩則世之五色，一毫不着，二目光明，豈能盲
我手？目乃神之門，門戶高大，神守其宅，魔豈能入？魔既不入，神明內聽，則五声了我之
明，不向外驰，而炁方得來朝。天一朝，酸甜苦辣，吾自啖之，豈他人得知，實實得其中
奧味，任其金木來交，五行聚合，方產紫英。其貨一得，聖人只知有內，忘其軀壳，豈有目
于外，耳于外，口于外，心于外，行于妨乎？听而不知其声，食而不知其味，到无声无臭
时，色岂能着我目乎？声岂能听我耳乎？味岂能隨我口乎？驰骋田猎，豈能亂我心乎？奇珍

异宝，难得之货，岂能动我念乎？修真之子，一心内守，外判阴阳，静体无极，返混元于我腹之中，出其身于太虚之上，故去彼之色音昧驰骋田猎难得之货，而取此中之色音昧驰骋田猎难得之货，静中生之育之，养我之清气，助我之灵根，守我之神明，出我之真身，以我合天，以我合全，以我之道而同太空，总从为腹而不为目，方得取真一之性，而生其命。就是天上仙子，不过是断外接内四字，以归于空，从空中返有，日月合明，而成其道。道之成，在于目耳心三字。三者聚而成道，散而成鬼，可不慎乎！叹其人为此而丧，守此而生，聚此而成。诸子勉之慎之。

宠辱章第十三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辱若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为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乃可以托天下。

此章要人得失如一，不为此所着。外说荣华为宠，患难为辱。内说无为为宠，有为为辱。深一步说，得灵为宠，失灵为辱，我从空里得来，孜孜汲汲，惟恐有失，常以惊为念，我道日长而无消化之日，若遇无知，授之作为，是吾辱也。要我洗涤参考，惶惶然速归正道，若无惊心，沈于苦海，要常存惊，渐归正去邪，此讲人之自盲。吾今日开光，再讲内功，宠辱。要存真内照，见我本来，是我宠也；惟恐毫厘之差，常存若惊。灵性倘有一念之差，是我辱也。凡人有宠必有辱，惟惊字守之。此惊非怕也。一念不动是惊，一物不动是惊，空中显相是惊，光中霹雳是惊，有有中无是惊，虚灵不昧是惊，惊难尽述。如此若惊，有宠而

无辱也。贵大患若身：有身就有患，无患亦无身；患乃身中出，身从患中生。一静之后，丝毫不运用，是吾患也。崩鼎者，一患也；痰绝者，二患也；火炎无水者，三患也；四肢不动者，四患也；目眩而无光者，五患也；气不接者，六患也；口不能言者，七患也；五脏炎枯者，八患也；有骨无肉者，九患也；不明大道者，十患也。此患皆从后天之身而来，亦从重命而来；若轻命，轻后天之身，惟重先天身，患从何来？有为患生，无为患绝。贵大患者，是重命入邪之人。人重命，方去修，不管邪正，死死下功，为重命怕死，谁知死期更速。重性轻命，方得无患。命中不得性，性里常生命，故若惊若身，而贵我真全之理。倘有察处，以若惊而守若身。何谓宠辱，辱为下：元海枯竭，故先天不生，是辱也。后天作而补先天，是宠也。得真灵若惊，失本来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所以有大患者，为后天身耳。及吾存先天之身，而无后天之身，吾何患之有。贵以先天之身为天下者，则可以寄其身，而塞于天下。爱吾先天之身为天下者，乃可托虚灵之身于天下，是存道身，外凡身。如此宠其身而无辱于身，无患于身，方是清静常存之道，而无入邪之心。此是修真至妙，愿学者勉焉。

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为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为恍忽。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此章是知道不可以色声力求之者也。道本无见，不可色求；道本无闻，不可声求；道本

无得，不可力求。道之渺矣，岂能见乎，惟夷夷然自见；道之奥矣，岂能闻乎，惟希希然自闻；道之玄矣，岂能得乎，惟微微然自得。三者，合于天而全于人，不可诘之而穷其理。见于内，闻于内，得于内，精一而见，气一而闻，神一而得，方为混一。其上皦，瞻之莫知其高；其下昧，俯之莫知其渊，言其难闻，难得之道。上达于天，下达于地，中合于人。要体此理，究其奥，通其玄，会其无中之有，三家合混初之体，如痴中知痴，醉中知醉，方乃见乃闻复乃得。绳绳然而专心精至，不落顽空；才有真象出现，是为无状之状，无家之象。本真一出。聚则成形，散则成气；何有实状，何有实象，故此不着若是，方为恍忽。到杳杳，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玄不知其玄，道不知何道，强名不见合，是为真道。今之人，口虽言而身未体也，就虽体，不过劳意而苦其形，是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倘或苟能知古人，体元始之初以修身，如是者，乃见乃闻乃得，是谓修道之网纪，能时时如是，刻刻体此，方能如天之清，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松柏之茂，如南山之寿。如此无强之道，何不体此而黾勉行之。道在不动，道在不行，道在不言，道在不目，道在不心，道在不意，道在不知；知内寻知，息内寻息，意内寻意，心内寻心，耳内寻耳，目内寻目，言内寻言，行内寻行，动内寻动。苟如是，皆可上冲。

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惟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若客，涣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此章是借古之修者儆后之人。古之人从实，无穿凿；今之人从精庄妙严，以作外相。上古修者善士，小心谨慎，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微者，道之幽深，故不可识。妙者，道之精粹，不可识。玄者，道之难穷，不可识。通者，道之广博，无所不通，不可识。此四者，体道者，能搜微，究妙，悟玄，通偏三界，内外无一不烛，言道微妙玄通，入定内，细细觉察，方得通达。外说达天下，内说达全神之灵，使他暗里珠明，光透百骸，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故无可识，故不识。容者道之体，本来无容，强名为容。豫者，是我虚中用虚，如冬川不可涉，如涉川一样兢惕，方得不漏，稍放，就不能生。犹兮若畏四邻，此乃澄静本根，致生不测，保身之要也。敦兮其若朴，不尚雕凿，素其玄风，不可搬运身心，存澄静为用，体元始之理，行元始之事，以神归元始，以气合元始，以身化元始，以心意混元始，皆成一炁之朴。旷兮其若谷，广旷虚中，若太虚之体，为一大窍，任其鸟兔东西，炁合自融，放肆。方守静，到底澄清，涣若冰将释，入静大定时，如履春冰一般，防其惊异，恐走失灵根，致生不测，保身之要也。敦兮其若朴，不尚雕凿，素其玄风，不可搬运身心，存澄静为用，体元始之理，行元始之事，以神归元始，以气合元始，以身化元始，以心意混元始，皆成一炁之朴。旷兮其若谷，广旷虚中，若太虚之体，为一大窍，任其鸟兔东西，炁合自融，存灵守真，归中乃得，是我举动之灵，归于空谷。浑兮其若浊，本来混一，灰心乃灵。从灵中炁合，复浑，又从浑中求明，到此明处，人以为浊，惟我独清，任以马牛呼之，只自固真一，返其当来，以脱尸骸，方能解脱，不使鬼神专权，惟我自主，始见真神。是内清而外若浊，以遮凡尘俗目，此隐圣故耳。如此难妙，孰能似古善士者，浊内求清，清中更澄，要时时徐行，弗得贪求，如此清矣。孰能似善士安身心，久久如一，体本末终始，先后不改，如初，方似古善士。如此修行，乃可以近道，而生定静虑得之妙。后之学者，逐一遵行，才有所明，德新民之奥理，率性以近其道，尽性以生其道，才叫做致中和，合天地以育万物，不过是

安之久而生，静之极而生，者是个无中有了。从前一一体，如冰，如邻，如客，如浊，如川，如古善士，方能保此道。保此道者，守中无盈，不盈难溢。倘有妄生，盈乃克生，夫惟不盈，是以能敝其形，敝其心，敝其意，方乃成焉。要人小心渐进，无妄无退，方得学古之善士，行精一无二之功，乃得全真，是以借古人而儆后学者也。

致虚极章第十六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地道乃久，没身不殆。

此章是逐径之妙，一层深一层，一节玄一节，要人层层通透，节节光明。致虚极，何也？虚从何来？从空里来。何谓极？彻底清为极。何谓致虚极？身心放下为致，身心窈忘为致虚极。何谓静？丝毫不挂为静。何谓笃？纯粹精一为笃。何谓守？专一不杂为守。何谓万物？虚中实，无中有，为万物。何谓并作？皆归于一，为并作。何谓吾？灵中一点是吾也。何谓观其复？内照本来。何谓以？得其神而返当来。何谓物芸芸？诸气朝宗，物来朝宗。暖烘烘，蒸就一点神光。何谓各归其根？是从无而生，虚而育，打成一块纯阳，常住于中。何谓归根曰静？是有中复无，实内从虚。静者，太和之气，天地之灵，是静也。何谓复命？返其元始，是命也；觉其本来，是命也。虚空霹雳，就是婴儿落地一声，是命也。人得此生，仙得此道。何谓常？得之曰常。何谓知常曰明？明得者个。是明。明此理，通此理，参此玄，得此道。何谓不知常？不明者个，是不知。何谓凶？不知其静，不知静理求玄，动中求之，有何殆也，是以为殆，妙哉斯明矣。

生，有里着手，故凶也。既不知静，又得知动，知有此动此有，从静生者吉；从动里寻有，有中取动，安得不凶。谓何**知常曰容**？知常静之妙，知静里常动之微，静中动，无所不通，无物不容，言其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微也，妙也，巍巍乎，焕乎其有道也，就知儒经云：「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的。」又如子思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如颜子有云：「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又如孟子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又如释典云：「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又如大法王云：「不出不入」。此皆容也。何谓**公**？无人无我，无声无臭，普照万方，惟澄而矣。何谓王？一澄乃公，公得其旨，统领诸虚，归于密室，湛寂无为，是为王也。何谓天？金木交并，湛寂真神，无微妄，无微无，无虚中之物，合阴阳之炁，按五行之虚，得看天地之和，体清虚之妙，得无极之真，是一天也。何谓**道**？静如清虚，彻底澄清，是为玄。玄之为玄，是为道也。道本无名，借道言真，返之混沌之初，无言可言，无道可道，是为道也。何谓**久**？无言无道，是久也。何谓**没身不殆**？既无言无道，身何有也，无有何殆也，是以为殆，妙哉斯明矣。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今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此章大旨在于何处？在清欲，澄心。何谓太上？澄静后返之于纯，合元始之初，谓之太上。何谓下知有之？诸气不生，神凝之后，众皆归宗，谓之下知；凝结于内，谓之有之。

下，乃诸宗也。既知有之，其性鎔也；既鎔，**亲之誉之**，何也？要刻刻防之。亲也，惟恐有失，关闭来亲誉也。要我含太和以养之，存极静以铸之。铸剑之要，全在忘中得，静中采，采中忘，是亲也，誉也。既亲之誉之，何故又**畏之**，何也？我不惊恪，恐入于顽空，其空一顽，鼎翻火散，其害不少。是以畏存之。既存畏，又**侮之**，何也？稍有不纯，其药爆现，侮我之灵，神即分散，是侮也。敬谨固守，养其真静，纯粹精一，抱云合虚，不令其侮，此真趣味，**信犹不足**，焉有不信而动者乎！既静而信之，又**贵言之**，何也？我以笃信真静，犹若无言而守也。是无言也，犹之乎贵言一般。何为**功成事遂**？驷龙得珠，岂不谓功成？彩凤得珍，岂不谓事遂？如是诸脉归宗，情性为一，俱合太和，以无为而使之然也，皆谓之曰我得之自然而已哉！

大道废章第十八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此章大竟何说？此说功到方见妙。何谓**大道**，默默无言，静极无知，谓之大道。无往不是道，又何废也？不废，不为道；**废尽**，乃为无极。既废，为何仁义有？废到不识处，诸脉络循规蹈矩，一朝元，不待勉强而来。不言即仁也，不为即义也。不言不为，合成一处，其中若有仁有义存焉。以无为，其德含容，其量恢廓，岂不**有仁义**存于中。何谓**智慧出，有大伪**？炼己以愚，修行以痴，方得成丹。苟有智慧加之作为，用心用意，勉强胡行，诸魔不侵，诸障不出，何伪之有。若炼得愚痴，不识不知，是亦伪也。人身是假，人神是真，有大伪，去其身而留神，谓之大伪。何为**六亲**？眼耳鼻舌心意。何为**不和**？不见，不听，不臭，

不味，死心忘意，谓之不和。既不和，又何有孝慈？孝者顺也，慈者爱也。顺性爱灵，返天之根，天根既得，子孝母慈，和合骨肉，母抱其子，子伏其母，是谓**有孝慈**。何谓**国家**？返身心是也，虚中亦是也，性命又是也。何谓**昏乱**？意不定，入世而昏；心不定，逐境而乱。尘欲内集，昏乱吾中，气性不断，先天性不生而昏，凡命不惜，真炁绝而乱。身心定，虚中静，性命应，定静应，元神庆。昏于中，取于外，外乱内昏，金木相亲；外昏内乱，水火相并。昏者冥也，乱者交也。一冥一交，神仙之道。何为**有忠臣**？忠臣是意安也。精中华，皓中白，交而纯粹，合而杳冥，复神于中，内合天形，是为忠臣。

绝圣弃智章第十九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以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此章申言何也？恐人易看，不留心穷究，故复按也。请其旨，要人到上德不德，情欲尘心，一毫不着，希圣希贤念头，一毫不染，尽忠尽孝底意思，都不存毫厘之念，到无为地步，是此旨也。何为**绝圣**？忘神入太虚。何谓**弃智**？忘忘于空。何谓**民利百倍**？无为后，诸气化淳，听其自然，谓之民利百倍。何谓**绝仁**？冥中更冥。何谓**弃义**？除意归仁。何谓**民复孝慈**？入无为，到了捉摸处，不知已快，不知已乐，听其化生，谓之民复孝慈。何谓**绝巧**？不自作了然而生枝叶，恐聪明反被聪明误。何为奔利？不生贪求，恐求盈而反溢也。何为**盗贼无有**？不聪明，不求盈，而无害生，谓之盗贼无有。何为**此三者**？虚空灵是也。何为**以为文**？不粉饰造作，自作聪明，而求盈。何为**不足故令有所属**？以中求中，为之不足。以中求

中，不盈不溢，常常冥忘，不待去求，而自令有所归。何为见素？不彩之文之。何为抱朴？不粉之饰之。何为少私？不贪之求之。何为寡欲？不盈之溢之。总归纯化无育底地步，合于无极之始，反归于空，乃申明上章之意也。

绝学无忧章第二十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畏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若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颺兮似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求食于母。

此章自知玄玄，独落根本，只知有灵，不知有身，又何况人可得而知也。绝学无忧：绝无有之学，抱中而已，岂有忧哉。唯之与阿：惟灵内之根，守纯阳之气，宁无忧之神，与人隔障，可得易闻。欲知之人，而人不知，灵神能去几何？有无相通，呼吸相应，善恶不分。有灵必有神，有神必有灵，善者灵也，恶者神也，相去有何若哉，言其神静生灵，灵彻通神。人之畏，畏性不生，畏命不灵。无虚也，无静也，虚静不极，岂不畏哉。我若虚也虚之极；我若静也静之极；我若极也极之至，又何畏性命之畏哉。上畏字，我有惊醒，终日惕惕。下畏字，是性命，是虚静。荒兮其未央哉：荒，非荒也，一物不着，一丝不罥，无天无地，日月暗明，惟混而已，谓之荒也。其未央，恍忽未生，不知有冥，不识有空，如此境界，有何中央，是未央哉。众人熙熙，若有所得而自快，盈其心，满其志，止于此而已矣。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因盈也，因满也，不知盈满而自害。我独泊兮：我到未央时，不敢苟

且，愈坚其志，愈恒其心，只执于中，连中也不知，是为泊然其未兆。我到未央时，若婴儿之未孩，知识不生，闻见不开，婴不知其婴也。乘乘兮若无所归：婴不知为婴，这时候有何归？看到寂然之境，静到寂寞之乡。众人皆有余：为胜心二字，自满自贪，谓之有余。我独若遗：到一境，灭一境；入一步，杀一步；得一趣，忘一趣，知一妙，自己危微精一，谓之若遗。人到玄玄处，秋毫不贪，飞灰不染，方为若遗。我若遗，愚人之心也。寂然不动，辉煌兮，灿烂于中；冥冥兮，性升于空；沌沌兮，返之混始，归之混沌。俗人昭昭，盈心满志，自以洞然为昭昭也。我归元始之初，神不知为神，气不知为气，虚不知为虚，入于混然。惟昏昏然不识，若未胎婴一样。世人见利敏触，若是秋毫之末，见树而不见林，知梢而不知干，过犹不及，现世之所谓钻关子，找虚位，无所不为其极，无所不施其法，而我独守成默静，不过于求。凡诸世利之事，皆茫然而不入意也，如海之澹澹阔荡，如风之颺颺不停，无起无止，无边无际，炼性命之宗，灭生死之途，则虽众人皆以功利营名为主向，我则若似独修于山中之鄙人，断尘根，了生死，殊不同哉！我独顽且鄙：精粹纯一，谓之鄙也。我独异于人：默默无为，着中不着，异于人而合于天也。混沌合于我，我还归于混沌，谓之异于人，而混沌同也。混沌之内，惟知有中，母乃中也。昏默之中，采先天精华，含养于内，谓之求食于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

知众甫之然哉，比此。

请问此章大旨。此章虚中着，空中生有，自知自觉。涵容养中是谓孔德之容。心不虚，不能容；心不空，不能量。虛空方得应物。道为何物？是先天生底死，炁生道，从道凝为物，人何能使凝中？初然下手，下手处在太虚立基。去人意，住基，合_物，_忽，谓之初进，此一讲也。凡人修道，必先由此，后至_忽。复为鎔金，鎔化养体，如坐大火中，周天云雾，如入冰山，方为_忽；昆仑镇顶，不能力支，方为忽然。_忽，中若有象，见如不見，知知不知，方为真象。_忽中生忽，忽内返_忽，内若_物存，觉如不覺，存如不存，方为真物，既忽中返_忽，_忽中生忽，如影一样，为何有名，吾不改之。因存因有，着定于中，是其名也。去名亦是去害，害去气鎔，名去神化。甫字当作父字看，亦当主字，亦当神字。目不观，目神入矣；耳不闻，耳神收矣；鼻不臭，鼻神凝矣；口不言，诸神聚矣，谓之众甫。诸神聚，其舍有主；诸神化，其气有父；诸神存，其名不去；是为众甫。为众甫，方得若窈若冥，到了窈冥时，才得神化，气结，精凝，而成道如此。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见，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謂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此章是教人纯一不杂，自无骄貪者也。太上之婆心，恐人自骄自貪，常存好胜之心，不自加功，而妄采取，有害清静之道，教人常存不盈不满之意，故以式示之。凡学道者，从而

全，深究太阴之理，从月之三日生阴，三日取阳光方明，故渐加采取，功到自然满盈；曲则渐直，初三，初八，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故望。曲则盈，如月也。枉者，要人纯其精，一其华，精华纯而生，用华不用精，固精采华。洼者，小土塘。水多则盈，要人防溢之害。弊者，弊其采守，去有为之弊，存意中意，太虚中运用生化之理。少者，一丝不着。多者，妄心极用。是去此数件，清之，一之，虚之，极之，是以圣人教人式如此，故举言之。**不自见**：一己之见，亦不以自见为见地者，能相容真境，周参丹法，故明。**不自是故彰**：不以一己之视听。作为标范，亦不自视己之修行，有过他人之特运者，故能彰明一切。**不自伐，故有功**：不以己意之专，以为攻伐他人之过错，故得为人专逞之益。人无矜，故道生。前不自者，默其功，而听其自然来往生化，未勉强用他之功，气聚自生，气烘自化，气融自结，气纯自成，气化自泰，泰后自旋自转，微意一点落于宫中，气后合混沌时，如太虚中一点金星，天水相映，总从不自是**不自矜**中来，是以**不争**。不争者，因不自是自矜，方处不争，到不争时，岂有虚谬哉。深为后人而详说之，因曲枉洼弊少多者六字，总不过要人去有存无，去胜存朴，去贪存实，是以不争而归式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驟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乐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失之。信不足，有不信。此章言其自然，不待作为。希言者，言贵于无，如飘风亦然。倘天心不静，飘风即起，

不能恒耳。如人之功，其铅方起，意即外驰，岂能恒乎。骤雨如人之功，水方来朝，心即他向，火不能降，虽朝无益，如骤雨不终日耳。如此用功，孰谓是先天地，此乃谷之余。**天地尚且不久**，火来水散，水朝火灭，不能合一，天地岂能久乎。人妄采后天，干坤毫无主机。人，乃神也，神岂能返舍，无是理也。**故从事于道**，言静极之功，去有而就无，故从之静，从之无。**道者同于道**，同天地不言太虚之体。**德者同于德**，同天地生化万物之机。**失者同于失**，同天地虚灵不昧，无言无动，而合天地之道。**同于道者**，同生化肃杀之权，如人有动有静，相生相克，与天地无丝毫差谬，**乐自然之道**，故得之。**同于德者**，同天地含弘广大，无不复载，其有容也若此。乐其然之道，故得之。**同其失**，同天地虚灵不昧，风云雷雨，无意而生，无意而散，丝毫不着，如此容静，包罗乾坤，听其自然，合天地，乐我自然，希言之道，故得之。如此合天，**信之犹为不足**，焉有**不信之**理乎，太上教人，不过体天惜已而修，忘得忘失，无容心于物也。

跂者不立 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也。

此章从虚自运，不待勉强。何为**跂者不立**？跂者，是斜身不正，谓之跂，故不立。为何譬跂？意邪心着世欲，猿马不收，何能得静？何故得静？正其心，澄其意，毫无染着，故能得静。何为**跨者不行**？跨者，一脚而立，不能行也。譬此者何也？因人不渐进，知而不行，如独脚而立，岂能久乎，是如敝后学也。不静，安能得起。不虚，讵能得知。人若闻道，不忘得忘失，无容心于物也。

从渐修，焉能成乎？何为**自见者不明**？自有邪见，妄自为是，不规自然，岂通透内学。若有通透，将何求之？似愚似痴，终日默默，不待勉强，自作聪明，不求明而自明也。何为**自是者不彰**？自立偏见，终日妄参，其大道不能彰显，将何求彰。常存不满之心，不生速进之心，终日自足，岂能彰乎。要不自足，虚虚静静，常若蠢然，澄见底，不求彰，功到自见，此彰非外彰彩之意，乃内中运行生化之机，方合太上本旨。何为**自伐者无功**？外说如满山苍槐古柏，樵人日采，山之槐柏，日采不觉，月采年采，渐渐待尽，山之秀气，渐渐消散，久之为一枯山。如人终日目视耳听，口言鼻嗅，身劳神损，气耗精枯，终日不觉，久之如枯山者同。又如人妄相授受，不归清静大道门头，终日或守或放，耗水抑火，每日烧煎，其已不觉，久之亦如枯山同。何为**自矜者不长**？人少静，微有觉意，便生自夸之心，矜心一存，道无渐进，今日如此，终于此而已，因自矜自夸故也，焉有渐进之理，将何得渐进。有恐闻之心，存不足之意，坚之固之，精之一之，再加一笃字，不求长而自长也，如此自然与道合也。何为道合？要如**余食赘行**，人不知以后天余食之气，精心切悟，以为己害，起后天底精心切悟，去静中参悟后天中先天。赘行：是不动貌，心贪身懒之意。既心贪身懒。为何譬道。言如人外不动而外勤于功，就如身懒心贪赘行一般。何为**物或恶之**？物乃灵物也，因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不从自然，不归清静，灵物岂能起乎？若或有恶者然。何为故有道？道乃自然之玄，有道底人不见，不是，不伐，不矜，此为故有道。何为**故有道者**？不跂立，不跨行，从清静自然，不待勉强中而来者，无速进之心，无矜夸之意，入于冥忘，常在虚无之境，而不处见，是，伐，夸，有为之地也，故不处。

有物混成，失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章旨在何处？在一大字。修在何处？结穴在寂寥。混成物是何物？灵明随气而结，空洞之中，混成有质，此质虚象无形，结而成丹，谓之**有物混成**。何为先？何为后？积谷为后，采阴精为后，着意为后，一切有为为后。寂静中生，虚灵中出，空洞中升，无杳中来，无有中见，虚实中成，为之先，皆谓之**先天地而生**。何为先天地？混元中未有天地，而天地性存；未有阴阳，而阴包阳，阳包阴，阴中生阳，阳中生阴，谓之先阴先阳，取而用之，谓之先天地。既有先天地，要寂寥何用？不寂，阴中阳不生；不寥，阳中阴不出。**寂寥**之中，天地生而合一，阴阳聚而泰交。何为**独立不改**？天地不可改，天地为独立，至道为独立。天地不外于道，而况万物乎？谓之不改。何为**周行而不殆**？天旋地转，周流生化，岂有崩坠乎。天地原以一气化成，天中之天，地中之地，天中之地，地中之天，一气混融，出于自然。道乃天地，亦是流行而不殆，天地可殆，而道不能殆也。何为可以为天下母？母者，以气成道。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而万物亦本于道，是以为母。**可以为天下之母**，言其无事，不本于道也。何为**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太上亦不知何为道，言其纯粹精一，至玄至妙，不知为何名，想像自推之曰，字之曰道。何为**强名之曰大**？无往不包，无处不利，通流阴阳，强之曰大。何为**大曰逝**？逝者，无处不周，谓之曰逝。**逝曰远**：远者，天上地下，地道流行，谓之曰远。**远曰反**：反者，天地万物，无不本于道而生，无不归于道而化，谓之曰自然。

反。生无不本于道，化无不归于道，故曰**道大**。何为**天大，地大，王大**？天故大也，天本于道；地故大也，地本于天；王故大也，王本于地。天地王，皆本于道；道故大也，殊不知道亦本于自然。天所以复万物，故曰大；地所以载万物，故曰大；王所以统万物，故曰大；道所以包罗天地万物，故曰大。何为**域中**？域中者，天地万物之主宰，道凝于天，而为天之域中；道凝于地，而为地之域中；道凝于万物，而万物之域中；人能体道，道凝于人，而为人之域中。何为**四大**？天地王道，谓之四大；精气神灵，谓之四大。四大皆空，而道处于中，谓之王处一焉。何为人法，天法，地法？道出于自然，人能自然，如地之静，故常存，谓之**人法地**，地得天之雨露下降，生化之机固结而常存，谓之**地法天**。天禀清虚之气，凝虚于上不动，无为而合道，谓之**天法道**。道本于虚无，常含湛寂之体，听无为之生化，谓之**道法自然**。自然之中，有物混成，感先天地而生，凝寂寥而化，随自然之机，而合混成之道，谓之自然。

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此章教人温和弱体，静动相宜，渐进底意思。重为轻根，是从少而多，从静而动。须性命为重，世事为轻，先去世事之轻为根，从静而为本，根本既固，方能重性命，如人负物，先力寡不能胜，从轻而渐重，方才得胜。人不去世事，安能全性命之重乎？静为躁君，君者，心也。心属火，安得不躁，炼乎静以制之。如负自重，终日坚心清静，行若负重者然。

人能惕惕不忘，清静真一，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而终日不离虚静之机。奈何人君主天下者，以身轻天下，是重末留本，妄想邪见，其国易于倾颓。身者，国也；臣者，气也，气为丹之根。重者，性也；轻者，命也；性为命之本。筑末必先务本，谓之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何也？静者，清而澄；躁者，妄而生。以澄止妄，以静治躁。清者妄息，常澄其心，静处超然若何？静中有奇景异象，虽有荣观处，而以无为化之，澄中虽超然燕处之畅，亦以为治之。奈何万乘之主，何也？奈有血肉而为之主君其国者，此患也。以身轻天下，何也？是形骸之累，又有血肉主宰其身，内不能灰。外不能化，奈何有累于我哉。去心轻身，从无为治国，清静治君，是谓奈何。轻则失臣，何也？君不能以清静化，国不能以无为治，温良恭俭之臣，见其躁君，乱其国，危其邦，安肯出仕，故常隐于海国，而不化行天下，是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何也？君不能以无为治，驰骋田猎，好作为世欲之事，如此昏乱，安得不躁失其静，而君亦以失之，不静有为，为之失也，是谓躁则失君。

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计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此章太上教人随机化育，不待勉强而听自然者也，是一团无中有底景况。何谓善行无辙

迹？善乃人之本性，父母未生之初，就有善性，是一点落根源底时候，未有化育，就有此善，即先天也。行是发生归鼎，先天一来，只可意取，岂有辙迹。若有辙迹，即是采取有为功夫。大道本于自然，谓之善行无辙迹。何为善言无瑕谪？善若言，即有瑕生，即有诡诈。善不言，则瑕玷诡诈，从何而起，方得还自不言，谓之善言；自然谓之无瑕谪。何为善计不用筹策？淳化之民，何用刀兵。不计为善计。气和了，先天即生，何用子午卯酉着意筹策。能善用计者，就不用筹策。何为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不闭，为善闭。何用闭谷道，通三关，开昆仑，从夹脊两关，脐下元海，何窍要开，终日用心用意，去自搬弄，岂不惜哉！善闭者，出自自然，而关窍自然通透，自然光明。着于关键者，而关键沈于渊海；昏昏无着者，虚无之关键。周天为大窍，无有隔障，善闭而无关键，不可开而自开也。何为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不结为善结。着意采来，容心凝结者，不是养性命，是送性命；不是养长生药，是自炼毒丹而害生也。终日耗后天之宝，耗竭气散，惧寒惧暖，惧风惧湿，面金唇玉，皆不善结者；倘后有同志者，宜以此戒。听其自然，神气凝结，不待用意，而自从规矩准绳中而结，一结成丹，岂可解也。何为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圣人是善言，善行，善计，善闭，善结底人。人者身也，是以圣人爱身，常修身而不弃身也，恐人于尘嚣枷锁之累，故常救身而抱道也。何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物者灵也，恐入于有为，常存救物之意造作，为无为之榜样。圣人修自然之道，体天之无为，故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有智

人，体杳冥而若大迷，是谓得道要妙。总不过无容心于道，而听自然者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

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此章何意？要人守道，分理阴阳。何为知其雄，守其雌？雄是阴中阳生，雌乃先天一气。知而不采，谓之知其雄；守而自来，谓之守其雌。何为为天下溪？分理阴阳，则天下柔和。溪乃淳也。天下淳，阴阳自然分理天下，指一身而言，一身无为，常德不离：德者，道也。人本清虚，清虚阴升，清虚阳降，其德乃长，真常不离，反与婴儿同体。婴儿者气未定，五脏未全，皆虚空也。人能无五脏者，方能知其白而守其黑也。以婴儿为天下抱道之式，人能如婴儿触物不着，见境无情。为天下式者，真常之德，无差忒矣。道得淳化，反归于无极，而合太虚之无为。知其白，不若守黑。白能易染，而黑无着。静到白时，如月返晦，到晦时，收敛之象也。知其荣，荣则有害，不知常守其辱。辱心一存，万事无不可作，无为存辱，为天下谷。谷者：虚其中，一身常能虚中，为天下谷，此之谓也。常德乃足，中能常白，其道常存，道存而反归于朴。朴者，全完之器。朴散而成器，散者：分其朴，而圣人用之。圣人能守中精一，则纯一而不杂，为天下管辖，统天下之民，归于一国，聚万成一淳化无为之国，分理阴阳五行之造化，归于一统，则大制而不割也。一身纯阳，分

理阴阳，其炼而成体，岂能割乎。知雄守雌，以柔治刚之意也。太上教人无为化淳，听生化之自然，不假勉强也。

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兄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随，或响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章是教人无为，法天行事，丝毫不墨底意思。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天下者，一身也。取者，修也。为者，无为之道也。人若修身，心本于无为。诸事若不造作则不能成，惟道不然，将欲修身，必本于清静自然之道。如今世人，若有些小言一二着，长笑而逝矣，吾见其不得已也。天下神器，何尝有为；以湛然常寂，听其自然生化，随机静动，故不可为也。有为必败于性，有执着必失于命，不为不着，性命常存。凡先天无生，听其随行，内应于响，外应于吹，出入自由，不待勉强而羸也。若有微意，非太上至玄之道，亦非不坏真空长生之道也。或载或隳，若修清静，随其左冲右突，上旋下绕，待其中千穴万窍，忽然一旦豁然贯通，方得根深蒂固，载值于中宫，无隳无豫。是以圣人修身，必先去甚而无妄心，去奢而无繁华之心，去泰而无胜心。心既无而一身无不自然，合太上传道之本心，同太虚而归真空。无为真空，安得不取天下乎！

以道佐人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

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勿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此章清静无为，不加造作，造作早已。以至道佐人主者，不言为道，道之渺矣。清静即是至道，以清静之道，治伏我心，我心治伏，人主安矣。不以兵强天下：兵者，杂气运行，如一国之主，乱行不道，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必有胜败，其国必亡。如人修身，必先治心，心驰不一，运行杂气，或长或短，见功速而成者少，其身早已。其事好还：还者，是造作之颠倒；殊不知师之所处，禾麦尽尽，民岂生焉。如人之杂气所止之处，血肉凝聚，病则生焉，就如荆棘蔚然，栗无所生，人畜无所食，天下百姓皆入凶境之岁，与天之道毫无关系，故善者不敢用强。在上者，施无为之化；在下者，听其自然归伏。如善者，心心清静，不待勉强，其气自生，清静果矣，而勿矜夸。无为果矣，荆棘不生而勿剪伐。果而勿骄，将帅不入乎骄，而好战之心未起也。果而不得已，乃清静中一点真气，至道本来，连一点都是多了底。自然果矣，而勿用强。勿强而道，是谓真道；用强于道，是为不道。不道者，安得不早已乎。此太上教人，无为修道，以有为之说戒之。

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处左，正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此章用淳不用强，用和不用刚，用气不用意。有意为强兵，故不祥。夫佳兵者，温良柔和。佳兵者凶，善用者吉。善用者，静后用之；不善用者，开首用之。物或恶之而不致，故有道者不先动。故不出。是以修道君子，处其静而贵左；不静者，处其动而贵右。先意故不祥，不祥亦有气至，乃勉强采来谷气，谓之不祥之器，非修道之君子。静后动者气，不得已而开导初进之人，故以下乘教人，取后天而得效也，只快于一时，久则必败。能恬澹清静，自然之功，谓之虚无至道。苟有微意而不美，而美之者，入一境，杀一境；得一理，忘一理；不杀不忘，谓之佳兵。好杀者人畏，群而抗之，则役者贫而民心不稳，天下如何归己而开导初进之人，以左为专；若凶白之事，则右位为贵。静中动者，副将军之谓也，居左而不行，乃无意焉。动中动者，正将军之谓也，居其右而不结，用意取也。惟精惟一，清虚而得天机，谓之性；厥终厥始，有动而得地机，谓之命。性定，命生，从此而生泣，知命方知命难，因其有断杀之志，故一战得胜，言其心切意专也，苟有二念则不得，是以丧礼教之。不有杀人心，不可以入道；不有铁石心，不可以求真，言其可教则教，不可则止。是乙太上教人，如此用静不用动，用气不用意，用气立性而后命，以佳兵譬之，柔和治之，虚无修之，静动得之，空空成之。所以有兵而不用，兵有胜败，故不祥，教人体此而修者也。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警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也。

此章乃无人我，自得意思。道以混沌无名，常住真静，与太虚同体，不言不动，谓之道常无名。朴者性也；大而通彻天地，细而入于微尘，虽小，天下不敢臣：臣者气也；性定，气凝，谓之不敢臣。侯王能自守：侯王者心也；心空，神灵，若果能如此守者，万物将自服。万物者，诸经脉络是也。能定而守灵，经络再无不宾者也，总归大窍，一片光明，天地自然相合，下升下降，天地合一，甘露得二气而生，混合于中。到此光景，人莫之令。人者，灵中微意是也。到混沌时，有人不知其人，而自然定均，定均时始有名，定而后能虑是也。名既有之，不要妄贪，夫亦将知止。知止，则有定期而渐进者也。能知止，所以不殆。譬言道。天下莫不有之。无物不有道。凡天下万物。以无为者亨。以有为者咎。至弱者水也，川流者水也，水之不息，犹天地万物，不可须臾离道者也，谓之犹川谷之于江海也。

知人者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此章教人内省自思，意不驰于外而守真灵，解脱无用之躯，与天地同久也。知人者智：明哲于外，非我之本分。自知者明：守自己之灵，虚中生白，光灼天地，自知其有，默默自得，而为之明。胜人者有力：不可以力胜人，以虚无至道胜人。力者，内光也。胜己者，自胜之中和，充塞于天地，与太虚同体者也。强：内光之充塞，含容于我。知足者：知莹白之光芒，无处不周遍，虚虚于中，守有于内，而不妄求，谓之知足。富者：满其体，一气豁和，含光于中。强行者有志：坚其心，固其意，忘其形，存其虚，守其有，以待功成也。

能常真静，守其中，而不失其所，其道恒而天地交泰，阴阳合抱于中，如此恒常不二，岂不能久乎。道成而躯去，光融而性存，虽死于世，而我实不死也。死则死矣，假形骸虽死而不亡，与天地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阴阳合其道，与混沌同其体，道存而性融，形亡而光结，故寿而不死。无中下手，虚中能有，有中返空，性命合一，灵性常存，清光融融，谓之死而不亡。常存于天地之外，包罗于万象之中，空空洞洞，其真常灵，其道常存，真常至道，谓之不亡而寿。

大道讯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讯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是教人归于大窍而不着底意思。大道，是虚无至玄至妙之道，无物不有，无处不到，谓之讯兮。一静之后，遍体皆空，无有障隔，此乃讯也。左之右之，无不通之，无不灵之，节节相通，窍窍光明，谓之其可左右。万物：诸经络也。心空，意无，万物无不恃之以生，鎔成一片，内外光灼，虽无心于万物，万物自然生之而不辞。已得己功，无论治国平天下，或一己之修真，俱不扬名显势，昭天下以为己已得之。圣人爱养万物，天地孚养万物，任其生衍运化，而不作其主人，主令天机物运，但任各取自然衍化，种种态势。常无杂意可着可名者，虽道大而不见其大，入于微末，而于小焉。一气鎔成，万物无所不归，若无主宰焉；诸气自然合一，若无主宰，而主宰存焉，此乃性中命也。性中得命，若可名于大。大道至微，实无所大，而大存焉。是以圣人修道，默默而不彰，隐潜而不见。道虽大，而始终不

为其大，故能虚无以合道，默默而合天地，隐潜以合阴阳，成汛汛兮，合其至道之大而入于渺渺之天，恍忽存亡之间耳，故能成其大。

执大象章第三十五

执大象，天下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佴，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用之不可既。

此章教人不着底意思。象字，是有着而归实；大象是不着而归空。象本于中，守中而小；大象本于形，无形而空。本于中者害，空于形者不害。**执大象**：忘形，合虚，空中，空形，四大皆为一窍。使我之神，清虚而合至道，任往来而不害。**天下者**，身也。身为天下，是普天之下，无物不载，无处不有，任日月之照临，空洞之干坤，**往往而不害**，如人之身，空其形，绝其欲，清虚其神，默默于大窍，混沌于阴阳，不知有人，亦不知有我，故往往而不害。不害，安于神；不害，平和其气；不害，交泰于性命。**安于神**，平和其气，交泰于性命，皆归于虚，虚中生有。**乐与佴**，是先天之真炁，聚而成乐，凝而为佴，如过客之往来，无定止之地，任来则来，任往则往，天下任其周旋，待通身经络，灵通而合一，如是为丹，性中见命者是也。无可言道，**道之出言其无味**，无味而自知其味；无可耳闻，**听之不可闻**，不闻之中，而自闻也；无可目视，**视之不可见**，不见之中，而自见也；无可着用，**不用**之中，而自用也。故不可见，不可闻，**不可既**者，言其道理精粹，无不贯通，成天地之大窍，而含容乎至道，虚虚实实，无无有有，皆一其气耳。此谓执大象，而天下往往不害者此也。归中不中，忘形忘虚，昏昏默默，为一天地，混合阴阳，打成一个锦绣干坤，天地坏

而我不坏，天地崩而我不崩，皆因不害一炁之至道。不见而见，不闻而闻，不用而用，如过客之行止，不着于中也，听其自然而巳，者个才为执大象。后学如此，方能了得性命，故天下往往而不害也，安平泰之至道也。如此至道，不可见闻，亦不可既也，此之谓也。

将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将欲喻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是盗天地之真一，阴鼎阳炉，刚火柔用，自知其密，纯粹精微底意思。**将欲**二字，将尽而未尽时候，未得先天之初，欲深自聚气，时合太和而**喻之**。喻：合聚也。将欲合聚真一，**必先张**侈于外，张侈定而后喻，保合太和，含弘万象，混一而成，必先收属身心，身心定，而后含光内照，则真一之炁强，炁充足，然后以和柔之。**将欲弱之，必先待喻而强之**之后，然后充满，方才以和制之，使其纯一不杂，合太和柔之，是二八月之候也，卯酉之时也。无寒无暑，充和一炁，谓之弱也，得之矣。从有中而返无，欲废之矣。**将欲废之**先，必先**兴**起于中，充满四处，而后以和废之。废底是有质无形之物，不但炼去有形底，连有质底要尽炼去之，而成光，炫灼于内，恐光散去而**欲夺之**，**必先与之以和**。将欲夺之之先，以和器；明也微也，为国之气。刚强故多利，利则有害于身；柔弱亦多利，利则有益于己。刚

强之利，不公多害；柔弱之利，和平多益，只自知也，自明也。入于玄，知不知为知，明不明为明，已之不知不明，安能示与人。入于湛寂，合于真静，如此之妙，如此之微，玄之又玄，可以示人乎？故不可以示人。

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此章从无而有，有得还丹。丹成光生，以静而进，从有而守，不欲之谓也。大道常以混元为体，以无名为用。**道常无为**：无中生有，未尝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要侯王守之。王侯：灵也。真灵若能守，**万物**从无中而生有，静中而**自化**，静极将自化。不静不能生，安得自化。静极，极之至，于中方生，生后自化，化而能**镇**，是我虚中一灵慧，守起来去，听其自然。**以无名之朴**：朴是欲也；不欲静生，静中万物萌，万物从静中萌，从无中生，从虚中化，化而断欲，断欲以无名之朴镇之。镇之光生，镇之慧出，镇之虚灵。**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此句是申明无名之朴意思。无名之朴，亦是不欲。何为不欲，不欲以静？不欲即无为，不欲即王侯能守，不欲即万物化，不欲即镇之，不欲即无名之朴。虽不欲，无静而不能，先以不欲静之。静之极，欲不能生；静之至，欲不能萌。静之至极，方为不欲。静从不欲静，不欲亦从静不欲，入于虚空中，虚则有中，空则实，空其虚中，则**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而合天，而合道，静而符天之虚空，化而符天之日月，镇而符天之不动，随气之运行，听阴阳之枢机。天能静，我亦能之。静乃道之根，化乃之根苗，听其自然，无不合道，无不合一。

天。天道既合，大道成矣，谓之天下将自正。

《素解》曰：虚名是道。不动不生是无名。真心见是王侯。诸经络是万物。经络诸气会合于中是自化。真心了了，不动不生，听其自然，是镇之。入于虚静之湛寂，是无名之朴，亦是不欲形，乃天下也。虚中有物，物化而空，谓之自正。外无其形，内无其心，欲断意绝，窈窈冥冥，入于慧光之中，充塞乎天地，弥满于世界，皆成一片光华，性中得命，命合性空，才教做天地将自正。大道归于无名，返于混沌，入于无极，而合太清，此章之谓也。

道德经释义卷上终

道德经释义——卷之下，纯阳真人（吕祖）释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下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也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此章是虚生明，空生慧，清静合太虚底意思。上德者，不言，不动，不闻，不见，合于天之至真，谓之上德。无心于万物，无心于身形，谓之不德。外忘其身，内忘其心，听万物自

然之生化，随其自然之流行，谓之上德不德。德字，道之别名也，即道字，非恩德之德也。者等才是个有德底，谓之是以有德。着心外用，谓之下德。有心用去，就有心望报，故为不~~失德~~，不合天之不言，不动，不闻，不见，亦无清静自然之德，是以无德。外实而内空，外无而内有；实若无，空若有，听自然之生化，谓之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不能虚心而心外耗，不能实腹而腹运虚，满腹心，听心之指挥，心动火盛，焚其腹，或守或运，形容日渐枯衰，无上德之自然，是以下德为之而有以害为之。和顺柔弱，温良静定，而合上德，谓之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义字，改做个断字。义重生刚，刚胜必有果断，果断必有是非，是非出自疑生，疑生上德，夫德失而为仁，仁下而为义。义字改意字看，何也？义重则刚心生，心动意驰，意驰必有为。有为者，三千八百门，皆从此意字，安能合上德？是以上义为之而有以为。礼者，路也。有意于道，必有心去求，一求非上德也。谷气应之，则真心不见，而真德。失德而后仁。失了自然之德。存仁于万物。和顺于生化。就于有为而失仁。失仁而后气莫为之应，是以攘臂而仍之。攘臂者，杀伐之气也，即气质之性也。仍者，就而应之之谓也，即胜心贪意者是也。如此则道远矣，故失道。失道者，失自然之生化，容心于万物者也，谓之失道而后德。有心于物者，谓之德；无心于万物，谓之上德。失了道，就是有心于大，清静无为之人也。不德而若愚。昏默之谓也。如此之丈夫。处上德之厚。不处上礼之薄也。居上德无为之实。不居上仁、上义、上礼、有为之华也。故去仁义礼智之彼。而取无为上德之此也。谓之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为正而贵高将恐蹙。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耶。非乎。故致数车，无车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此章是守法之要，返本还元之意也。昔者是胚胎之时，惟有灵性，一无所贯通，本来之一也。如今世欲多端，杂念横生，故不得一。要从虚无二字，返元为一，如昔之得一者一样，虚其心，忘其形，绝其意，归其清，守其静，还其空，得其一，而归有，有中复静，谓之得一。得一者如天，天之高也，悠也，久也，明也，此其为天也，因得一而清。博也，厚也，此其为地也，因得一而宁。明也，虚也，昭也，洞也，此其为神也，因得一而灵。神者不散而聚，潜藏不露，静以含德，虚以敛形，空以得一，散而充塞天地，聚而入于微渺，水火不溺焚，金石不障蔽，立日月而不影，此其为神也。神何以灵乎？清心静意，忘物忘形，惟精惟一，以诚内观，以一贯流通，信心虚无，而归于空，归空不空，抱道守一，始得神灵。天也，地也，大地皆空，四围不着，虚空一身，干坤尽在掌握，真炁随其流通，身外之身，此其谷也。上不上，下不下，前不前，后不后，左不左，右不右，中不中，虚无一炁之间耳，此其为真谷也。因其得一而盈。草木也，飞走也，日月也，星辰也，天地也，此其为万物也。天地得干之真火，坤之真水，从虚无而生形，此物也，天地得干坤，水火交泰，抱一虚无媾精，清静生炁，得阳火而成日，天地之命也；得阴水而成月，天地之性也。性命流

通，生生化化，而育万物，皆得天地阴阳之炁，以静而守一，万物故能生。今日动，明日移，真火不照，真阴不滋，万物岂能生乎。如人之禀父母，阴阳媾精，交泰而生，即天地禀干坤之气，同父母之气，原是虚无，因世欲所染，故归于实。如今要返虚无，有何难哉？在一念间耳。念诚虚无见，心死真心现，意绝真性明，性明而命归，命归而神立。神不外散，先天起而诸气潮，气潮有信，不失时候，周流天下，聚散有度，此人之万物也。人若外观外听，心驰意往，则神耗；动举无度，多言无忌，负重挈轻，则气耗；神耗，精随而耗之，气耗，精亦随而耗之。神随精聚，气随精生。精亦逐神气之消散，心动神耗，意动气耗，念动精耗；常常虚无则精气神之不耗，者才是万物得一而生。侯王者，心也。心灰无容于物，心灰无容于形，心灰无容于心，谓之侯王得一。一身归空，一炁返正，存神而不存人，存性而不存心，存物隨气，隨气养神，神安命则立，气安性则明，命立性明，谓之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诚其意，一贯其气，其致虚致无之一也。天之震怒，是不清也；狂风骤雨，轰雷掣电，此其所一不清也。天不清，因气不和；气不和，将欲裂。裂者，变也。气散神不剑，故不和而变。水竭山摇，地脉枯而不宁，此其所以发也。地之无以宁者，不静之故耳。发者，起也。不虚不无，神固无以灵；不灵，将欲歇。歇者，止也。谷不虚，无以盈。竭之而不开，塞之而不贯。谷不虚，惟恐竭；天不清，惟恐裂；地不宁，惟恐发；神不灵，惟恐歇，此其不空耳。空中生有，万物始生；入于顽空，则万物无以生。顽空，万物不生而灭，在空不空中，恐万物有灭，空而存不空之意也。心不灰，则侯王不正；侯王不正而高贵，居贵本于贱，居高本于下，不本贱下，则身心蹙裂，因心有容于物，有容于形，心有容于心，故蹙之。无容心者，故不戚。常以戒慎恐惧，不睹不闻，清心静意，忘形忘物，心无其心，

意无其意，无无亦无，无无不无，如此则不裂不发，不歇不竭，不灭不蹙之患也。因其得一我也，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无他，顺则一生千千万万。从此而始；逆则一，从一而诚，诚则忽然贯通矣。此是贱之本，基之下也。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心原本于一。孤者，单也。寡者，独也。不谷者，无同类也。言其孤于一，寡于一，不谷于一。一者，清也，静也，空谷传声也。如此其以贱为本耶？难道不是此说之非乎？你不看车之轮辐周流，难计其辐，不动，则易明其辐也。如人之气，静则可无期限；动则有限之元气，易于散尽。气尽，犹之乎车无辐也，故致数车，无车不欲，无车不欲其辐，如无人不欲其气。车无辐不行，人无气，岂能生乎。琭琭如玉者少，珞珞如石者多，归于虚无而成不二之道，故以言天地之清宁，欲人得一而法天地，使其谷神不死，与大道同焉。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此章动静知宗祖。动则散而耗，静则聚而见。言语举动则耗，心意驰动则耗，耗则外散，外散神不宁，气不结。神气宁结，无他，心安意定也。安定，中宫见，神室开，此时才为真动，本于静也。静者，气反而通。反者，反心之不明，反性之不识，反口之不知味，反目之不知色，反鼻之不闻香臭，反耳之不辨声之高低，反手不能取，足不能履，反五脏化而不生，反不知嘻笑言谈，反不识父母，惟有活活泼泼，一团和气，灵性存于中，如此方为反也。如婴儿在腹，不知天日，真阴真阳，听他循环于虚无之中，八万四千，三百六十，五官六腑，无不通彻，皆因静中动也。动亦不知动之所以然，恍恍忽忽之间耳，谓之反者道之

动。心泯意绝，含光于内，谓之柔。柔和于我，神宁气定，若似乎无作，又若尸同，弱之无间，时时如是，久则合大道之用。天之真性，结于虚空；人之真性，凝于虚无；道之真性，入于无无，存于空空，合于玄玄，此为**道之用**。天不言不动，从空中而生真动，此天之反也。人神安气和，从虚中而生真动，此人之反也。能反者弱成，造化循环于中，五行周流于内，阴阳凝结而成一，则**天下万物**，无不感阴阳之气而**生**，言其窍空通彻，处处空灵，诸气朝宗，而环抱于中。此**有**也，此生也，有生必有化，从生而反化，从**有**而入**无**。世人只知有生有，偏见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也。殊不知万物生于土。归土者有二；枯朽而归者，润泽而归者。枯朽者，入于无何有之乡，为鬼耳；润泽者，归于虚灵不昧之地，为仙耳。学道无他，无中下手有中得，得后不知有形迹，惟有空中成大窍，清虚天半悬月窟。此是有中无也。无合于天，而性光同月；虚合于气，而命蒂同日。日月环抱，而为太极，此人之无中有也，道凝虚中之象也。命尽而性存，光华烛于周身，辉于内外，打成一片，虚光而入于无极，此有中无也。学道岂易哉！

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此章教人知止知退，无道为道底意思。无道，**上士闻之**，体无为而勤修之。无道，**中士闻之**，无处着脚，故生疑，若忘若存，两可之心，故不能行。无道，**下士闻之**，付之一笑，

何也？言其无影无形，无有把柄，但笑而不言，**不笑不足**为无为之大道，故建言有之。建者，设也。设言有道以明无为之妙。**上士明道**，幽处静修，若昧然。中士虽明道，不以无为实，心疑之，故不昧。下士明道，一闻之而生谤心，安能昧之。**夷道**者，精心于道，与天地同类而修之，与无极同体而暗付焉。**进道**者，进清虚之气，周流太虚，而不知有为，故若退然。**上德**乃无为之士，性命归于虚空，精气神合于灵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阴阳合其体。与四时合其序，空空动动，窈冥冥，一气于中，若空谷焉。空谷之后，灵光朗耀，内有虚白生焉，若辱焉。辱者，打动于心，真心发现，沛然见于面，红光四布，瑞气蒸扬，形身无影，灵光独现，神隐于中，飘飘荡荡，照彻乾坤，故**大白若辱**。**广德**者，若天地之德，上德不见德，其德广矣，故若不足，与人修道同。至道不见道，道乃何物，而若无道；无道者，方见道之至矣，故若不足。建德者，设言有德。不知德何居。偷者，引而伸之，如道无道，故以道名，不过设言若道。德者，即道也。你看天地间，万物生育，岂非天之德乎？地之德乎？天地合其德，而万物感之而生，不见其德而德更大。如人之炁生，乃道也；性命合道，而炁方生，不见其道，而道至矣，谓之建**建德若偷**。质直者，真心也。真心见，而先天足，充满天地，流贯万川，总归于一；浩浩荡荡，溢溢盈盈，此渝也。真心者，信也；不要以有寻，不要以无觅；静极气生，气生神室见，出于自然而然，不待勉强而成**大方无隅**。大方者，空洞天地，无丝毫障蔽，明明朗照，无处不烛，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皆是空洞成一大窍，惟炁流行，光明万国，照彻诸天，谓之**大方无隅**。大器者，先天见，而虚空成。器，即神室也，如水泡一样，有形无质底东西。晚成者，炁生而后见，谓之晚成。大音希声：音者，潮

信也。时候到而潮不失信，如静极而生，呼呼若有声然。又若火然，**大音希声**者故耳。大象者，神凝也；神凝而不见其形。神凝，即道也。道原无名，惟自知其妙，难于口言，难于目见，故**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此也。夫惟者个道，中士闻而怠心生，下士闻而怪无形，惟上士者，善守善静，收拾身形，撇去心意，一点虚灵，常常内固，善货而且成。且字最妙，稍有丝毫心意就不成，如身居世内，即成之。且字话，不一定也。**夫惟道，善空，善静，善采，善有，复善于无，谓之善贷且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惟孤寡不谷，而王侯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亦我所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此章大旨何为？太上教人以弱制强，以静生动，以有入无底意思。何为道？静极乃道也。静虚极，乃玄也。道入于玄，谓之道。从何处生？虚中见，静里生。何为生？静里有动机，在无心处见，谓之生。何为**道生一**？静极机动，恍若有物，谓之道生一。何为**一生二**？物有时，阴阳合抱，动静合机，虚虚实实，金生水，木生火，此时候天地才分真心与真水，一降一升，聚合于虚中，谓之一生二。何为**二生三**？阴阳既分，天地既判，此二也。俗说天地人为之三，天地即生，难道又有天地？此论谬矣。天之秀气，感和风之清气，此三也，外言之。气之清，神之灵，精之洁，静里分阴阳，而精气神同化于虚无，此三者，内言也。不静，阴阳不分；阴阳不分，气不清；不清，精不洁；不洁，则神不灵；不灵，安得为道？不

何为**三生万物**？得天之秀，感地之生，乘风之化。风乃天地交感之气，故言之。如无风处，草木虽得天之秀，地之生，无风则不茂，无风则不华，理必然也。人之修道，虽静也，静中不生，阴阳不分，精不洁，气不清，神不灵，入于顽空，故命不立，如草木避风者同。神也，气也，精也，秉静而先天生。此三者，皆先天中之物也，会合于虚无，运用于阴阳，合抱于神空；此三者，凝而为丹，丹成八万四千毛窍，三百六十骨节，五脏化尽，血白脉绝，四大皆空，都成一个虚无关头，诸气朝元，而生万物，谓之三生万物。何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大凡有形之物，皆阴也。有形者，皆有性，性乃阴也；性中得命，阳也。阳生于阴，洁白而生光，与月同也。人之修道，水里取金，一静而水中之金自然跃出；不静而用意取，非水中金也，谷气聚而结为精华，此物也，非金也。万物乃诸气之灵，虚无中，先天凝结，四大皆空，而万物方秉先天中底一点阴中之阳，去阴而合抱于阳，如人终日尘世心存意在，食五壳而加五味养之，尽归于阴，阴盛精生，而穿透于皮骨，润于四肢，此阴中阴也。阴盛情动，精漏而尽，或心动于物，形劳于事，精耗而枯，此阴盛而使之然也。假后天之宝，养我气上浮，而和合太虚。有形者，人所恶之，言其纯阴不健于阳。修真者，惟**孤寡不谷**，言其清静于己，与人不相同也；总不外独字。独于己身，一于己形，而我之玄，随气之冲和，合无极之至道，谓之孤寡不谷。何为**王侯以为称**？王侯者，神也；精于一，合于虚，方能玄妙之妙，独见于我。何为**故物或损之而益**？人能精一于我，静静于中，物之秉静而生，是有

也；以无损之，损之又损，清之至，静之至，清静之至，谓之损也。物不损不能生，生后以静养之，此其有也。静久则有益于己，旋转周流，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冲万窍之开通，诸络之一贯，会众气于神室之中，含养于虚无之境，谓之故物或损之而益。何为或益之而损？物之通彻明了，静极而益，从益之中化为空，返空不空。返无不无，空复真空，无不无，无亦无。此二句，不外先静后有，从有入无。静者，以性下手；有者，性中立命；无者，性命返虚而合道，万物复化而为三，化三而为二，化二而返一，一后而入无，从无而合道。此时身心同于虚空，性命归于湛寂，无极而化太极之时也。到此地位，人何之所教？有入无，无化虚，人之所教，道有而止；亦我以不动之义，不明之心，昏昏默默，教以无为而合太虚。何为强梁者？心守意取，不以虚而入，以诚而守，谓之强梁。何为不得其死？人以心住守方所，以意用力采取，终日养谷之气，精之华，谷气盛而阳耗，精化华而精液消，日复一日，阳尽精枯，岂能久于人世，而恶病生，故不得其死。吾将以无为之父，以孤寡不谷，冲气为和。负阴抱阳而教之，如此方谓之道。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之稀有者哉。

此章因上章强梁者，不知无为之益，而申明上章之意也。天下之至柔，清心静意，绝欲安神，不知有天地，亦不知有身形，一气贯通，凝丹室内，惟性而已。此天下之至柔者，或意住，或心存，或取或就，吞吐后天，在皮毛上用功，终日擒掣，劳苦身形，凝养后天，此

天下之至坚也。学玄之士，虚虚一性，真气氤氲，听自然之冲突，诸窍皆通，神室顿开，我之真道，从柔而坚，自然驰骋之室坚，何用心意而苦身形，此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者，气也。驰骋者，冲突也。坚者，身形也。以自然之真一，冲突乎假形，何须作为哉？无有之意，无间于时日，空空一性，清静无为，时时刻刻，入无间工夫，自然真一上升，木来交并，虚无中会合，空洞中交感，如此景象，岂待作为而然哉？如此从无为中来得，何苦作为？吾是以知无为中，如此之玄，如此之奥，空空洞洞，一个虚无，有益于我之神，不去言玄说妙，无言而内教之，无为而内益之，如此者，天下稀有之人哉！不言而道教之，无为而玄益之，如此之奥妙，天下稀有之道哉！不但稀有如此之道，亦稀有以柔驰骋之坚，以无为人于无闻之人者哉！又不但天下稀有知此者，天下并无闻此者，以柔制坚，以弱克制，以无为入无间，如此之道，希易言哉！

名与身章第四十四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此章教人绝有存忘底意思。名与身孰亲：名者，有也。身者，神也。举一意，动一心即名也；存于心，虚于灵，即身也。一意一心，顷刻千里，意去心驰，我之心即耗。如此思之，其孰亲乎？内照返观，外繁多事，其孰疎乎？知其亲，明其疎，无我之身，安得有名？名从身得，岂有舍身而从名乎？知其神，忘其名，乃道也。货从身得，舍身而货，安得货者，不过随处有之，不能充满天地，身虽一己之神，散而弥满乾坤，聚则存于虚室，如此

究之，孰为多手？得与亡孰病？得于名，得于货，惟我之所有；亡于身，亡于神，惟我之所无；知此考之，其孰为病？此三者，皆外讲也。内讲者：名者，求其得也；身者，存其神也。不虚心而求得，则妄心生；不无意而求有，则已神耗。不求其得之虚名，不求其有之虚名；虚我之神而名实，虚我之名而神失；神失名就实，名实而神随失。请思之，其孰亲乎？货者，谷之气；身者，清之气。存心着意，谷气生；忘心绝意，清气腾。谷气不过存其所，透其关；清气窍窍流通，周身充塞。谷气存，心意以养之；清气虚，神灵以蕴之。请思之，其孰多乎？得者，意中得；亡者，心中亡。有意去得，着意去亡。得者，虚中得；亡者，无中亡；虚里自得，无里自亡。请思之，其孰病乎？此三者，在下文以明之。**是故甚爱必大费**：欲虚身，是爱也；欲惜灵，是爱也。爱则爱矣，必无中费心，虚中费意，灵中费身，费之至，方为真爱。藏者，养也。**多藏必厚其神**，神清而知足，神凝而知止，神灵而知身，知身而不亲其名，知身而不多其货，知身而不为其病。不亲名，不多货，不为病，因身之清，神之灵也，故不有辱于我，取殆于我，如此亲其身，多其气，不病其神，可以为道之长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纳。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此章要人致中和低意思，根上章知止知足矣。大成者，已成之士。先天见而凝底时候，不要自念贪自求，妄意存守，随他自然转动宁止，若缺而不足；其中妙用，乐其天然，而不能弊我本来一点真灵，者才教做**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者**，周身通彻，无毫发障碍，皆

先天一气时候，若空洞然，**若冲**虚底一般，其中玄妙，听其自然，**其中妙用**，就无穷矣。**大直者**，先天直上，贯于虚中，不要意取，听其自然，不能底意思而**若屈**然。屈者，不能也。**大巧者**，是他时至时候，左旋右转知难识，是他自然之巧，非我之用巧也。他虽巧，而我之心意若掘，随他枢动，而我灰然，谓之**大巧若掘**。大辩者，他来时，我以心意觉之，谓之大辩。者个辩也说不出，微觉就是大辩。讷字是个死字，他来时，我若不知，若不识，不似个死底一般；不觉为讷，不讷就觉了，是死心灰意然，谓之**大辩若讷**。世人看讷字，不能言者是讷也，在此作个死字看。**躁胜寒**：躁者，后天谷气。人用力时，而壳气胜，寒则不犯。内讲：躁者，华也。后天足，寒亦不犯，内实则外不敢侵，寒不能入，故胜之。凡修道，先固后天为最。**静胜热**：无心一作，可热不热。内讲者，静心以待真阳生，而真火薰蒸，脾土固而虚火不生，地静而妄火不生，意宁而肝火不生，情绝而肺火不生，性定而胆火不生，一块真阳，诸火皆散，谓之静胜热。清静为天下之正道，清而缺而冲，静而屈而拙，清静而讷，如此则天下正。正者，正其心，诚其意，绝其情，尽性而得命，谓之**清静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

此章要人收伏心竟而不外驰底意思。外讲者，天下有圣君贤臣在位者，秉公心，立正意，则百姓得以安乐。马字改个心字看，外面用世也要心，内面修己也要心。外面心不正，则天下不治；内面心不虚，则我不能久，谓之走马以粪。粪字改做个苗字看，举心动念也。

苗字改做个念字看，不动念，何以走马。奸臣贼子、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暴君污君、仁君圣君，皆从心造，此走马也。念不动，心亦不动，念动则心生苗，心生苗谓之以粪，此在内心讲。善恶俱从心出。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此二句在外讲，天下无道时，乱政多出，顽风坏俗，皆是在上者，心驰于外，贪之求之，盖不由己，而心去矣。心去，恶心生而多欲，乌得无罪。有罪必死，因多欲所招，恶心生而不知足；不知足，乌得无祸。有祸身必亡，因不足所招，恶心生而欲得；欲得，乌得无咎。有咎身心故因欲得招，皆不知足故矣。故知足者无罪，无祸、无咎，如此之人，知足常足。知足者，大而常足天下，次之常足一国，再次常足一家，至小常足一身。类而推之，知足天下治。知足，谓之天下有道；不知足，谓之天下无道。知与不知，皆出于心，太上故以马譬之，此外讲也。**天下者，是我之一身；有道，是一炁混然。走字，改个去字看。马字，作个心字看。粪字，是寂然不动。走马以粪，去心寂然之意。我之身，一炁混化，寂然还空，者教做天下有道。****天下无道**，是心性不定而乱驰。**郊**字，心境也。**戎马**，是野心也，或存者里，或想那里。戎，是操军之马，无休息，终日搬弄，而作有为，不归清静。俗语云：终日盘算，是此也。心不闲，谓之无道。罪字，作病字看。可欲，是欲不死也。终日搬弄而求长生，殊不知反生病也。不欲则不病，**故罪莫大于可欲**。祸字作个死字看。今日贪，明日求，日夜无宁，有限阳气，日渐耗光；因求足，而反生不足，故死。**取祸之端，莫大于不知足**。咎字，作害字看。今日欲起，明日欲来，殊不知主意底，都是后天，而反生害。清静自然得，何必欲得，**故咎莫大于欲得**。清静者，故知足，知足者，常足，而不死、不病、不害；因其不欲知足，不欲得，而浑我之一炁，保一身，养我之虚，固我之铅，灵我之性，而返我之汞，为有道之天下。收束其走马，降伏其心性，

常足以忍然不动，养我浩然而返于寂，尽性而得命，一炁豁然而贯通，故无病，无害，亦无死，因其清静而不欲，空洞而知足，虚灵而不欲。得如此，方为有道之天下，无心道士，方合得太上本旨，教人去心知足底意思。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户者，虚中之门。不出户，是一炁常盈于户，空洞而不觉也。**知天下**诸炁朝元，通彻万方。不出户，昏昏不知其门，默默贯通六合，其理皆然，不外是也。**牖**，是虚中无无一窍，寂寂然而道存，与天相符，与道同体，谓之**见天道**。其字，指道也。出字，渺茫不知所有，空空一性者也。我之道充满宇宙，愈静而愈玄，更清而更妙。一静充塞天地，一虚包罗乾坤，其道愈出而愈弥，更出而更远，言其一灵虚于中，无不照察，无不通贯，谓之**其出弥远**。静于道，而不见其道；穷于玄，而不见其玄，不知何为道，何为玄也。**其知弥少**，此也。**是以修真之圣人**，清之静之，**不行而知道之来**；空之洞之，**不见而强名曰道**；无之虚之，**不为而道自成**，者才是不行而知者，谓之真知；不见而强名者，谓之真名；不为而成者，谓之真成。知不见其知，名不见其名，成不见其成，此三者，性中融于命，命存于性，从无中所得，得后还无，与道合真，而洞湛寂，五行贯通，交泰阴阳，悦兮忽兮，其中有象，虚虚实实，不知其知，不名其名，不成其成，谓之知天下而见天道也。名其道而成，至适也，故弥远，弥少者此也，者才叫作成道。本不行，不见，不为，而真心见矣，是以圣人

修之，如此其知，其名，其成，而道真矣。

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教人复归混沌，返于上清底意思。借学以言道，**为学曰进**而不见其功，其学日增；**为道曰损**，而不其减，其道日寂。道者，混沌之体，以清静而用之，湛然一炁也。心无其心，而真心见；意无意，而真意存；情无其情，而真情寂。空性以立命，养命以还空，若亡若存，一炁充塞，窍窍流通，其光日见，其妙日玄，玄之又玄，真道乃见。者是个道，仰而不能攀，俯而不能就。若云远，目前可得；若云易，胜如登天，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窈之冥之，其道难见；空之洞之，其功易成。无他，在己之灵，虚之则神藏于室，实之则神驰于外，在人之专与不专耳。无人无我，是**损**也；无灵无性，**又损**也。槁木死灰，内有性存。凡取天下者，淳化之风，**无为**之治。窈窈冥冥，湛寂若清天；空空洞洞，清之若深渊。**以无事**而取之，天下自然来服。人心清如水，人性湛如天，则诸朝元而合一，混沌打成一片。空其心，通其性，灵其神，抱其命，鎔铸一个空洞镜子，照物无所不彻，光明冲射万方，乾坤为之我有，天地为之我无，阴阳合一，而虚灵以存之，者是个无事；若有毫发所染，丝须里牵，则为**有事**，不足以**取买天下**。为道者，不足以通百脉，则光明不开，真性不现，难以降伏诸炁。为道者，当自勉之。此章不过教人去聪明之心，驰骋之意，贪欲之情；若愚若蠢，死心灰意，损之而进于道矣。虽是无为而尽性，无不为而立命。无不为，是没有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不为之道。静极而动，是无不为；动后返静，是无为。从无为而到无不为，再从无不为，而返于无为。如此者，何患道不成，而天下不取也。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圣人之在天下，惄惄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此章洞烛常虛，光明內固者也。聖人者，神也。常心，世欲之心，知識之心。神靜，真心現，故聖人無常心。百姓者，氣也。氣固真空，虛靈之心出，如天之无心，實有心存，故以百姓心為心。善者，淳化之輩，真常清靜，吾得妙矣，故善之。不善者，尠外務，扰亂真道，吾亦靜治之，無所以亂我之本來，清靜虛神，淳化混然，吾亦善之。德字，作得看。我之真靈不昧，靜極而量弘，天地山川，無所不容。量弘則德重，如天之德。上德不見其德，得善矣。信者，不無欺也；時至而到也，吾得靜之妙，信乎其玄玄矣。不信者，時未至也；堅心清靜，必候其至，吾亦信待之。如此之淳德，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即神之返室矣。神歸于室，常慄慄然。慄慄：是無人無我之境。為天下渾其心，虛中不昧底意思。一氣浑然，而百姓皆注其耳目；一神虛无，而聖人皆孩之。寧神混沌，凝其虛中，神凝于氣，氣懷于神，神氣合一；運用于虛中，空空于身外，則百姓之耳目真注矣。聖人無常人，真孩矣。霹靂一聲，虛空粉碎，飄飄蕩蕩，不知天地，而我內有天地，不運五行，而我自然轉動；不知其身，而真身見矣；不知其心，而真心明矣。真身見，真心明，聖人物外之神，則

常心泯矣，非道而何？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避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此章外其身形，求身外之真身，故无生亦无死。凡有生必死，生者死之门，死者生之户；出有心之生，入无心之死，生之徒十有三矣。生生者，生一气之真；死死者，死通灵之心。忘其生，即忘其死，不待穿凿，而归自然，十之中有三矣。三三之数，老阳之体，去九而归于而一，纯阳之体矣。此句太上破九转之说。九转还丹，是耶？世人以讹传该讹，作为九转，非九转也。九者，阳也，金也。阳金之数，返而归一，为之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人入于作为，求术以长生，岂止避了九数，而妄作九转之行功，不能归一，而返闭阳金，则有落地矣，凡有落地，伤生取死之道也。夫何故？生生之厚：求生之心切，反有死矣。民者，气也。气生则生，气动则地见，气见阳金生，金生而动，动则九数，纯纯而返一，不厚耗永竭则死矣。何故？因作为而求生，岂知反死也。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陆乃命也，忘其命，真龙真虎见，作为之兕虎则不遇，因其无心也。军者，性也。入于性，则不避兵戈。兵戈，刀圭也，己土，戊土。性定真心见，二土自然归中，何待作为，因其忘身也。身

忘形，凝神定性，气和而得命，清去静地谓也。返于虚，归于空，神宁气息，惟有性存，兕虎，兵戈，安能得害。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盖其不入于术而常虚也。有术者必死，无术者必生。修道者，可行术耶？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复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此章教人不待矫揉造作，听其自然，而知渐进之功焉。道字作个无字着，有字就是术了，无字就是至道。道从无而生，从虚而入，空之又空，道乃生焉。故道生之，干坤合一，谓之道。阴阳转舒，谓之生。太和之气，谓之德。道从太和而生，生而不舍，谓之畜。畜之若有物，空其灵，虚其实，畜而成形若有之，因其旋转左右，冲突上下，若有势焉，故成金液。物成而天下万物无不化生，万物本无而生，是以万物莫不尊道；万物本太和而成，是以万物莫不贵德。故道所以尊之，德所以贵之，何也？本于一性也。一性而生，太和而成。夫莫之命：命者，动也。静极而成道，自有命存，何有意动，而道常出于自然，自然之中，而道自然火发而生之，若以畜之，我以自然之气，内和太和而长之，畜清虚而育之，体静而成之，无为而熟之，不动而养之，以气还元而覆之，故生而莫知其有，为而莫之可恃，长而不见其形，故不宰，是谓虚无之道，太和之德。窈窈茫茫，若有而不见其有；空空洞洞，若

存而不见其存。如此者，是谓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为万物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归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遣身殃，是谓袭常。

此章是返本还元，归于太虚。如圣经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如《中庸》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种本流末底意思。天下者，身也。有始，是一炁之初发生，未动之先，此时乃先天也。以为万物未生之前，即有灵性。灵性，就是万物之母。既知有性，性发即是子也。发生时，就是意了。有意是后天，性是先天。先天稟而后天生，未发之初，即有意存，谓之以知其子。既知其子，意胜而复灭；生意尽，复归其性，谓之复归其母。如未惊蛰时，草木稟性而未生，内有先天存焉。到清明后，渐多生意，而枝叶萌动，此其子也。夏茂秋落，有霜雪杀之肃之，生意尽，止有性存，含养于内，寂然不动，而又待来春，此是复归其母。如修道者，一炁融性，清静而俟物至，上升下降而会于虚，此其母也。左旋右转，上下冲突，而为金液，此其子也。复性而候动，动而复静，随其自然，不待勉强，而合天真，此即是知母知子，而明本末始之谓也。既明本末始，不知先母后子，先子后母，则近于真常之道矣。真常之道，在于湛寂，没身而不殆。兑者，口也。塞其兑，寡言惜气之谓也，则内境不出。门者，耳目也，无听无视之谓也，则心灰意绝，无所摇动，则外境不入。闭其门，塞其兑，终身不待勤劳，而近于道矣。

开其兑，则真气不出。真气凝，则餐风饮露，而济于其事。若兑开而不凝，露泄真气，则终身莫能救，见小而不贪，入无而不有，虚其神，和其气，益其精，皆化为空，则内外通透，无有隔障，辉煌乎见于微渺曰明。守纯一之中和，空虚无之境界，不知人我而无贪求，退藏幽境，远于嚣俗，知柔而返曰强。用其柔和之光，复归于见小之明，则知天下万物，有母必有子，有子复归于母，言其静而动，动而返静也。遗字，作个说字看。如此，光至于柔，光明至于见小，内外虚白，冲塞天地，无说我之身，皮袋之殃也。如此者，是谓袭常。袭者，时时不间断，念念常存，不可须臾离之谓也。知天命而率性，求率性中而得命，是谓常，真常存之至道也。极言虚中有，有还虚，譬如命本性出，无性不为真常；药本静灵，无静不成玄妙，而天下万物本末始终前后，自此而明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所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贪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兮，非道也哉，错。

此章教人知本知末，行近而远邪，就无去有底意思。我者，身外之身；使身外之身，介然湛寂，湛寂中有所知。知者，觉照也。如此觉照，若行于大道，惟听其自然之施，为常存施为，静以俟其自动，随一气之周流，静则径生。民者，气也。处静则径路通贯，而民随机而入虚无。气静则和，气和则定，气定真生，真生而好径从径而起，元海如火发，火发

上升，则先天见矣，者才叫做而民好径。朝者，一气也。气升除息，谓之朝甚除。田者，身也。修身要无丝毫累牵，看得如千年不耕不种，无用之地，为世之所废。我之身，亦看得如此无用，若田之荒一样。真修道者，舍其身而修心。心修得灰，荒身而道日益；身看得重，道安在哉？身重心动，则求名求利念出。轻其身而身存，身存即道存，重其身而身亡；亡其身，道安在哉？谓之田甚荒。仓者，无名无处，虚空之室也。虚心静意，则先天生；先天王，则仓才开，人才知其处也；者个时节，方才知道之妙，谓之仓甚虚。历代祖师所言虚无窍者，此也。后人求见者有诀，诀曰：「心静而性明，意清而慧觉。」息深忘我，空我忘形，一气才生，火发乃见。起者，金室也。止者，神室也。无意之中，而听自然，四海之富，莫能得此，者才是太上仓甚虚本旨底诀法。服者，丹也。丹乃保身之珍，服乃护身之物，故以服字作丹字看。文彩者，内中五行，而还于虚白，从虚中见丹，丹成于三色云气之中，照彻天下，保我之身，谓之服文彩。**带利剑**：先天生，慧光见，则心之厌矣。厌者，无心之谓也。饮者，金液也。金液有物，谓之食。无心中动，是我饮也，食也，总者不过一气耳。财者，气也。**货者**，神也。神气足而有余，是谓盗天地阴阳之道兮。天地阴阳之盗兮，非道也哉。错：当者个不是大道，就错了。不错，上文即道也，非道而何。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章教人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底意思。**建者**，树立直上之谓也。**善性**则气生，**纯一莫能拔**。静定则生，生动直上而不移，抱一而定，忘人忘我底境界，时时如是而不脱。性，母也；气，子也。母静子定，常守母之规模，而呼吸自如，动静天然，不待勉强，时时不辍；稍有心中心，意中意，则忘母之规模，而不自然。常常定静安虑，而得真道；以此真道，**不辍**而修之，而我之身外身真矣。纯一不杂，一团天然之趣者，是我**修身**之德。如此**其德乃真**，得天然之气，时时不辍，而修我**之家**。身者。神也。家者。虚室也。其家空洞中而现。以我纯和之德修之，**其德乃余**，使我天然之气，时时不辍，养纯一之体，修之于乡。乡者，性也，虚室之外宅也。常常纯和其气，而德乃长，得真性而不昧，使我天然之气，时时不辍，而修之于国。则国有淳化之风，常常清静，无毫发之余，以性还空，内若有所得，冲盈而丰之，使我天然之机，时时不辍，而修之于天下。则通身透彻，无丝毫隔障，光明于万国，无不普照，此身外之身，慧光朗映，一贯乾坤，而天地悉归于我。我还天地，故以我之身，观身外之身；我之虚舍，观虚空之室；我之性，观虚白之性；我之慧，观混沌天然之慧。吾何以知天下之道然哉？不过一性者，此也；静者，此也；静而后动者，此也；动而返静者，此也；湛寂而复归于性，此乃常真常存之道也，以此。

真人曰：「静性静性真静性，先天一炁起太清，寂然常绕虚无穷，一气流通万气朝浑然一身云外客，不知身外有金身，太极炉中常锤炼，混元鼎内现真形。以空还空随觉悟，无无有有此章神，心灰意灭归大道，灵灵虚室现阳神。顶上一声雷霹雳，天地晴和放光明，算来都是无着处，一身之外始为真。真真真，到了妙处道有灵，我身不作主，任他自己行，得了天然味，才得做真人。」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蟄，猛兽不据，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胺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知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益生曰祥，心使气日。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此章是返本而归太清底意思。德者，气之和。厚者，常常精一。含蓄和炁而不间断，谓之**含德之厚**，如**赤子**毫无知识。蟄，是行毒也。**毒虫不蟄**，无心之谓也，如赤子无容心，外不能入害。**猛兽不据**：无意之谓也，如赤子无思意，外不能搅乱。**攫鸟不搏**：无情之谓也，如赤子不种情于万物，内绝心意情，外欲不入，和气以合道，则**骨弱筋柔而握固**，虽有其身，而不知我之形；虽有其气，而不知我之形；虽有其气，而不知我之道。赤子无知识，则忘人忘我，而不知我之为我，常归于空。修道者，故以赤子譬之。他既不知人我，又安知牝牡之合而胺作。胺者，赤子之真阴也。一点真阳隐于内；赤子气和而生一，故见牝牡出，他也不知用意用情，听其自然而乐天真，气固则精洁，精洁则一气生，谓之**未知牝牡之合而胺作，精之至也**。赤子无心而气不耗，终日号呼而嗌。嗌者，咽也。虽然号呼而真气不散，言其无欲无忿，故不嗄。精粹纯一，和之至也：言其气归于空，空无所空，气存于有，有无所有，听其然，常和以合道，知和之所以然而曰真常。知真常而返于虚，慧生而曰明。和之至。有益于先天，先天抱一而曰祥。损而曰不祥。气益则生，气损则耗。心益不祥生，心损祥见，不过损心而益气。心使于气者凡，气使于心者圣；**心使气则强**，气使心则弱。强者万物壮而老，弱者万物化而生。能弱即道也，能强是谓不道。弱者，同天地之气，天地坏而我存，是谓道也，安得早已。强者，自耗真阳，日渐消化，是谓不道；不道者，安得不早已。

乎！总不过和其气，去其心，志其形，存其道，听其天然，随其流通，周偏天下，而复归空。归空不空，是谓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存真常之道，清之静之，返于太清、而道常存，岂已矣乎。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此章教人无贪无求，知止知辱底意思。道原无道，道原无知，强有以知。道不行功，强以有为。道原天地之理，道原人生之气。知者，实无所知，此为真知。真知无可说，谓之**知者不言**，者就是道了。言者，或说何处下手，何处采丹，何处结丹，不听天然，强以意取，此非道矣。如此之人，毫无知道，是谓**言者不知**。真知者，坐若山，行若轮，时时不放，内固以**塞其兑**，外固以**闭其门**。内外真固，常挫其有为之锐；不知不识，以返其本，柔和以听其自然，内外柔和，无心意之纷，则以知者不言解之。一气贯通，内外贞白，柔和则慧生，慧生则光明万窍，诸经络通透，空无所空，有无所有，谓之**和其光**。自以为一天地，四时八节，无不合之常存。天地间无我，我无天地；呼之以牛，我以牛应之；呼之以马，我以马应之；水溺火焚，不能动其心，者等人才讲得和光同尘。和光，是慧生内外。**同尘**，是窍窍光明，一气周流而无隔障者也。内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变化无穷，而复返于一，归于混沌，是谓**玄同**。如此地步，不可得而亲之，亲之意存而归于有。如此地步，不可得而

疎之，疎之入于顽空。如此地步，不可得而利之，利之贪得，反伤其元。如此地步，不可得而害之，害之欲得，反枯其精。如此地步，不可得而贵之，贵之骄心生，终不能成。如此地步，不可得而贱之，贱之退心起，空闻至道。闻道者，不亲而亲，疎而不疎，不利而利，害而不害，不贵而贵，贱而不贱。如此者，故为天下贵，才为知者不言之至道也。

以正治国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乎，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此章教人归静，毋使精魂搬弄而伤其生。以正治国：正其心，诚其意，我自安然。静极景生，无不照察，如天之清极，风云雷雨，沛泽天下，此乃天之奇，景观是人之奇。兵者，意也。以静治兵，则兵良不害于民。总而言之，无意气醇，无不贯通；有意气积，无病不生。以奇用兵，去意而已。以无事取天下：天下者，身也。以无为治身，则长生不死，吾何以知道之然乎？譬如以静修真，真何在地？以无为言道，道何存也？故吾何以知其然乎？此句解作个修身不知道看。然字，指道而言也。太上真道，不知何道是为大道，故以清静修之，以此然也。世人讹传，误人多矣。误人者，讲后天一气，即下数句是也。天下多忌讳：清静而归于有。忌讳者，用情用意是也。则民弥贫：民者，气也。贫者，绝也。用意用情，气绝早亡，何也？心意耗气而已。已者，死也。人多欲拥利器，以制造所好之物，众生皆举之寻求，则政令不生，民无方向，沈缅纷纭，民多昏困矣。民多技巧，因意所害，故奇物多化淳，去心去意之谓也，常清常静之谓也。此是太上苦心，一一教人无为修身，有为气化，化而返元，归之于空，此章之意也。

起。滋者，念也。随他以意搬弄，则念起而随之，于气多有效也，人故娱之，殊不知取死之道也。法令滋彰：法令者，后天气路底规矩，何行，何住，如此行久，精耗而真一散，后来路熟，不能丢去，盗贼多有而伤身也。真修者，切宜戒之。盗者，心也。贼者，意也。搬弄久，我不能为主，死日近矣。故圣人戒人有云：我无为而气自化。无为之妙，真一听其天然，则行止自然合天之度。我好静而气自正，静之至，清之极，清静至极，一气贯通，周遍天下，江海河汉，无不流动，故天地能长久。人效之，岂不道也。无事无欲，则民朴，而风化淳，去心去意之谓也，常清常静之谓也。此是太上苦心，一一教人无为修身，有为气化，化而返元，归之于空，此章之意也。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耶。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章教人混沌养真，杳冥养神底意思。修真以柔，以弱，以无，以空。虚则灵，空则明，明其道也，常常闷闷，以无我。闷字：关防我心，为道之要。其气也，通贯融和，心无主也，谓之醇醇。政是道，民是气。道和于气，气和于我，忘我合真，始为政也。察察者，惺惺之谓也。我能惺惺，我即为心所使，不能关防也。其民缺缺：其气散而不和，因有心也，而道不成，故有祸福兼行。祸者防福而至，福者防祸而得。祸福兼至，在于心也。我能防此一块肉，无求福之心，其祸无门而入。我能惺惺常住，求福而反招祸也。如此推之，熟

能明至极之道哉？惟无可以为天下政也。我有淳化之风，感动其民，则民无不归我之化；政若施于有为，好奇之心无不招祸。我能空洞善根，常常关防，不放半着，其德无不合天，无心之谓也，非道而何？我若修有为之善，好胜之心生于妄念，则妖见矣，求福而祸随矣。我无奇，我无妖，只闷然而不放，气通天下，水流九洲，湛寂真常。若迷其心，则我之气，无不混然而民迷。常常握固之，久而道成矣，是以古之修道圣人，坚刚其志，而不割动丝毫，志不移也，谓之方而不割。清心静意，常守其神，外不动我之情，生死寄之于天，身形忘之于地；我不在天地间，天地未尝生我，亦未尝死我，清静廉洁而不别。别者，碎割也。言其我成一片，不能分也。直立不斜，秉空性而不倚，虚我神而不摇，常常诚之正之而不肆。肆者，放逸也。言其我常关闭防闲，而不使出入，久而不肆。光者，性生于内，我常收藏幽密之室而不耀。方者，道之机也。廉者，道之统也。直者，道之体也。光者，道之用也。全此四者，无道不成。关防心意，而心意醇醇，惺惺放纵，无意而气和，冲满天地，照彻乾坤，如此者，为政闷闷矣。意者心之苗，情者心之根，念者心之发生；绝心而意泯，忘心而情寂，空心而念无。为道者，可不闷我之心，而妄求至道，其道远矣！嗟乎！欲学闷闷者，自求真心，忘其血心，而道成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啬。夫惟啬，是谓早复。早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此章尽性以俟命底工夫。治人者，治己之神，纯一不杂，念念归真，绝妄远思，清其内

而心死，静其衷而意亡，神魂守舍，铅汞交加，听其天然，周旋于内，身与天同，气合日月，运用亦是周天之度，身形皆同湛寂之体，此乃治人也。事天者，清虚穷极之谓也。轻清而上浮，虚之至也。包罗万象，无不包容，穷之极也，谓之事天。人能治人事天，无他，莫如啬足矣。啬者，俭也。一俭则易于虚，易于空，易于无，俭则妄念不生，忘念绝而心死，则不耗其气也。夫惟啬，是谓早复其元，习静而气足。德者，道也。早能回其心意，静内潜修，反复元阳，不耗真一，谓之重积德。若能如此，重积乃德，则金水流通，先天到而无处不克，百脉万窍，无不通连，而成一个空空洞洞底大光明窍矣。到了无不克时节，就入了湛寂之乡，无人无物底田地，反不知其道之所以然者，空之至矣，则莫知其极。空之极，我不能知，极中又生有矣。莫知其极，可以有国，者就是静极方见无影无形底虚矣。不静不能知，不静极不能见。静极见者，是有国矣。有了止个，则真一自投，不待意为者也。意至复灭，意尽复现，真一来投，则有母矣。其中生化之机，口不能言，惟有觉照。有母方能生化，生化不绝，我用就无穷。常生常化，内有天机，中合道机。我明玄理，听其自生自化，不耗于外，常固于中，可以长久矣。长久者，只要深静其性，固生其命，性根命蒂，从虚而入，从有而生，从空而成，生生化化，其用无穷，如此可以视长久之道也哉。治人事天，岂外此乎？总不过着而不着，不着而着，虚虚实实，生化之机，玄妙无穷，而道久矣。

治大国章第六十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而归焉。

此章去心之谓也。大**国**者，身也。治者，虚也。空也。虚生明，空生慧。虚极空极，阴阳合一。治身以虚空为主，不要顽空，而要虚空。虚有存，空有具，如此若烹小鲜，言其虚空易得也。莅者，到也，普遍也。周流世界，无不贯通，一团真一之气，一块干健之精，通身化而为炁。性抱命，命孕于性中，休作释氏顽空，而道家一一有具。释氏去身存性，道家化身养性，皮囊化为一气，聚散无不有身。身若去，而我何存？道家如此之妙，如此之道玄。人有魂魄，魂魄各一，故为人；魂魄合一，故为仙；魂魄不虚，故为鬼；魂魄能空，故为神。其鬼不神：我无心而鬼难测，故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天地不能度我，而况鬼乎。其神不伤人：神者，虚也，空也。虚空为实，虚灵为神，故不伤人。人者，生也。神灵乃得长生，故无害也。非其神不伤人：杳冥湛寂之中，神不知为神，而我亦不知为我，故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以无心立脚，亦无意下手，心意窈然，故圣人不能伤人，如天地久也。神也，我也，神我合抱，入无寻有，有中返空，两无隔碍，俱不着于有，若存若亡之间，一气贯通，而周遍天下，至道至德交感为一，同归于无极，以入玄玄之境，同归上清之乡，治身之要，虚空见矣，故德交归焉。

大**国**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北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不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欲，故天者宜为下。

此章知此底意思。大**国**、小**国**、天下之流，皆是我身上上下下之见，若我身与其合而为

一，则大**国**者下流；言其一身通透，无有隔障，阴阳交泰，天地感而为孕，抱合于坤，而真成矣，谓之天下之交。天下昏昏默默，不知已有，而有自现。大凡此章虚能实，空能有，不待自作聪明，造作而成。小**国**者，虚无也。虚无通天地，成一大窍。玄妙而久，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乃得于玄，而通于道也。心者，虚中不昧。杳杳冥冥之中，存一真性，养和万物，蓄气于中，贯通于外，各得其宜，皆是玄妙底宗旨。如此行之清静，外妄不生，内欲不动，澄于心，去其意，灰其情，则小人不敢犯。诚笃宜慎，皆为大道提纲。上一下贯通，内外贞白，如此故与天同，故天者宜为下。天下者，形也。大**国**者，性境也。小**国**者，虚灵也。形清静，则性生；性清静，则虚灵不昧；虚灵不昧，则慧剑铸；慧剑铸，则外魔不生；外魔不生，则内欲尽除；内欲除，则虚中静；虚中静，则万窍归通；万窍通，则入于湛寂，而道成矣，故谓之大**国**下流。天下交，小**国**贯通也。此乃章中大旨，玄妙显然，而后人得之，可以进道成玄矣。

道者万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所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

此章言道之不可量，难以测度者也。一气圆通，谓之道。**道者**，天地之包，万物之奥。天无道不清，地无道不宁。天有道，不言而高；地有道，不动而卑。万物无道不生，万物无道，所以化育。乾坤内外，无不有道，故为道之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天地万物，无

不秉气而生，无不随气而化。人乃天地中之天地，可不以道为宝乎？舍气安能生乎？宝气安能死乎？噫！道者，气也。无阴阳之气，岂能化育而为天地为万物者乎？道之宝也，即气为之宝。舍其气，又有何求？善人者，惜精精气之人也。生死舍于腹外，形身之生死不足惜，化身之生死实可宝，善人之所宝者此也。**不善之人**，从其实，就其有，随欲之生化，保目前之傀儡。**美言可以市**：市者，欲念也。欲念一起，便成幻境，如开市然。无欲不纵，谓之美言可以市。行者，食心也。贪心一起，如火之上然，莫能灭，日纵一日，无有底止。人人可以纵之为不善，就如求有之人，祸发而已莫能知，日贪其有以为美，何能弃之？谓之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天子者，神也。存其神，养其性，以置三公。三公者，性也。性之枢机，感一气贯通，秉阴阳之升降，合天地之生育，得干坤之正气，四大部洲，皆为一个，无有隔碍，虽有拱璧之障蔽，以先驷马之周流，贯穿之后，不如坐进性守之道，听其反复阴阳，轮转日月，合干坤周天之度，秉天地清浊之分，不言不动，无听无视，惟善以为宝。古之所以贵此道者如此。又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不曰求：言其静也，凝也；无求于动，功到处，性现处，慧生处，内外虚白，自有天然之味以得。有罪者，贪也，妄也。去其贪，除其妄，以免外邪之侵，诸障之弊，诸魔之害。总而言之，去其心，断其欲，舍其贪，忘其意，灭其情，种种业债，不能侵犯。故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所宝，如此，以为天下贵。

为无为章第六十三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

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此章动静合一，虚实并生。为者，不动而静，此上为字。**为无为**，是但空字。不动而静，入于空，空中自有，谓之为无为。事者，不有而无，此上事字。事无事，虚中不作，入于玄；不有而无，入于玄，谓之事无事。味者，空中动而我知其味，此上味字，**味无味**，动而复寂，空中动而复寂，谓之味无味。道之**大**者，充而塞乎天地；道之**小**者，敛而入于渺渺；道之**多**者，无物不有，道之**少**者，无可闻，无可见，亦无可言，言其道不能测度，大小多少，亦难衡量。修道者，敛于内，不现于外，此人与鬼神不能知。敛于内之小者，不见其大；敛于内之少者，不见其多。为道不彰，虽有加害，我不理之，若是平报怨以德。图充塞天地，大之多之，先以清之静之，安我之神，定我之性，还我之命，敛于内，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必先于**其易**。为其无物不备之**大**者，必先于**其**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而敛于内之**细**者。天下之**难事**：事者，道也。必先于其清之静之之**易**。天下之**大**者道也，必先于其湛之寂之之**细**。由此观之，是以圣之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充塞天地，贯满乾坤，与我合之**大**，而道体是以成之。故轻言道者易诺，得道者必寡信，殊不知道在何处。多易得者，始勤而终怠，终无一成，故**多难**。是以圣人始终如一，不易不细，若是乎挟泰山而超北海，如是底圣人，故**终无难**，成其大塞乎天地，小而入于微渺，多而无物不备，少而不见不闻，无可言之道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为之于不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此章混合阴阳，收敛天地万物，合周天之度数，满卦内之爻象，返之于未有，与混元合抱底意思。念无念，心无心，情无情，欲无欲，物无物，我无我，如此才能安，一毫着安而不持，万缘不有，谓之安而能持。持字，不要看易了，要先难于安，才能易持。兆者，了然明白。常常昏默，而若不明。其未兆：明而不默，因其思也。思动则筹于心，言其太了然明白，而不若愚，故谋易生。脆者，日夜不放，存心意于运用，日耗其思，则心不下，谓之脆。脆则魔生，至于我之真，崩而裂之，其形易坏。微者，稍有心神，使我不下，此皆道之病也。无心则无病，学玄者可勉之。如此病多，将何修之？默而为，诚而守，无念而行，为之于不有，寂然无我，冥然无人，治之于未乱之先。无为心不乱，无作意不驰，无功情不种，如此始可以言道矣。道乃何为？金也，木也。金生水，木生于火，得水火而交并于土。交并者，不为不作。听彼之天然，随气之运用，不知不识，湛若天之清，冥若地之宁，听生于毫末之初，发萌于无始之前，慎笃于我，谓之合抱。合抱之木，即是一点之真，静极而生毫末之间，定极而降一气之初，谓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者，二土成圭也，还九之数，起于水，降于火，抱合而为圭。台，即圭也。一气交泰，累于中土，合成太极。从太极中，返于无始，即此物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譬言道之不骤行到也。骤则易散，迟则难为。

求。要不闻，常常温故，时时在念，刻刻在心，不可须臾离也。临物不着，临事不染，亦不要死死坐定，为者易败，执者易失，全在着而不着于外，清心静意于内，是以为作者，执着者，避阳就阴之病也。圣人无为亦无貳，无执亦无失，何也？因其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空空洞洞，二个气象，有有无无，两段景象，圣人学道如此。民之学者，气也。若有则败，若无成矣。从事，是有了。**民之从事，常于几成，故败之。慎终如始：**言其先静，而后静中虽有景象从静中而来，亦从静中而返本来面目，庶乎不失。圣人学道全在心；心静故无败事，心静欲才不欲，毫发不生，谓之欲不欲，故不贵难得之货。心静故愚，愚故不学，谓之学不学。道从何学，亦从何传？心静似愚，即道也，将何学焉？故学不学。学不学，复我本来，与众不同，故复众人之过。生兮灭兮，长兮灭兮，随阴阳之气，听其自然之始，天地万物；总不过二气化育，故辅万物之自然，因有败有失，听天然而不敢为。

古之善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能知此两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于大顺。

民：民者，气也。为道之士，非以明气之往来升降之理，要浑然不动，万象皆空，自有一番景象，何必求明民之说耳。明中若愚，故将以愚之。如今修道之士，止求于说，不务无此章浑然自得而得在，寂然自守而守成。窈窈冥冥，默默常存，与混沌符合。非以明

为，为气之枢转，自难主持，故民之难治可知矣。智者明白了然，谓之智。俗语有云：「聪明反被聪明误」。学道者，愚而能笃，诚而能守，以智治国则国失。国者，身也。太明为国之贼；似愚非愚，若不笃而诚者，是以智治国之人，身形康健，容貌温和，三宝内固而不泄，身享太平，无魔侵害，如天地皆春，长生不死，皆因湛寂窈然，空洞无为之道也，谓之不以智治国，为国之福。古之善为道者，故能知此贼此福之两者，就楷式了。楷式者，清静而安，高明而和，不言不动，无有无无，湛然常寂，非白非青，真常坚固之体，金刚不坏之身，谓之楷式，与道同体。如是能知楷式者，是谓玄德之道。玄德者，仰之弥高，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致中和之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古之善为道者，必慎其独也。如此，可谓深矣远矣。天地万物，俱从顺生，惟道逆之，谓之与物反矣。如是乃至于大顺，从逆而顺，从顺而生，复返于逆，归于太玄，入于上清，保合太和，混沌之体也，谓之乃至于大顺。嗟夫！善为道者，难矣哉。

江海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此章以退，以弱，以柔，以和为主。江海者，水之聚也，言其水善下之故。百谷者，天地万物也。水为天地之脉，为万物之滋，是以借水而譬之。水之最退，最弱，最柔，最和，天地万物不能强之，不能远之，言其道与水同体，似退，似弱，似柔，似和，故水为百谷。

王，道亦然之，何也？水之善下故耳，道之能逆故耳。水之体柔而不绝，道之体柔而长生，总而言之，清之静之足矣。水能川流不息，故以水譬之，水之势故然。是以圣人在上位而不骄，顺乎民情；学道而不骄，顺乎一气。圣人故欲上民，先以下之；故欲顺民，先以和之。故不重不害，居上以退，以弱，以柔，以和，则民无变；道以退，以柔，以和，则气不躁，故无重无害。无重无害，则民不争，则气不散，以清以静，居上之体，守道之要，譬言天地万物莫如水，道莫如气，气莫如心。心死道死，心默道守，安如泰山，稳如磐石，万缘不离，毫发不染之端，莫如静，静则无争。除水之外，道之外，莫能如是无争，故莫能与之争。不争则不害，不害则不重，不重则不前而先后之，不前则不下，不下则居上不骄，不骄则能为百谷王，能为百谷王者，无他，言其善下也。善下者，为水为道，故以江海言之，是以圣人莫能与之争。

天下皆谓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我有三宝，持而卫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肖，若肖久矣，其字，指道而言。细字，言道之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修道者，笃慎谨宇，

此章言道之微末。世人罕知，皆谓之大；大不足以进道，微足以进之。天下，指众而言也。天下皆谓我大，故似不肖。不肖者，言我大而不微，殊不知正所谓道，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字，指道而言。细字，言道之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修道者，笃慎谨宇，

无不合道。何为道？我有三宝，笃慎之人，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善者，惇厚也。俭者，素风也。不敢为天下先，退守也。仁厚和顺，清静无心者能之，忘物忘形者能之，舍己从人者亦能之。慈虽敦厚，内有勇存；俭有素风，其量含洪；后常退守，自广大，人莫能知，慈故能勇，无勇空柔，故不成；俭有素风，常素不强，空温不成；退而不先，空守无益。若图勇广而不柔和，若图先而不后，如是者，其器不长。器者，中宫也。勇敢而加乎先，死矣夫，岂不嗟乎！和柔退守而固，刚柔相当，阴阳合宜，干坤有序，夫妻和合，子母不离，全在乎不肖，天可保也。以慈恒存，总不过退守灰心，柔和绝意，慈俭断情，故六贼不侵，三尸无害。我以空防之，不假门户，从何人来，故曰清而慈，静而俭，忘形物而不先。嗟夫！道之大矣，微矣。人不知其微，而皆曰大，故不肖，不肖久矣，总皆谓之慈也。空虚若有，实中还无，故器成。器成不死，而曰道，惟守慈可以长生。慈者，谨慎笃厚，内和其光，外剑其形，内外贞白，是谓慈。众皆曰大而不肖，道成者，不肖久矣。

善为士章第六十九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

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此章以清更静，以弱更柔底意思。善为士者：士字，作道字看，善能固守道者，似天之虚，地之宁，山静水清而不武。不武者，静极不动也。善为道之士，至清而不动。善战者，听天机之自然，不假造作，无系于心，无关于情，无动于念，听天机之自转，无毫发之染，故不怒。善胜敌者，强则多败，柔则克之，以气引矢，无种于情，不假乎争，空中胜之，无不

里争之，以无以空，故不争。善用人者：人，即是先天，到无为处，我不能用乎？人人不能用乎？我随二气之周流，任五行之运动，不用修为而为之下。如此者，是谓之不争之德。德者，道也。不争之德，即是无为之道，如此者，是谓用人之力。静极生，生神化，神化归空。力者，道力也，如是谓用道之力，如此者，是谓配天。天以无为而治，道以无为而成，玄妙合天，谓之配天。古以淳化之风，道以淳化而成。天之高也，虚也，古之淳也，道之玄也，皆到至极精微之处，谓之配天，古之极，皆从一善来，故能不武。善战不怒，胜敌不争，能用人之士。为下者，故能配天，古之极。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衰者胜矣。

此章随天机之舒动，任阴阳之运行，不待造作而为道。借兵以喻气，言道无用心处，无着意处。用兵有言，起下文之意。修道者，不敢为主。主者，用心着意思是也。客者，我真也，清静天真，候二气来升，不敢于进于前而退于后，一段中和之气，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乎精粹纯一，常处中和底景象，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任天河之水流。仍无敌：待他人生，而我方迎之。执无兵：他虽胜，我以柔制之。我若以意迎之，心取之，是我轻敌也，祸莫大于轻敌，轻敌者，几丧吾宝，致崩于鼎，漏于真，大道失矣，皆因抗兵相加之故，而不能胜，衰弱退后者胜之。用兵无他，中和而已。

吾言甚易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此章我知我有，人知我无；我行甚易，人言我行难。大道贵于已知，不公天下。吾者，我也。我非我之身，即我之神也。定于性，静于神，定静恒常，我难言妙。虽难，言易，而行甚易，谓之吾言甚易。道难乎知，知者易行，我知甚易，天下莫能知。天下者，一身也。炁生于混沌，入于冥忘，昏默之中，不知我存，故莫能知。昏默之中，无有运用，随天机之自动，我不能为主，故莫能行。言者，口口相授，片言一语之中，指点一二，就有了宗旨，有了把柄，谓之言有宗。君者，心也。万事从心，心存意在，心死浑忘。浑忘之中，自百主宰，历历自验，谓之事有君。夫惟无知，乃能成道。是以不我知，独修独行，孤陋寡闻，坐如磐石，性似太阴，气若长河，川流不息之中，惟我自乐。知我者，是以希；希我知者，是以自贵。古之圣人，是以被褐，而外若无为，内实怀玉。玉者，虚灵之至宝，无为之至真。我之怀，我之宝，怀我之真，是以天下罕知者矣。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此章是以无言开化，无为修身。圣人知道，实无所知。无所知，斯为真知。上等之人，不知其言，不知其修，故不知为真知，俱在先天中一炁运行，五行自转，阴阳无意而和，造化无意而成。如此观之，有何知之？是以不知为知，真知者不知。真知之人，夙根清静，谓人以我为病。如此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人亦病之，病是以不病。

之上，上不知之。溺心者，专意者，死死运行，是我病。夫惟二字，解作者个二字。如此死死运行，溺心专意者，不随天机自动，灵神自舒，强为我知，是以病，者个才为真病。清心静意者，忘物忘形者，立命于虚无，存性于空灵，坐如磐石，气若流水，四时无寒无暑，清人以我为病。如此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人亦病之，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惟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此章一因至理，一因玄妙，劈邪归正之说。民者，先天至宝。威者，使也，用也。至道无使，至玄无用，冥然自生自化，不待做作有为之事。虚灵至极，明其心，见其性，先天自生，流贯天下；意不使，心不用，至宝不畏其威，如此大威至矣。狭者，限于所，存于处。大道无所处，待先天见，自有着落，命即存矣，谓之无狭其所居。先天见，万国九州，无不透彻然，性命从此合一，归之虚无之中，按天地之度数，合日月之仪，秉乾坤之象，符阴阳之气，同四时之生，化肃杀之机，长长如是，不假间断，谓之不厌其所生。夫惟是者个二字，者个不厌，方是大道。是以道祖圣人，成道如此之不厌。不厌者，无止其所生，无厌其所有，生生自化，内合天地阴阳之理，外成山岳不动之形，外静自然之静，内动自然之动。是以圣人自知其有，而不自见其形；自爱其道，而不自贵其形；是以圣人去彼之形，而留此之真。血化膏，心化虚，形化气，而成自然之真；去彼之假像，存此之真形。圣人修道，不畏威也，如此。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纲恢恢，疏而不失。

此章清静自然功夫，无为至玄底大道。勇者有三，有血气者，有强暴者，有果断者，此世之勇也。惟修真之勇，割爱坚固是也。勇于敢，则身心为利名所牵，命故杀矣，先天尽矣，三宝耗矣，真元死矣，故杀；虽勇未坚，此也，谓之**勇于敢则杀**。心静而空，意绝而忘，情欲断而无，常存柔弱中和，无世尘所染，戒慎恐惧之心，常常清静虚无，与天同体，则真元来朝，一气周流，无毫发所染，湛寂自然，任二气流通，日月共照，其道乃得：**勇于不敢者**，此也。天地坏而真灵不崩，世世长存，谓之活也。内清真朝，内静养神，灵虚心意取耗其真，心存耗其精，息通耗其气，内运耗其神，如此者，我之真灵所恶也。天，即我至宝，而不同天行事；天之所恶，风也，云也，迷乎宇宙而不清；天之所恶，雷也，电也，震乎六合而不宁；言人之好动而不善静，易迷而难清，此天之所恶也。天者，我灵也。死者，谓之活也。只有性存，命来固蒂，谓之**活**也，何也？言其**利**则杀，故害。**天之所恶**，盗混元，故似**天道不争而善胜**。胜者，起也，来也。至宝来而天下暗迷，则炁即混沌不分。二炁交合，成为太极；五行运动，而有归于虚无，而成无极，与道合真，湛然常寂，而为之天道不争而善胜。天道既不争矣，不争，即不言也。**不言而善行**，不取其意，不用其心，而真疏而不失之勇也。

炁合一，自然来矣。是以圣之犹此之难，故不谋于有，不谋于心，不谋于意，而谋于湛寂杳然，混然一体，不知其道，不知其玄、而天网恢恢。恢恢者，死心之谓也。天者，我也。网者，昏默无主之谓也。疏者，忘物忘形之谓也。物形既忘，而真心不失。而字，指形物言，莫当虚字过文看。我之真，昏默不醒，形物不分，不失真性，常存真心，了然至道，何杀之有？何恶之有？何争，何言，何取而谋之？故无利害而害不生，以此常活，谓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之勇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孰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有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惟代大匠斲者，希不伤手矣。

此章清静心地，割断爱恨，虚无下手，实处着脚，以空还空，实有所得，得后返空，寂然至道。**民不畏死**：民者，气也。清静惜气，内秉中和，外无耗散，坦然自固，与天同久，故湛然常存，何死之有，谓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因人从順道，不返于逆，日耗真元，故常耗而不固。年年不惜，日日不保，以至于老，枯朽之，槁槁乎，岂不死乎？自取之，奈何反以死惧。**若使民常畏死**，孤寡而不和，阴阳而不合，万物而不生，**为之奇者**，不能偶矣。奇者，阳也；偶者，阴也。阴阳合而成道。吾者，我也。**吾得孰而杀之**：吾得至道，孰而杀害之。至道有形无质，有影无迹，我得其妙，谁能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有司者，我之心也。我死其心，使其无主，勿起思妄，勿起杀害，勿起执着，常常平等而不动，孰敢使有司而杀者，必无是理也，总不过清静自得。毋使我之心乱我之至道，谓之孰敢常有司杀者。

杀，是乱其本心，无所不为，自耗真元，自取其死而杀之，谓之杀。**夫作代有司杀者**；是我随心转动，不能自主，我害我也，谓之代有司杀者；我害道也，谓之代有司杀者，故**杀**。大匠者，巧工也。巧工之人，玲珑其心，虚灵其神，通贯其意，无所不作，了彻于胸。若使愚蠢之辈，代而作之，必害其事，故杀之。苟能免其害者，希有不伤其手矣。譬如人之为道，巧精，巧矣，而又巧其神，虚无自然之理，空洞自玄之妙，湛寂常之道，天然自得，与天地同体，与日月合期，阴阳自然好合，五行自然流贯，内秉至道，外合真全。假使有作之辈，昼夜运行，后天抽添谷气，犹如愚蠢之辈，**代大匠而斲之**，未有不害其生也。如有作者，不明至道，随心搬弄，未有不死者也。只要惜精惜气惜神，尽性以俟命，命归而返合于性，打成一片之为道也。果如是，民不畏死，何惧之有，故以大匠譬之。**代之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民之饥章第七十五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无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切，是以轻死。夫惟无以生为者，是贵于长生。

此章以无为自化，不求生而乃生长。**民者**，我也，气也。我不食，饥从何来，以其惜气保身，闭五官之门，固我真之室。人若大开门户，贪好五味，日渐一日，习气太甚，是以饥之。人饥者，以其爱身之故，殊不知反受其殃，以其死故。若求长生者，上者，心也，随分食禄，心不贪求，口不贪味，一心内照，是以不饥。**以其心食税之多**：税者，敛也。人之不食，畏其生也。不是要人辟谷，是要人一心内固，不贪不求，食而不知其味。一心向道，故能如是，宁有死乎！

无饥也；一心贪求，是以饥之。挈思食之心思道，何道不成？挈税食之心税身，何身不久？如此才叫个不饥。**民之难治**，因我之思多，心多。思多则欲生，心多则事不了。欲静事清，民岂难治，**以其上之无为**：明心见性，气有顺逆，以无为自化，则和于中，静于内，安得不治。虽无为而心不死，是以**难治**。不是教人瞎坐，肉心死而真心见，无为化为有作。有作者，天然自动之机，阴阳随分之化。乾坤从无而生坎离，坎离得混元之气而合至道，于是复返于清静，外无息而气内输，淳化之极，何难治之。虽无为而入禅，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何也？**以其求生之切**，未饥先思食，食到思甘；未寒先思衣，衣到思丽；见色思淫，见财思富，富到贪之；身安思禄，禄至求爵，爵高思寿。五金八石，终日服之，学彼延年，无所不至，此求生也，求存世也，殊不知反害其生，何也？因贪因求，日费其思，遂耗其阳，日渐一日，是以**轻死**。欲得长生，无是理也。欲求长生者，何法治之？无税其食，无空无为，无求生之切，一心内固，外无贪求，内外贞白。贞白者，**夫惟无以生为者**，是不求生而固道。道存者，故不死，**是贵其生**也。苟能如是，宁有死乎！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刚。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弱则共。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此章教人惜气内敛，藏神内用，中和修身，无为养道。人乃寄天地中一物耳，物有长久者，有速败者。人之生也死之门，死也生之户。人秉天地之秀，得阴阳四时之气，感父母干坤之精，皆是一派中和之气，生而为人，养而成体，长而成形，得道以成仙，失道以为鬼，柔

俱在和与不和之间，在己之修为而已。己之修为，其柔弱也故生，其坚刚也故死，于是方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刚；无他，在于中和二字之间。人生柔弱者，外则能保身，内则能炼神。坚刚者，外则能杀身，内则能死神。人之修行，譬如藏物，封固者，无风雨霜雪之苦，故长存；露于外者，有日晒夜露之苦，故败之。人若体此修身，中和惜气、平等敛神，死生二路，在我之柔弱刚坚之中，其柄在我，不在天矣。人若有为者，强而行之，是用心用意，坚执刚勇，一头行去，无返避之心，谓之其死也坚刚。人若无为者，忘心灰意，听其天然，不假修为，道自混元，谓之其生也柔弱。苟能体此行之，则生而不死；不能如是，则死而不生。去其坚刚，忘其柔弱，则不死不生。**草木万物之生也柔脆**：万物之中，无不中和，言其不行不动，不睹不闻，不言不食，感天之雨露，得地之和气，无风折之，春夏长于外，秋冬敛于内，故来春尚有生气，谓之柔脆。**其死也枯槁**：言其可玩之材，可用之质，人之爱也、慕也、不能忘情于他，故遭人取之，因他之美质，故枯槁矣。又一等不得天地之气，又无雨露之施，日暴之，风折之，不枯已槁已而何。譬人之不修，丰衣玉食，功用于外，不修于内。万物之枯槁，因人之死而不生；人之死而不生，由万物之枯而槁矣。二理一也，只在和与不和间耳。和者，退也、无用也、无材也，无心无意也、无物无形也，一团混元之气，敛神惜气之谓也。嗟夫！柔弱者生之徒，坚刚者死之徒。是以客气胜和，有为害中，心意使之然也，谓之**兵强则不胜**。木者，和之根，中之苗。根苗中和，内外共敛，谓之**木弱则共之**。强者，处下以为鬼，故死之然也。**柔弱者，则居上以成道**。无他，明于心者，谓之柔；见于性者，谓之弱；和于中者，谓之生。明心见性，生生不已而成道。迷于心者，谓之坚；乱于性者，谓之刚；不和于中者，谓之死。迷心乱性，死而已矣。上下于此明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此章平等待人，平等修己，言人道天道，不过一理，皆是致中和底道理。天之道，不言而高，不名而尊，不动而大，此乃**天之道**也。**天之道犹张弓平**：弓者，口也。入矢为中，不高不下之谓中。力大而放则射，射者去也，不为中；力小而不满弦，弦不满则不中。天之道，犹之乎弓也，不过不及之谓也。过者不为中，不及者亦不为中。天之道，中而已耳。**不有足者，补其足以为中；有余者，损其余以为中**。是以天道如此，人道若如之，即合天道。如今人道则非也，不中不和，见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亦损之，自恃其强壮，殊不知损之又损，安得有余？人若合天道，内固中和，随先天之自然，不言不动，而中其的。若是者，孰能以见其贤也。因退修自固，以中和体天而合天道；补不足，损有余，而合张弓。张弓者，中而已。凡人修道，内外合天，气秉于和而居于中，天道人道尽矣。故道祖以张弓譬之，不过一中也已矣。通章一中字尽矣；《道德》五千，亦一中字尽矣。离中字即非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章教人以柔以弱修身，以和以中修道。**天下之至弱者，莫过于水。**水之性柔，体水之柔，修道乃得。天下之至坚刚者，土也；万物不能强土，惟水能之。水之柔，能克刚，故譬言水也。水者，人之性。万情万欲，千心千意，性能治之。性若水，心地清静；性若水，形骸随之。水能长养万物，性能收伏身心。水能滋土，性能固道。无水土裂，无性道分。道者，心也。性不存，心外驰，故分也。心分，道安在哉？用心者非道，离心者亦非道，故譬言天下柔弱莫若水。性非气质之性，清静天命，本来之性，故坚强莫如水。谁未能此水者？谁能胜此水者？谓之**莫能行**，莫能胜。人若存性，孰能行之，孰能胜之，故**柔弱胜刚**。圣人云：柔弱者，**社稷之主，天下之王**。社稷：我之身也。天下：我之形也。性柔弱，心能和之。心和气固，气固道存，道存真心现，真心现，方知玄里微妙，如水之川流不息，无风浪静之谓也。天下水之柔弱，如性之中和；水之川流，如性之无运；水之恬淡，如性定而气固；水之渊源，如性之默默。水静鱼潜，性定命伏。何水无鱼、何性离命。水聚鱼藏，性存命固。如此类推，性命之理毕矣。故柔弱莫若水，修命莫若性。命乃人之根，性乃命之苗。土乃万物之父，水乃万物之母。无父不生，无母不养。命乃人之父，性乃人之母。无父不固，无母不成。水不能离土，性不能离命。水土滋生万物，性命炼成汞铅。人若体此，道立成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此章克己修为，笃慎自守，和怨于人，而不自取之也。**和怨于人，必有余怨，安可为克己笃慎者也。**善修己者，自潜自固，不亲于人，如是可以为善矣。一亲于人，则有怨于人，不亲则不怨矣。如是不和大怨，庶可以为善乎。和者，偏爱也，偏亲也。不偏着中，则无余怨矣。**是以圣人修己，如此无偏无斜，而执左契，责己而不责于人。**惟**有德者，司其契矣**。**无德司彻**：不与上天同德，故司彻矣，契者，普偏也。**天道无私，普偏而无亲**；人道偏倚而亲爱，故有余怨。人能体天之无亲，不偏不倚而执中，常存普偏之心，与天同善矣。天道无私不亲，无余怨而常善，故常与善人同矣。道君之意，教人内秉中和，外安磐石，不偏不倚，无爱无亲，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故无和大怨而无有余怨，可以为善，而同天之无亲也，惟圣人能司其契者能之。与天同德矣，故**常与善人**；道与天合矣，故无和大怨而无有余怨者也。无他，不言不动，无视无听之谓也。

小国寡民章第八十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此章教人知方所，知运动旋转之机，毋得空无，方为不死之玄机。小国者，中之中也。

寡民者，气之深也。哭有什伯，非此一处，皆傍门导引之法也，可以一己之功，久必误矣，非圣人流传之法，故而不用，虚里能见小国，气静而知寡民，此至道微妙，非什伯之器。静极小国见，气深先天起，那时方知先天大国，自然玄妙，运动周流，一窍生百窍，百窍生千窍万窍，一一贯通，皆成大窍。此时光照十方，虚无大地，谓之小国寡民。何必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又何必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远徙者，存想之功；何处起，何处凝，谓之远徙。着心用意，谓之重死。使民者，行气之说也。人能小国寡民者，虽有三车、三关、度数之说，无所_以意乘而用之：虽有文武甲兵之说，无所_以心陈而用之。修至道者，深其气，返淳化之风，朴素以复古道，如是清之极、静之极，清静至极，无心自动，无意自行，随天然，使民复古道，结绳而用之。结绳者，一团混元之气也。清如斯也，静如斯也，方动自然运动。运动时，方知其味之甘，其服之美，其居之安，其小国寡民之俗之乐。邻国者，我之形也，相望而化为清虚之境也。鸿犬者，我之心意也，相闻而化为太清之地也。如是安于大定不动，而复返清静，归于无始之先，谓之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者，与道合真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办，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此章言圣道无声无臭，不睹不闻，极矣至矣。信者，诚也，信于言而不为美。美者，鲜也，美于言而不为信。至道少言，至玄寡语，少言寡语，至道立基。辨者，分割也。善者，鲜存道也。有道之士，不分人我，谓之善者不辨。能辨别明白者务于外，聪明外用，日耗元气，不为道者，故不争。不争才与天平等，平等才不分人己，济利而不害。吁！圣人之心美矣、善矣、知矣、中和而合道矣。

精，不能默默自守，为无道之不善者也。知者，聪明过人。博世事，而不为知道之善者，精神全用于外，不能笃慎固守，于道相离，谓之博者不知。言其善道者，不睹不闻，无言无动。那善道底圣人，何尝存睹之心，虽不睹而实内睹矣；何尝存闻之心，虽不闻而实内闻矣；何尝存多言之心，虽不言而实有言矣；何尝存不动之心，虽不动而实内动矣。圣人心，空空洞洞，无毫发罥虑，心地光明，内外贞白，谓之圣人不积，故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言其圣人之心，与天平等。济人利物而无害，圣人之为道也。中和而无争，言其不博，不辨、不信，固己。不博、不辨、不信，故心地不积；心地不积，故圣人善于为道者，故不争。不争才与天平等，平等才不分人己，济利而不害。吁！圣人之心美矣、善矣、知矣、中和而合道矣。

道德经释义卷下终



老子曰：
人法地，
地法人，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元始天尊

太玄一炁、肇洪蒙于太初。大道三花、生天地之元始。玄玄上人、乃氤氲道气之凝结。元元老祖、从清净神光而诞生。静极而动、则生二气三才。微深而显、乃化五行万物。则变化无穷。而死生不了。天运循环、周而复始。人心动静、变而无常。修炼大丹、应免气归根。采探至宝、当回故乡复命。溯本初一点之真灵。穷元始两仪之性命。论先天、则无形无象。谈太极、则不灭不生。远先天之性、而养后天之命、其道不张。守元神之窍、而除识神之见、其玄乃得。此则修真男女之纲领。斯乃学道天人之关键。《太上玄微——宝笈第五十八篇》

九天玄女

闲来无事驾云游。俯瞰尘区五大洲。滚滚红尘人莫数。谁能乐道学真修。夫聪明正直谓之神、司造化之权衡。清净真常谓之道、得阴阳之玄妙。日月星三光、得道气而耀辉。天地人三才、受玄精以化育。圣人以道行教、而化羣伦。仙家以法救劫、而度万类。人心有道、可与天地同参。吾性有神堪向仙佛共契。摩诃者佛之始祖。无极者道之元宗。而名虽异。其理实同。传者、若差之厘厘。学者、恐失于千里。了三心、去一切法。明一性、立三大功。

身可证不坏金刚。人堪登无上玉局。《慧珠第八十二篇》

九天玄女

夫玄微之道。为造化之枢机。则天人性命之学也。博三教之正理。传万古之真言。精粗无不到。奥妙最难穷。包罗大学中庸之纲领。泄露金刚心经之精华。引出古今、佛圣仙真之说。指开道路、凡人俗子之修。度未醒之残零。化有缘于多少。过去现在未来、皆由此道。归根复命返本、应自斯门。盖修持之人、有路有径。则学业之课、无误无差。使爱读者、如雨后春笋。而欣看者、得暗中明灯。三乘皆备。万法俱全。《金茎第十四篇》

太上道祖

太者、无极之始。上则有象之先。上根无极之气。继露太极之玄。当在无为成象之间。复值真空非相之期。恍兮惚兮。杳兮冥兮。一切涵穆。万化本宗。天不明其所以为天。地不知其所以为地。混元一炁。中黄乃聚。氤氲祖炁、包藏太极之中。酝酿玄机、造化天地之成。或混、或沌。或潜、或蓄。日月末序。阴阳将分。琼兮其液。玉兮其浆。湿润精华、橐钥玄机。沌蒙开启。山泽沾濡。日以昼明。月以夜光。气潜以时、而发为雷。气露因时、而动为风。雷泽成为火。山泽升为水。地以六阴、山川水土而质以定。天以六阳、日月星辰而象以明。天处虚而涵养。地处实而广生。是天地资需而万物育焉。《太上玄微——太上宝笈第一篇》

伏羲大帝

溯自龙马负图、画卦泄造化阴阳之秘奥、流传后人、按法修持、归儒归释归仙、到而今诚不计其数矣。夫三教一理、皆不出大道之中、修者不可分门别户、名称虽异、而修皆同、知此天命、则我灵性。能率性者、自是道矣。从先觉而启后学、修己教人、体天行道。上为于坤坤肖子。下为社稷之功臣。立大愿、度万缘人。存大悲、悯一切苦。度化众生。出离苦海。乃修道之本心。则太上老君清净经所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太上玄微——金茎第四十九篇》

神农大帝

夫自种穀养民、教人稼穡、兴农治世、传至于今、历多甲子、其功尚不朽、无如当世之人不知稼穡艰难、暴殄天物、实饥馑灾殃之引路。夫天生万物而养人、而人不知修道、以答天恩、惑也。岂不闻、人为三才之一、精灵过于万物、人身之贵、试想何如、已知得此人身之贵、如何不晓修持、自暴自弃、迷于情欲、一旦耗尽精神、以至老死、到此时、才悔一失人身再复难、岂不晚矣。与其后悔而无从。应以早思而勿怠。《太上玄微——金茎第五十一篇》

轩辕大帝

嗟天宇宙茫茫。人生渺渺。为善者少。作恶者多。四维八达、黑气蔽塞。六合九州、红光潜消。皆由人心丧失。天理沦亡。科学酿成杀机。理论谈成恶轨。人类相戕。地皮争占。

野。道德亡焉。宇宙倾矣。虽有列圣精灵、维持于其间。然无群生善道、发现乎此时。亦将奈何。昔娲皇正气、炼石以补。今从学士尽心、着书以持。斯可作天柱地维矣。《太上玄微——金茎第五十一篇》

玄天上帝

玄都仙境最清幽。天地圆方道水流。上下相连恩复载。帝心简在乐人修。夫天地交泰、万物发生、故曰父天母地。阴阳交媾、二炁流行、故称阴女阳男。象天之阳，为干刚、建行不息。形地之阴，为坤柔、顺化无休。欲炼金丹，要识阴阳之义。但修佳果，当法天地之功。盖孤阴则不长，独阳则不生。然大道以无为、太玄以无极。身居造化之中、志超气数之外。体禀阴阳之道、性赋清净之神。故能变化而隐现莫测。所以出入而踪迹难知。《慧珠第十五篇》

三丰祖师

经云、人身难得。中土难生。何谓也。三才惟人为贵。五方独中最尊。贵在人能修道。尊在国有出圣。虽是西欧科学之文明。不如中玄机之奥妙。科学者、乃道之皮毛也。玄机者、则道之精华也。曾闻修道、功参造化、超凡入圣者有之。未见持财、心着利名、作佛成仙者鲜矣。夫道不可须臾离。而心不可时刻动。离则身易死。动则神难安。故修心宜要朝干夕惕。而学道须日勉时勤。勿为衣食艰难而分心。莫因事情阻碍而退志。觉悟修炼。贯彻

始终。道自不离于须臾。道自能得于容易。是故孔子云。吾道一以贯之。又云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勉强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谓也。《金茎第二篇》

慧能祖师

科学文明，酿就杀人之器。良心丧失，造成害世之书。人类相戕，莫了果因报应。天神共愤，难逃法律昭彰。地狱诛不胜诛，莫言生未所见。人寰恶有余恶，岂曰死无何关。圣佛婆心，一视同仁。阴阳合理、三曹共义。人有机心作恶，而伤天地之和。无理想修功，以扰精神之静。一念若生。万思齐起。随风云之变化。入生死之轮回。难出娑婆之苦海。不离荆棘之迷途。如鱼之入网，身有拘束之愁。似木之裁益，根无舒伸之苦。诸般恶业，皆由心造。一世罪衍，尽自意生。修得知其宗旨。学能悟其领网。好从心性上用工，而自精神中守法。《珠林四十一篇》

达摩祖师

余自西土东来。教传返本归宗。不二门开、圣域重沾化雨。归一路启、禅林遍布慈云。中原古有大教、儒宗道派。西土初有上乘、佛法禅功。

儒以五常为本。佛以三宝为根。

五常不尽、五蕴难空。三宝不归、三心难了。盖自古往今来，未有全佛之教。则就中土西夷、未有纯儒之风。继而五教起、门户别。四民修、岐路异。主博爱者、以博爱立说。主仁义者、以仁义立言。或主无为而无相。或主有相而有为。总之、后天之性、先天之命。甚矣。

《太上玄微——宝笈第廿十四篇》

矣、先天之用、后天之体。处后天而修身、当主道德。守先天以立命、宜学玄功。教虽有五。理乃尤二。三才连贯。二气相通。佛以空而了。儒以德而敦。道以玄而学。

其说虽三。其理则一。空者、心无着相。德者、心无藏私。玄者、心无滞念。心同太虚。体同无极。天本无心、而赋万物。人纵有心、须净纤尘。则人希圣、而圣希天无不达矣。《太上玄微——宝笈第廿十四篇》

鍾离祖师

大道无名。强名曰道。道之原出于天！道之理尽于性。性则先天之命、根于太极之玄。玄宗天地，万物得其生。玄济阴阳、万物得其化。阴阳者、玄炁之所分。天地者、玄炁之大化。日月往来、非气不得其明。寒暑交更、非气不得其序。天以一而生阳、阳静而虚。地以二而生阴、阴动而实。阴阳相需。天地复载。万物生于内、而委于中。人得三而生。性赋予天特厚。命立于地独优。阴阳相济。五行兼化。穷理尽性、故人能之。达命知天、惟人则之。人能穷天地之义理、察阴阳之生机。守一抱元。尽性修命。羣阴剥尽。真阳发现。克复未生本来。永证无始真玄。德尊天地、功超造化、是岂非道者欤。《宝笈第八篇》

鍾离祖师

钟灵福地卜仙居。离别尘寰俗事无。祖气朝元归太极。师来携手上清虚。夫人生世上如大梦一场。魂在阳间似高眠一枕。心游幻幻、随风逐浪而无知止。性走迷迷、戴月披星而不

识休。朝来睡觉、遂起欲心而争名夺利。夜到眠酣、即沈真性而幻魄迷魂。此乃灵台无主、外魔侵入、被偷三宝。斯则玄关离神、本能走开、自乱五行。嗟矣此心已失、此身亦倾。叹哉其性已亡、其命亦绝。万劫轮迴而无尽日。千生辛苦而不穷时。曷不参禪学道、永远快乐逍遥。何如证佛成仙、长久安宁自在。能明之者、须要堅行实践。难悟之者、定必轮死转生。《慧珠第十一篇》

鍾离祖師

夫人之初生、其性本善、无思无想、寂然不动、迨至十六阳定、情欲初开、耳目着于声色、渐识于心、而习相远、将先天本来真性、而为后天邪缘恶习污染、竟至毕生莫赎、何也、因全身魄力、过于魂也。魂主善、而魄主恶、魄重浊、而魂轻清、清者属阳、浊者属阴、魂者有三、而魄有七、魄之强、因数多于魂也。然有灵台神君主宰、不使为魄专制、无知心不修、灵台无主、何以牵制于魄、故修道之人、全在修心炼性、其工夫、不外清净也。《金茎第廿四篇》

純陽祖師

道之为义。首上两点、乃为阴阳。继而一画、是为太极。阴阳原从太极而生。天地亦从太极而成。一下自字、自者自己也。道在自己能行。非向他人取得。自字从左向一、比为太极之初一点真玄。又从阴阳而言、剥阴纯阳之义也。然一／之下目字、盖欲修大道、至于纯阳者、在自己两目之间。然则自字、乃鼻字之首。鼻在两目之间。此间。是谓玄窍。且人

之受胎、五官四体未备、以鼻为先。故鼻之上、亦谓祖窍。夫玄关祖窍、则生死之门户！舍阴而取阳则逆。取阳而岁阴则生。逆而修之、成仙成佛。顺而生之、传子传孙。且目字、三口相连。指人身中有三田焉。下精中气、上藏神。学者若能从三田而归一。便能脱轮迴之大关。道之道也、此而已矣。从此而究丹经、乃可悟明玄关之要旨矣。

神守玄关、似主人守宅。气养丹田、如人生积财。神定气守、而精不漏。神运气行、而精俱化。炼精以化气、充溢太和。炼气以凝神、酝酿泥宫。此为采药炼丹、外并凝神收视。盖天地之精华、当昼而光。而阴阳之玄气、入夜则冥。人欲穷阴纯阳、非借两目收视廻光而不能。学欲返本还原、非借三花炼成玄炁而不得。返照之工夫、外观而内照、只在定神。炼丹之妙法、火降而水升、全凭用意。阴阳配合、二五媾精、成天地之大化。龙虎降伏、三花聚顶、超性命之全功。玄功泄漏、不怕天诛、为度原人于苦海。道德衰颓、只惊地灭、难修佛性返先天。《太上玄微》——《宝笈第廿十一篇》

陳希夷仙翁

希贤希圣快修身。夷险前途认要真。仙道学成超气数。翁年虽老健精神。夫视之不见而曰希。听之不闻而曰夷。道炼先天之炁、而通无极之玄。神运太虚之灵、而达元始之妙。出玄入牝、变化无穷。返本还原、死生永了。盖神者、明若日月、出幽入冥。而灵者、静若虚空、通天达地。人有气数、心未空也。身无生死、性已尽也。是故圣人穷理尽性、乐天知命。所以君子守真抱朴、养道存心。得太和二炁之充盈、身多快乐。守真常一理之贯彻、性大圆通。《慧珠第卅一篇》

堪舆之道

堪舆一词，最早出现在汉朝。【淮南子】中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简单谓之天文地理矣。易系辞传：『仰以观天之，俯以察地理。』历代堪舆家称之为地理。

溯自鸿蒙太初。元始一炁化三清。三清而化五行。天道运转。大道无形。因彼之所得而为形。大道无名。因彼之所有而为名。天地得之而曰干道坤道。干代表天象，坤代表地形而人奠立于天地之中，成其德业。故风水这名称是后期才用之。堪舆也就是风水的最早的名词。初段只为皇家及达官贵族享有的服务。到了唐宋，此术才开始在民间流传。

愚认为这是五术的遗憾。所知风水术与迷信已挂钩了！正统五术有『山』、『医』、『卜』、『星』、『相』，而『山』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故有阴阳，有天文有地理之学问不等，仅用风水两字代表，未免太简单化。

两主流派开始了堪舆的历史；峦头（行势）及理气。故人眼见山川之行势为峦头。其形表而理气实为山川衰旺之鉴期。此术原于古，始于闽而盛于浙间。

峦头理气两大宗。

偏分形相与脉踪。
峦头不免依形看。
理气玄法藏妙用。

堪舆为一绝高而纯贵之学问：

可以鉴天；可以探地；可以夺天机；可以改地理；可以致人事之兴衰；可以改后运之兴替；其法皓明；其涵光大；乃人间之绝顶学问也；儒者见之而惊！道者见之而叹！佛则融通法界无所谓矣！

故曰：天得运则百物兴
地得运则百物兴
人得运则百势盛

问。

故可想而知，堪舆之术不仅仅是『风』与『水』之关系矣，其学是『大道宇宙』之学。五术殊非小道。推广正统五术。你我有责。

太上道祖降示序

神州风一书出版时，老子为书降示之诗一首（老子）

诗曰：五星落中华 化成众岱岳
蜿蜒东边海 雄踞镇秦国

降于壬辰年香江申月七夕后吉日于紫柂观

家居风水系列

《自人仙言谈一书》

一、饭厅及客厅之要：

曰：广厦如鳞栉 欲安庇万民 斗室如哈壳 起宿尽才分

师释：文化衍异而居停庶难及往昔敞恬矣。唯现代家居风水得科学化之裨益者，虽斗室亦作琼居矣。客厅是入门之位忌促忌墙更宜乎宁谧，四正少角而光源广亮，忌家

隘壅塞，徒碍空间矣。饭厅宜近郇厨，能另成一境者，最喜。饭厅近厕或位置过促过狭者，则一室之风水皆涣者矣！

二、睡房（主人及儿女房）之要：

曰：主人之房者 现宅多指定 唯是再装饰 应依从本命

师释：主人房是依东西四命而定房间何处是最合矣。迎年太岁影响凶吉者，可改门或移床位而就之哉！至女儿房间者亦依东西四命而定位宜者也。唯桂兰三未长冠纽又未及龄者非作主人主家论之看也。故一宅安好，依飞星凶吉者定吉曜注临之处便是，无过所求矣！

三、竈／厨房之要：

曰：阳宅于现代 向方非取门 转作向探光 厨转火门观

师释：观乎全息论者，一物一天地也，厨亦作一太极物观焉，故微观之坐向如屋之整体者，可列出貳舍四山诸宿吉凶坐向也。古之竈即今之火门开关按钮。于吉向吉向利。犹以属木火形格用向之宅者焉，今厨室细小而窗狭，故厨室坐向判准者多依门（厨门）之向作准绳也哉，不易混淆也。

四、厕所、走廊／储藏室之要：

曰：走廊耗面枳 雅意谓亥关 买宅避之是 廊更忌狭长

师释：宅之房忌门冲长廊亦云于走廊入诸房间之门对向，相对是不甚吉也。厕莫在财位如「天钱」、「开阳」、「辅弼」之类，于垢秽位如「尸气」等合，因泄凶去秽宜而储物处莫在「天贼」、「天峰」之位合，犹以藏珍纳匣者为然，夹万放「天

贼」位者，不招盜跖者几稀矣！

五、风水物品之要及办公室之风水：

曰： 风水物品者，阴阳宅别异，阴宅意永生，阳宅意世旺。

师释： 禀品诸物用于风水者，俱指阳宅矣，「和」、「顺」与「财」斯为三旨之要。其用意者化凶而迎祥也。序用五行及阴阳之势力作补作泻之用，凶者泻之，吉者补之，便可以也。植物矿物以五色形状位置而制衡。

办公室亦如是观哉，室需平正作合比例之长方形者，斯为风水所需之第一因素矣。

叩问： 可否赐教愚二〇一四年哪行业较胜出？

答： 明年行业胜，自由行类劲，零售与景点，金饰夺先声。

师释： 甲午所见最佳之貳大行业为属自由行类中之得益者，中成药及滋补类，奶粉类与自由行消费相关之其余行业矣，甲午最差之貳大行业为地产经纪代理及部份餐饮酒楼者，执笠连连，斯为幸与不幸！壹笑！

五行四时



董仲舒：天有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木产生火、火产生土、土产生金、金产生水、水产生木；水与冬季相对应、金与秋季相对应、土与季夏相对应、火与夏季相对应、木与春季相对应；春主管孳生、夏主管长大、季夏管养育、秋主管收获、冬主管贮藏。由以上五行相生，五时相扶的原理可以说明，凡是父亲所生育的，他的儿子就有责任使它长大，父亲培育大的，儿子要继续扶养，父亲所扶养的，儿子就要使它成熟，大凡父亲的作为，他的儿子都要接下來并且继续照着下去，不敢不努力去实现父亲的意愿，竭尽做人的基本道理，因此所谓五行，也就是五种德行，父传子受，这是上天定下的为人之道，所谓《孝经》中说孝是大的常经，地的大义！

五行四时

五行——木、火、土、金、水

四时——春、夏、秋、冬

木——代表·东方，春季

火——代表·南方，夏季

土——代表·中央，四季月（即三、六、九、十二月）

金——代表·西方，秋季

水——代表·北方，冬季

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五气者。五脏之气也。气在气穴之中，而流通于五脏之间，于肺则为金气，于心则为火气，于肝则为木气，于脾则为土气，于肾则为水气，是谓五行之气。』

重列五行。阴阳交姤合得。乃先天。

河图内容

一六共宗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二七同道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三八为朋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四九为友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五十同途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洛书内容

洛书——相传夏禹治水时，神龟自洛水出，背有图。平列九位。互为推移兑变。属后天。

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

六八为足，五在其中

一白属水二黑土，三碧四绿皆为木，五黄土星居中位
六白七赤为二金，八白阳土九紫火，飞临中宫挨数推

八宅风水八星吉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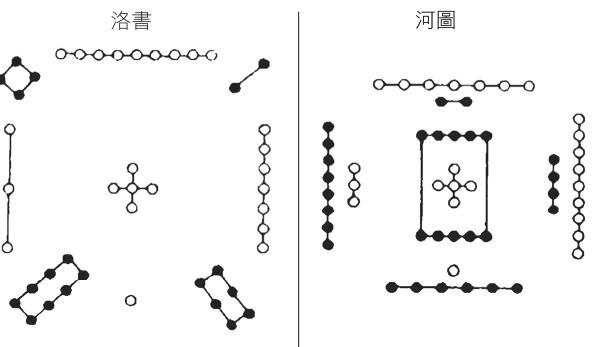


阳宅学上所谓的九星是指：一是『贪狼』，二是『巨门』，三是『禄存』，四是『文曲』，五是『廉贞』，六是『武曲』，七是『破军』，八是『左辅』，九是『右弼』。但在九宫里头，因为中宫无卦，故左辅右弼合并为辅弼伏位，因此等于只有八星。

每一命卦都有四个吉方和四个凶方。但并不是四个方位的吉利程度都相同，也不是四个凶险程度都一样。

八宅风水学采用了先天八卦的组合，按不同的组合而获得四颗吉星和四颗凶星，再依其吉凶而排出一个次序，其次序如下：

	星名俗称	九星	吉凶	作用，所造成的影响
延年	生气	九星	吉凶	积极性的，扩散作用，活动力强，精力旺盛，有冲劲魄力，但性欲也强。
武曲	食狼	大吉	吉凶	组合性的内聚作用，随和、安逸、有耐性，懂得赞赏别人，自己也受到肯定而满足。
中吉				



天医	巨门	次吉
伏位	辅弼	少，身强体健，多有贵人相助。
祸害	禄存	缓和性的扩散作用，对赚钱敏感、家庭观念重，男性在家中体贴、听从父母和太太的话，但性欲减低。
六煞	文曲	腐蚀性的往来作用，易被琐碎的杂事干扰，易疲倦、虚弱，对自己失去信心，懒散。
五鬼	廉贞	破坏性的，向下作用，烦恼与是非多，易失眠，判断上易出错误，男性若门向，炉向皆向此方，喜吃喝嫖赌。
绝命	破军	狂暴性的向上作用，容易烦躁、易与人冲突，或无意间得罪他人，人缘不佳，做事徒劳无功，得不到回报。
破军	大凶	杂乱性的内聚作用，忧虑、苦恼、烦闷、沉默，凡事压抑心中，易生心理疾病。
至凶	小凶	建设性的往来作用，生活安逸、稳定、吃得饱、睡得好，烦恼少，身强体健，多有贵人相助。

天文及廿四天星

天文学与占星术合二为一。古代的统治者们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神灵在天空，所以天空也成了他们的命运所在。堪舆学也不例外，之所以有五星及九星之形，也正正是受上天空之星缠而影响。

日——地球自转一周，为一日

月——月球绕地球还运转一周，为二月

年——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周，为一年

四季——地球绕太阳运转，会产生四季的变化

黄道——地球绕太阳运转的轨迹。

在秦汉时

《淮南子·天文训》：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

斗指子，则冬至。阳生于子，阴生于午。

十五日后指癸，则小寒。

十五日后指丑，则大寒。

十五日后指教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

十五日后指寅，则雨水。

十五日后指甲，则惊蛰。

十五日后指卯，则春分。

十五日后指乙，则清明。

十五日后指辰，则谷雨。

十五日后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

十五日后指巳，则小满。

十五日后指丙，则芒种。

十五日后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

十五日后指丁，则小暑。

十五日后指未，则大暑。

十五日后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

十五日后指申，则处暑。

十五日后指庚，则白露降。

十五日后指酉，则秋分雷戒，蛰虫北乡。

十五日后指辛，则寒露。

十五日后指戌，则霜降。

十五日后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

十五日后指亥，则小雪。
十五日后指壬，则大雪。

北斗七星——中国人

耕犁（The Plough）——英国人

卡尔的马车——挪威人

大勺子（The Dipper）——美国人

长柄煎锅——法国人

一般而言，在春季和夏季的夜晚，北斗七星高高挂在空中，在秋季和冬季的夜晚，北斗七星比较靠近地平线。

宇宙中有许多星球，依循各自的运转轨迹，生生不息的转动着。星球随着本身活动的强及弱而散发不同的能量。若有其他星球接近时，也会影响其能量的释放，此皆由引力及斥力之互为。

阳宅十二天星（吉星）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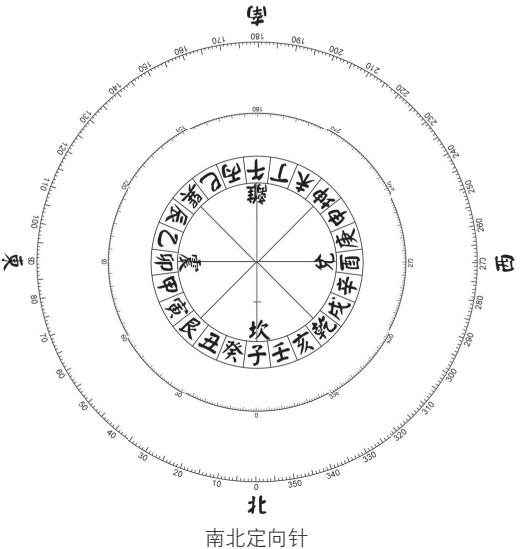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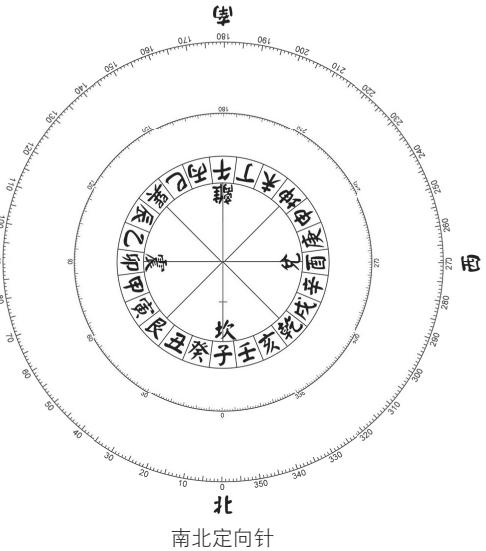
辅翼——为得谋事多贵人多助。
进贤——为得居者进品格成贤士也。
司禄——为得居者易发迹于事业财势。
开阳——为前程广大阴小无忌。
天璇——为天福加恩始璇宫之美。
从官——为升职加官，事业大利。
天钱——为天赐有财，财位是也。
天枢——为规矩节度，行止优美。
天节——为凡危可渡，凡节可通之位。
文昌——为发读书文榜功名之美。
天田——为生产官得。
天孙——为大兴田土买宅进舍之位。

阳宅十二天星（凶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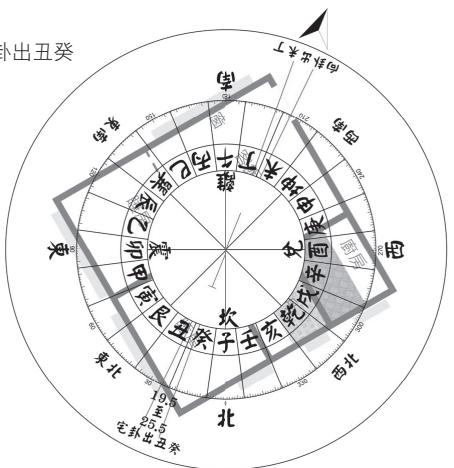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摇光——为耗散破败一切之处。
尸气——为病符及死亡丧命人畜之处（大凶）
天烽——为大灾回禄，天灾之处。
天机——为出坏人于宅内而遇败事。
天贼——为居处与出门人皆遇贼盗或初人欺凌焉。
卷舌——为外内诸人口舌是非致破败之处。
权曜——又名天权为剥权失势后致为权奸小人所害（小人位也）
咸池——为倒捶桃花，出淫人荡。
败伤——为破伤之位折事损丁，伤畜死败稼禾之位。
玉衡——是位非大凶而是一些耽于戏乐，所耗不良习惯。
司怪——招幽之位或遇妄法伤自之人。
贯索——为自杀及恶事缠绵之位如腾蛇之逢玄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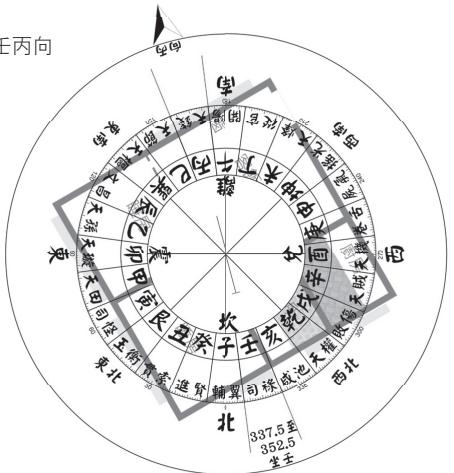
廿四山配廿四天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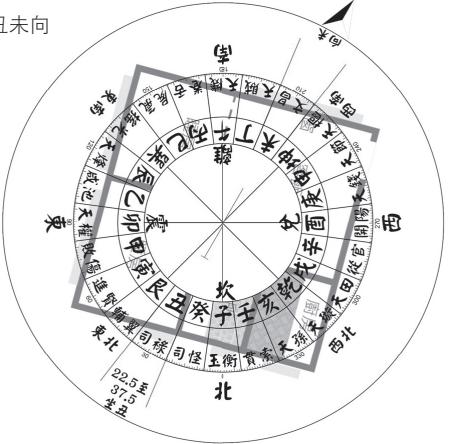
图一：宅卦出丑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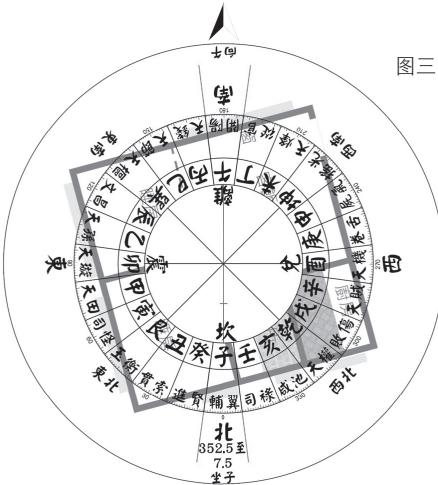
图二：坐壬丙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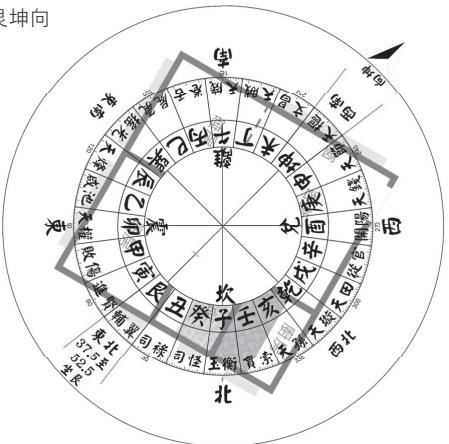
图五：坐丑未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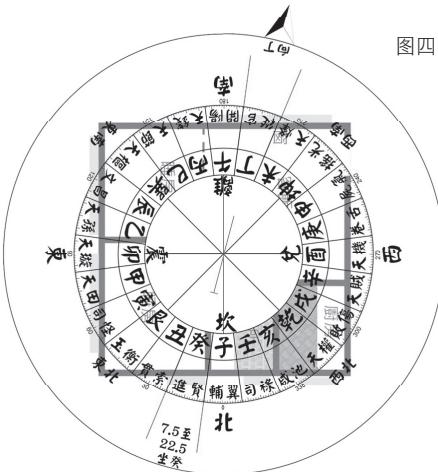
图三：坐子午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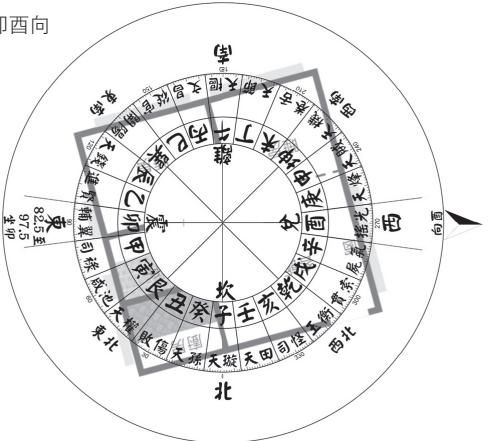
图六：坐艮坤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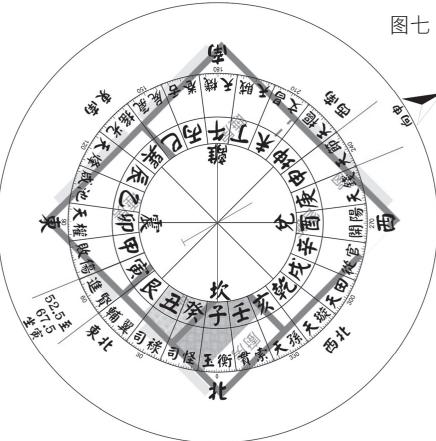
图四：坐癸丁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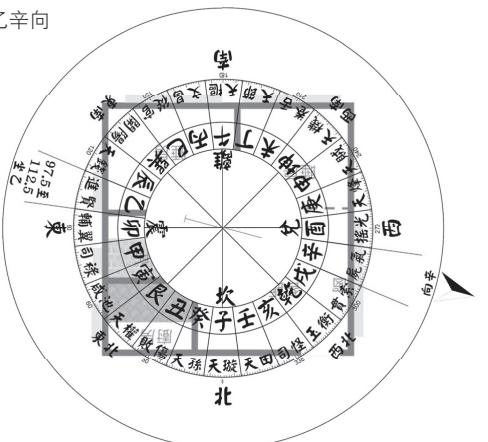
图九：坐卯酉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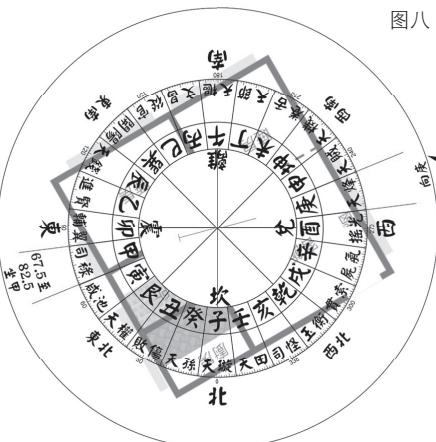
图七：坐寅申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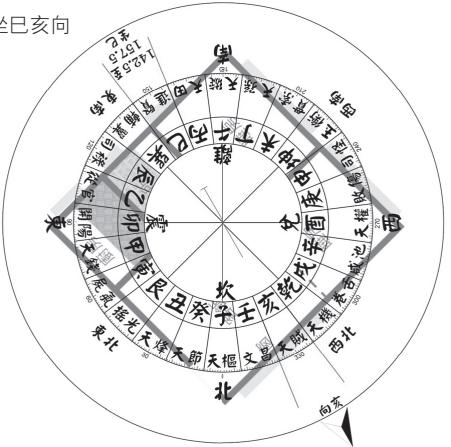
图十：坐乙辛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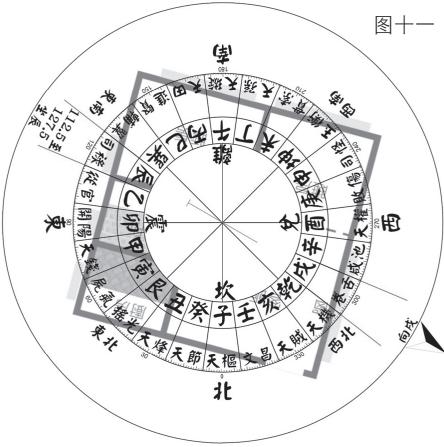
图八：坐甲庚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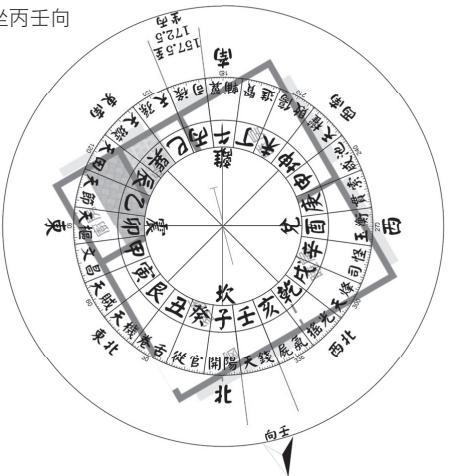
图十三：坐巳亥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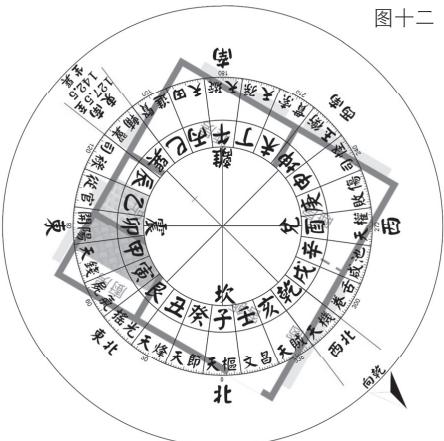
图十一：坐辰戌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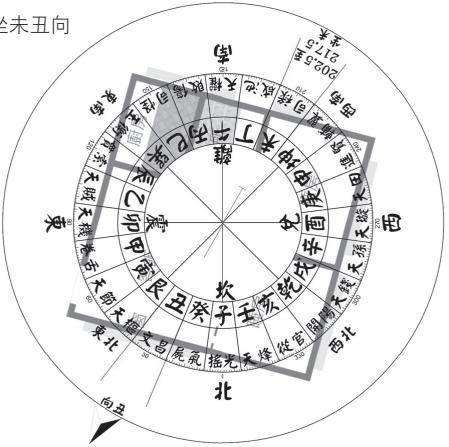
图十四：坐丙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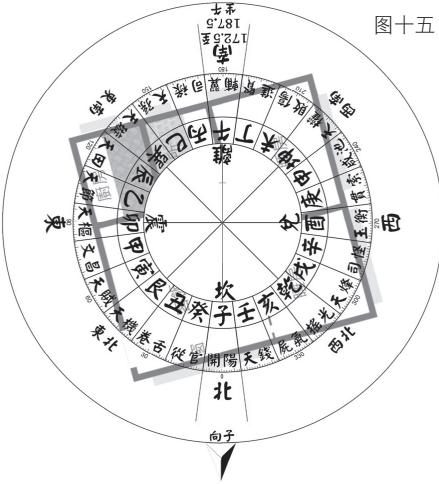
图十二：坐巽干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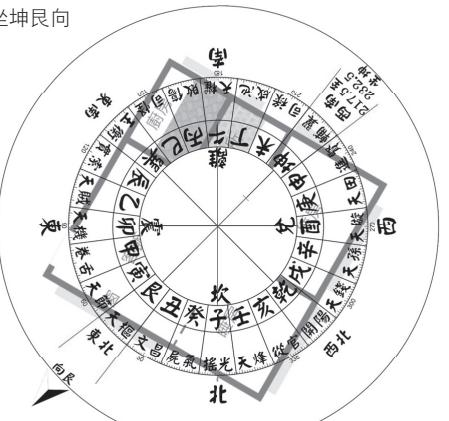
图十七：坐未丑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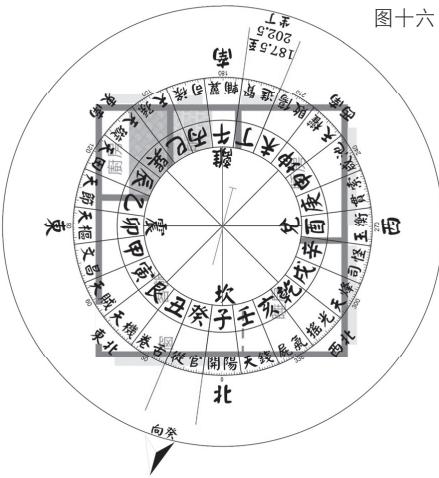
图十五：坐午子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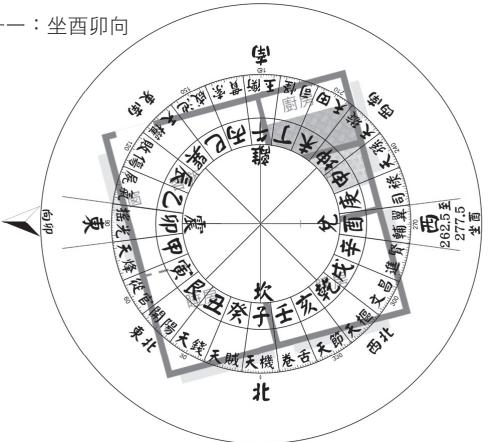
图十八：坐坤艮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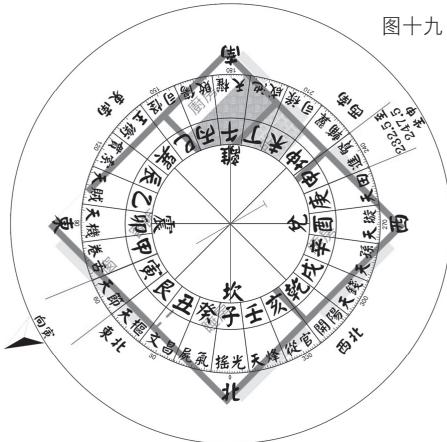
图十六：坐丁癸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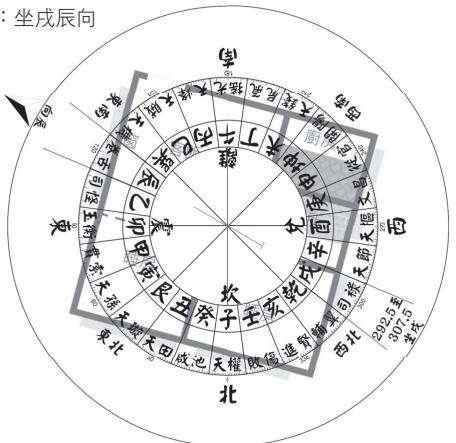
图二十一：坐酉卯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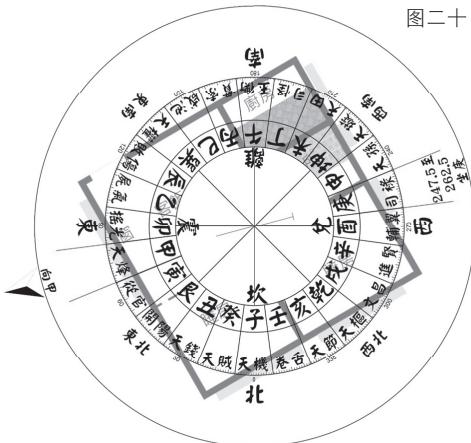
图十九：坐申寅向



图二十二：坐戌辰向



图二十：坐庚甲向





立 德 不 可 林 天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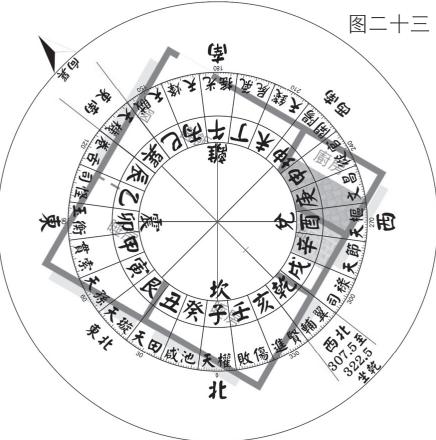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饿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读诵受持人 辗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佛历二五六〇年（西历二〇一六年）
岁次甲午年敬印壹千本
读后如不保存，请转送亲友。
广结善缘，或可再复印弘扬，
让此书辗转流通，功德无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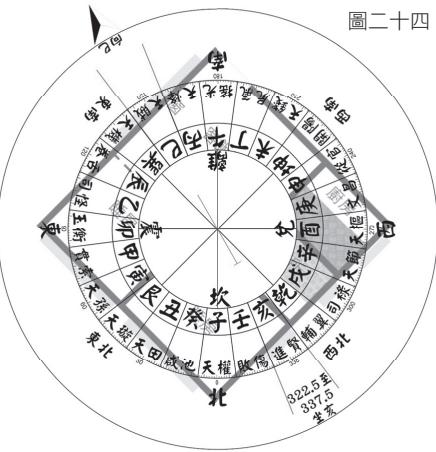
此书免费赠阅

積善莫如宏聖道

图二十三：坐干巽向



圖二十四：坐亥巳向



老子

天下大道

第二
修订简体版



倡印者：愚徒
太乙純陽派 *Tai-Yi Daoist*

資料提供：宏泓道者【道法術】研究所—玄道合壹
Kerby Kuek Chinese Daoism Metaphysic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 www.kerbykuek.com
email : kerbykuek@gmail.com

鳴謝：華玉講堂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電話：852-2431 8688

鳴謝：紫柏觀
何先生, 何太

出版：才藝館
新界屯門龍門路富健花園
電話：9430 6306

金玉非寶。惟善至寶

老子的哲学及智慧 教我们开显善道心

善字，百福之根。善者：『美德』。

老圣认为上善的人，应该像水一样。

水能造福万物，滋养万物，

却不与万物争分高下，这才是最谦虚的美德。

【居善地，心善渊】；

【与善仁，言善信】；

【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惟不争，故无尤。处众人之所死，故几于道。
心存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动合时。



才艺馆出版



观看【澄溪】短片



扫一扫免费阅读



金惟

玉善

非至

宝宝

鸣谢：华玉讲堂——林氏
紫柂观——何生 何太
《愚徒》

第二版·修订简体版
免费赠阅



太乙纯阳派

宏泓道者【道法术】研究所

www.kerbykuek.com

Tai-Yi Daoist -Kerby Kuek Chinese Daoism Metaphysic Research Center



道合壹



Daoism Metaphysic 澄溪